经亨颐日記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经亨颐日记





經頤淵先生日記

廖承志敬題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



返八時到校授課還寓午膳張君伯思(?)
來邀會自三時開講演大會請杜威博士
講平民教育到者不下二千人五時赴會
少年學會五時宴青年團(?)[illegible]
的總會宴杜威余不能去作家書六頁(?)
時不到會

九日晴九時高師(?)京子生(?)何邀杜威
講演會舉行(?)[illegible]作之(?)伯(?)一
定于某處(?)[illegible]於衛(?)宴杜威余
不因不[illegible]有一[illegible]日俄國革命[illegible]
[illegible]二時由許(?)[illegible]館(?)
林(?)的高等團體紀念(?)會(?)[illegible]
施(?)[illegible]人不得已(?)[illegible]
四時[illegible]會(?)[illegible]
少(?)晚[illegible]杜威[illegible]
十一時[illegible]
九日晴[illegible]團體紀念(?)[illegible]時到
校[illegible]八時三十分[illegible]

丁巳年

（1917.1.1.—3.18.）

一月一日　阳历元旦。严寒，大雪。社会上既无新年景象，校中亦不举行祝贺式。国家形式与社会实际、人民心理不相牟合，此为最著之一端。对学生不能作假意之训辞，故无仪式，以符诚字之校训。今日，省城学校职员开新年恳亲会于西湖图书馆。先期由余与叶墨君、陈柏园、王卓夫四人为之筹备；去年曾举行一次，所以联络感情也。八时，往学校一转，即冒雪至西园埠登舟。陆续到会者计八十余人。十二时入席，中菜西餐；酒数巡，由余起立致开会辞，大意如左：六年一月一日，吾浙省城学校职员举行第二次新年会，社会上固无新年景象，甚至政界因变故亦无庆祝之事。可知今日欢乐和好者，惟吾教育团体与政事风潮不相关系，此即教育之独立精神；更可知欢乐和

好为吾教育团体唯一之要义。杯酒炉火，雪花满湖，又足以助吾辈欢乐和好之兴味。请尽一觞，祝彼此健康！到会诸公万岁！浙江教育万岁！众拍掌。余兴有徐平甫之奏七弦琴，龚炳如之拳术，王卓夫之猫鸣，郑夷争、张佐时之唱戏。又相互敬酒，年最幼敬最老者，樊希成五八与某君十八相差适四十岁，余以身最长，亦受一杯。二时许，雪犹未已，不能拍照，遂散归。归舟中徐平甫又弹琴数曲，雪大不能携，以琴付余附于舆。因探浙事风潮，往商会晤王湘泉、沈剑侯等。知昨晚几酿大事，幸获冯副座来电。〔又知〕有已保杨善德为浙督兼省长之命，而浙事遂两败。晚赴实业银行宴会，其意为学生另费贮（储）蓄，皆赞成。同座有韩士鸿、朱硕甫、周文山、陈柏园、王卓夫、张佐时，主人代表为董事周季纶、行长何敬安。畅饮且拇战。八时散席，周季纶送余，见有琴，偶成“雪夜抱琴归”一语，拟续成一诗。发致王幼山函，达黎大总统捐给教育会费万元鼎助之谢忱。迟一日发。

二日　雪霁。今日之江大学举行第五十次毕业式。该校校长司徒华林先期函柬特约，希余必到，并致训话，故不得不去。因路滑，添雇轿夫一名。九时半，由寓迳往，十一时始到该校。满山白雪，

江风有声。校长司徒君邀余至山顶寓所西餐。其老母七十六岁，出而相见。旋入席，妻妹均同座，皆能华语，礼遇颇优且亲爱。食品先进牛汁，嗣进羊腿一大盆，由男主分割，佐以素食数种，最后甜食布丁，则由女主分割。岂食物亦有男女性耶，抑西人惯礼耶？餐毕，司徒先下山（校址在半山），余与其母妻略谈，迨二时，同至式场。毕业生六人祈祷、唱歌，报告后秩及来宾训勉，校长介绍余，因起而演说，大意如左：诸君在本国内受外国人之教育，若为他国便有过虑，惟美国与我国感情最好，余愿代表我国教育界特申谢忱！对于毕业诸生，他无所言，仅简括二语：一、我国现状，人材与事业之不适，当希后来青年有以矫正之——不图幸进，用其所学。二、我国取法美国之要点，以充足中等社会为要。美国立国之道在中等社会健全，中国亦应以中等社会为中坚。谨以三中字供诸君研究。式毕后，至应接室茶点，即在校外四围雪山中合摄一影，遂辞归，抵寓已七时。张葆灵、范仰乔、魏伯炯有函邀余晚膳，即去，共商浙事善后办法。因闻杨善德来，浙中军长官绅咸有阋墙外御之意，闻已和协如初，余不欲多言，浙江国果不可破耶！仰乔拟有电稿，达在京国会议员。余默

然，约其明日同至商会再商而归。

三日 晴，寒甚。九时至校，知有临时号外，中央已任命杨善德为浙督军，齐耀珊为浙省长，闻之翕然。余本无主张，故亦不赴商会，我行我事。乘旬日校内举行学期试验，无授课事，拟赴申一行，为省教育会托钵。十一时，访陈一易，邀余饮酒，同至城站半斋午膳。对酌嫌寂，余邀朱听泉来，陈君又邀其同乡施某。饮毕，即至车站，二时五十分开车，有秦吉人同行相谈，至嘉善，伊下车。沪宁新通车，姑下北站，孰知新轨行车极缓，直至九时四十分始到。寓振华旅馆第壹百廿三号。一易告余，张复元寓此，即访谈浙事。十一时始就寝。

四日 晴，点水成冰，沪较杭更寒。八时起，早点毕，雇车至南市十六铺董家渡，访田澍霖。尚未起，稍待进晤，畅谈浙事，意见相同。旋以省教育〔会〕事相托，蒙赞允，并谓吴锦堂现在日本，未易接洽，不如向刘澄如设法。此公之引线张让三，其〔友〕人也，合力相劝，或有希望。及午，同乘车马送余至振华，遇姚咏白，屈指五六年不见。稍谈，同乘车访张让三，不晤，留片而出。姚君又送余至后马路兴仁里，访王弁英，又招斐村侄，稍谈，余独返寓。四时半，斐村

来，少顷，田澍霖（震升恒北号电话三千一百五十八）来，谓省教育会募捐事，明日拟邀寓沪诸公先行一叙。略谈，告辞。余与斐村至怡和余，据云伯涤约其今日五时后来此也，孰知并不在。即偕斐村到震丰夜膳，拟电招王弁英，不通。对酌谈心，随讲人生问题之要点。膳后又至怡和余一转，伯涤确不来，遂分〔手〕归。余闲步四马路，觉景象与十年前依然，国人之事业一无进步，惟呱呱汽车向所未见而已。

五日 晴。晨起阅报，见浙人有欢迎杨督军电数则，而一方面又有公民大会之发起，且余名亦在其列，被捏，可恨！九时王弁英来，并云胞妹或亦来。少顷果至，略谈，弁英赴店。余与胞妹同出，至海宁路寓，甥女辈候焉。即在妹寓午膳，颇畅饮。二时至华安坊，谒岳母，问近状，据云右手稍有疯。稍坐，即出，至二马路宁波同乡会，访张让三，又不在。得晤赵林士，亦无非谈浙事，余略告以省教育会托钵事。出而返寓，知田澍霖中午请客，余外出时，未接其柬，致失此机会，即电话道歉。闻邻室有客自杭来，盖陈一昜已到，今日杭州公民大会何皆避之若浼耶！少顷，斐村来电邀弁英在半斋夜膳。先与斐村又至怡和余，伯涤仍不来，只得明日朝南也。

六日 晴。晨起阅报，知昨日杭州公民大会，余被推为请愿代表，可发一笑。九时，访张让三，晤谈许久。教育会建筑事，蒙一口赞成。十一时始辞出，往高昌庙访伯涤，尚未起，午膳后同朝北。余至新药戒烟社，访汤蛰仙、徐季孙，稍谈，出而返寓。电询田澍霖，将欲出，约一时后来余寓。傍晚伯涤邀晚膳，即偕陈一易并电招斐村在悦宾楼小叙。余告寓役，如田澍霖来，请其亦至悦宾楼来。未几，果到；畅饮毕，各辞归。余托斐村售大有晋股票事。乃与陈一易巡游马路，欲购绒衫，未得。是日，又晤孙江东，盖自北京来，亦寓振华。十时余，余将梦，何竞明自北京来，明日亦返杭。

七日 五时起，赴南站上车。昨晚上海下雪，马路皆白。七时半开车，至下午二时，始到杭。招罗飏伯、张葆灵、叶墨君、王赓三、朱昕泉、罗子纯来寓，共商对付公民大会，皆劝余不必表示主张，拟设法函复。接阅教育会电报两纸，一系章太炎所发；一系旅沪浙人黄淡等所发，皆为浙事。傍晚，访王湘泉于商会。

八日 晴。奇寒，呵冻几不能书。九时赴校，付致公民大会事务所函："日前因事赴沪，阅报知有公民大会之发起，附列贱名，固未接洽；昨又闻被

推为请愿代表，固陋，如何堪膺此重任？尚祈另推贤能，妥襄大局，不胜翘盼之至！”回家午膳，杜门不出，招何竞明来谈。傍晚朱听泉来，报告今日第二次公民大会杂乱无章情形，闻杨军已抵临平云。八时洗足安睡。

九日 晴。早膳食（后）赴校，围炉闲谈。下午检阅会计各簿。五时返寓。无事。

十日 晴，墨冰无色。九时赴校，阅杭报，知周子豪亲家法校长一职为张羽生所夺。但子豪平日嗜棋，不理校务，亦无足讳。午膳后，书联数副。三时出校，赴商会，访王湘泉，不晤。又至上扇子巷，访程剑曹，亦不晤。转至教育会，与孟峄闻接洽，因渠托谋“十一师”校长事，余以为非其时也。自教育会出，至金衙庄，访林同庄，为商教育会建筑事。适李谷卿亦来，即嘱其具承揽，拟夏正元宵左右开工。又至法校，问周子豪，渠已赴沪。与智荷略谈而归。大婿思溥在家候，偕其弟思通同来，法校撤任事已告知家中，据云将眷属迁住诸乡。即同晚膳，谈初学医理，颇有兴味。

十一日 晴。上午赴校，值四年级教育学期试验。下午，据何竞明电，知杨督军已差〔人〕拜〔访〕到会。三时，因至大营回谒，即接见，风姿璺

钰，略谈浙事。余表示人民安谧、欢迎之意。

十二日 晴。上午、下午均在校，有试验，不暇他适。傍晚返寓，涨儿由驿回杭，宝田同来。

十三日 晴。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又有试验，毕，即举行终业式，训话另稿，论及浙事，以训正青年之〔免〕诱惑。下午学生纷纷散归。三时赴教育会开校长会议，无重要事。

十四日 晴。上午仍赴校，嘱留校学生小心火烛，因电灯停止，用油灯也。偕夏〔丏〕尊、王赓三返寓午餐，大嚼年糕，即用火锅，汤菜自煮，味颇佳。下午在寓阅卷，无趣，家人索余画帐帘（画松树一株）。余思学画数年，时人之笔多不惬意，而自涂竟无把握，亦可知教授经验之足重，理想实行之不易也。是日又杨遵五表兄来，傍晚周子豪来，同晚膳。

十五日 晴，天气稍转和。上午不出门。下午一时，赴弘道女校，观毕业礼，余以来宾致训词，演《女子与中国旧道德》：〔女子〕堕落较少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第一字与第四字确能维持，此点优于男子，务望守女子之本分，勿效时习。至女子生死分二，家庭有〔难〕为媳之特称，此点苦于男子。故中国之女子教育，贤妻良母尚不足，必须贤妇良母方合国情。五时归寓。

十六日 晴。九时赴校，与王赓三、朱听泉、张佐时等作运动游戏。今日为送灶日，偕邵季达来寓吃汤圆。傍晚接斐村侄函，为售大有晋股票，因过户有阻力，拟快信致高平。

十七日 晴，有寒风。早食后赴方客园访黄越川，与其谈教育会事。十时出，至吉羊巷，因教育会书记与工役口角，岁暮，姑不开除。回家午膳。一时，赴公署，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。五时返寓，灯下集爨碑字，拟挽杨督军之母：

仪德长存

肃躬惟嘉行，荣枯自然，年高百有四。（荣枯自然，太君年高百有四）

福子非文弱，军民得治，威震江之南。（显扬不匮，将军威震江之南）

其哀启中有"骨法多奇，闻古先哲之嘉言懿行，娓娓听受，无倦容。曾〔语〕不孝而戒之曰：汝身材桀硕，非文弱相"等语。

十八日 晴，稍和。上午赴校阅报。返寓午膳。一时至公署，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。晚上闲步街上，多过年景象。

十九日 晴。早膳后将出，李谷卿来，为省教育会建筑事，承揽合同俱已缮就，准阴历正月开工。未几，黄越川来，谈次，校役俞福报通知书已送到，遂往校盖用稿印，并例定运动。今日为先父

忌辰，午刻作餐，电邀夏丏尊及黄越川，又约朱听泉来余家午膳。傍晚往沂园沐浴。

二十日 晴和。九时赴校，核定本学期各职员薪脩。因预算被议会减削，而各主任等职仍拟维持，故颇费筹划。即在校午膳，后书联数副。傍晚归，送神烧纸，悬先父母像，其他书画亦更换少许。今日阴历已十二月二十七日也。长女玉梅来，晚膳后返金洞桥。

二十一日 晴，又寒。早食后步行赴校，发各处春节贺片。返寓午膳。下午阅卷。

二十二日 晴，阴寒。今日余为寒假值日，九时到校，与王赓三、叶墨君在操场运动。下午三时返寓。傍晚飞雪，集家中妻、子、女作年宴，盖今日为阴历除夕也。

二十三日 阴历元旦。晨六时起，焚香祷天，敬虔自励。白雪红阳，朗晴光化。家例糖条糕粽亦颇有味。上午不出门，差片至邻近贺年。下午房东王绶珊来。傍晚与儿女等掷骰子，亦不他去。

二十四日 快雪时晴，天气极好。九时赴校，不晤一人。旋至长庆街叶墨君家，赵伯葵在，顺以赵公祠事相托。为了向汪曼峰疏通，又至张葆灵处，接洽周报编辑事。返寓午膳后，丁竹孙来，未几，校友潘子亨、堵申甫、姜敬庐、叶栋丞及申甫

之弟偕来，款以酒，并掷状元。余第一把即得四红，可喜。傍晚同出，至陈雄飞家，且手谈，余居然符一式。留款晚膳，温州乡味，颇佳，皆大酣而归。雄飞赠我永嘉柑，嗜爱其清苦之味等于啤酒，为水果之最佳者。

二十五日 微雨。早食后赴校。张佐时有年锣鼓谱，名曰阳镶八合（按：镶当作襄，即《论语》少师阳击磬襄之意）。朱听泉家有此响具，命轿夫取至余家。下午三时，王赓三、范元兹、陈雄飞、叶栋丞暨张、朱等均到，大闹锣鼓，声振遐迩，诸君即在余处晚膳，有醉归者。

二十六日 阴晴，有春暖之象。九时出，至教育会及西大平巷王湘泉、蔡官巷刘治襄、当铺弄沈复生等处。回寓午膳后，轿夫不来，路稍泞，步行至马市街寿拜庚处。又至皮市巷蔡谷清处，有客满座，拇战正剧。余不得已亦放马，尚不败。四时归，出，又至林同庄、许养期等处。返寓，不加晚膳。

二十七日 晨将起，推帐见窗外瑞雪纷飞，花木已白，屈指已第四次也。上午十时余，赴校阅报，无甚事。今日为先母生辰，返寓作餐。下午蔡谷清来，昨在渠处晤王达夫（号颂坚）之子，亦吾浙殷富，拟乘机募其捐，但闻年青，未有公

益思想。傍晚傅益脩、袁槐卿、姜敬庐、王赓三来，又大闹锣鼓，款以酒点。

二十八日 朗晴。上午赴校，缮发要函数通。十一时返寓，长婿已在家，新年行礼毕，共午食。甥颇骄，君子固抱孙也。下午赴教育会，嘱书记缮颂纸，携往火药局弄孙庚三处，托其向王幼山转颂黎大总统捐给教育会洋万元。归途顺访罗飏伯，谈省长新莅情形。六时返寓，长婿、女共晚餐，余愿观剧，不果。

二十九日 晴。因昨晚林同庄函约九时偕李谷卿来，候及午，未至，余亦出，至金洞桥周子豪亲家处，随谈，留膳，有王龄孙同座。下午赴校，与姜敬庐同至王赓三家，又同至范元兹家，晤未识者数人，不通姓名，傍晚散归。

三十日 晴。今日自午至晚，在叶栋丞家春酌，余大醉而归。

三十一日 晴。九时赴校，褚序兰来，为侄女与李俊甫结婚邀余作冰人。午膳在半斋小叙，即李俊甫为喜事，杭俗所谓起媒是也。三时，与姜敬庐约在西园会晤，买舟至孤山访梅，尚未见天地心，而游客已不少。傍晚同返，步行至平海路，看教育会建筑基地。

二月一日 晴。上午赴校，无事。下午马一浮、丁少

梅、周子豪来。傍晚至教育会阅报。晚上黄越川来。

二日 晴。上午无太阳。十时顷，谒齐省长，当接见，初晤略谈，敷衍而已。下午又至教育会，何竞明已到，商定明日开评议会，并邀各报界及校长等春宴。四时返寓，周又山来谈，即去。

三日 晴。上午无事，发致王寄师函，请其向陈春老续领教育会捐款五千元。下午三时，赴教育会，今日延新旧评议员、省垣各校长、各报馆在会春宴。六时入席，酒数巡，余起立致词："吾浙自光复以来，所谓浙人治浙，固有成绩，而官绅界限不明，社会上自谋进行之团体，因而漠然，鲜有起色，无可讳言。自经此次风潮，政局一变，浙人治浙之说既废，则社会团体似较从前尤有自固之必要。教育会为最重要之精神团体，宜如何使之有力，以辅助行政，监督官厅，非虚张声势，徒藉名义所可已。建筑会所之举，虽已有陈春澜暨黎大总统捐得二万元，或可观成，而今后尚须发展之事业正多，谨举二要点，希同人等协力进行，以匡不逮：一、如何能使吾浙之教育精神悉归纳于教育会；二、教育会嗣后之基本经济，宜如何计划，以图永固（凡我会员，凡我浙人，对于浙江请移政治之思想，作教育之精神也可）。"

词毕，举觞共祝。今晚，又有徐锄榛喜樽之叙，余三时前，曾去辞，不得，故八时顷，又偕同何竞明等至柴木巷，即前吕省长之公馆。新式娱乐品甚多，余与佐时、听泉、竟明打桌弹，始悉其胜负规则。直至九时余，席散，返寓。

四日 晴而有云，太阳时现，又甚寒。上午赴校，与李叔同论画。近得萧俊贤写梅花一帧，余谓天资尚不及朽道人。但时人之笔，如萧君已列上乘，此外，如吴待秋亦尚可。下午，在檐前乘太阳，阅试卷。未几，罗飏伯、鲍子刚来。傍晚，至柴木巷徐寓公馔，又看新娘，并见吕戴之夫人，观其举止服装，殊欠庄重，疑非正室。

五日 晴。上午，赴校一转。午后，在寓阅卷。三时顷，阮石麟来，知渠将有日本之行，为调查省道事。顺询胞弟位置，据云须俟开工。恐亦假想而已。

六日 晴。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长，新年雅集于西泠印社，须各带交换品一件。余检小圆寿山图石一，又集爨宝子碑“一道同乐，百事亨通”八字书联以充之，为吴傅先所得。余得陈柏园所出之戴醇士读易图一帧，盖波罗板刷品也。宴毕，即由印社小径至孤山，有叶反声在林社宴客，熟人颇多，又饮数觥。未几，即与叶君等同舟归，领

略吴仪臣暨何某合奏琵琶，颇佳。由西泠桥绕平湖秋月，天色湖光，暗淡欲雪。四时返寓，微放雨点。

七日 雨雪不已。午刻，学校宴诸同事，开学动员令也。自裘而葛，屈指五月，始放暑假，振刷精神，新年行乐告终止矣！余因教育会电催，即在席间宣布数语，为预算被减共受影响，而任事精神决不为所损，以励诸教员。二时半至教育会，李谷卿问建筑承揽签字何日，余约以月杪。五时，至全浙报馆，访程光甫，拟邀其任教育会常住干事，已得同意。六时，至大井巷聚丰园，赴张羽生之召，新校长之例交也。颇酣饮。同座有经寿庵、周笃夫、罗飏伯、周子和、陈雄飞、褚直卿、谢印三诸君。九时返寓，飞雪不止。

八日 晴，颇寒。九时赴校，举行始业式，致训词，另有稿。学生到者，尚不达百人。自今日在校午膳。一时，邀夏丏尊、朱听泉、蔡寓仁在校长室商教生实习事。傍晚归寓，灯下预备教课。

九日 晴。今日为阴历正月十八，谨将父母之像卷藏。回寓午膳。晚设宴，客到者九人：陈乐书、沈复生、周子豪、经寿庵、冯季铭、林同庄、阮石林、程光甫、黄越川。沈、经二君半席先辞，

光甫大醉。

十日 晴。九时赴校，无甚事。下午三时，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，余有教员专任之提议。昨亦半醉，身体颇倦。

十一日 晴，大风。晨，沈肃文来谈。长儿利涉今日过江，赴驿就学，着轿夫送去。下午二时，从弟叔伟自上海来，旋同出，至湖滨西园茶楼小叙，香树侄亦随去，导其至太平坊访友，余先返寓。即晚，赴聚丰园鲍子刚之约，稍坐即辞。又至房东王绶珊家春宴，有客程禹畴、石宗洛，酒量颇大，拇战多时。九时返寓，微醉。

十二日 晴，大风如昨。今日为先母三周年忌日。今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。八时赴校举行祝贺式，与叔伟同去。式毕，即同返寓，并邀叔伟同丏尊偕来便膳。二时，叔伟乘快车返沪，余倦卧。少顷，阮石林来，承通知水利局有添用测量员，可乘机位置子新。渠出，余即往访林同庄，不晤。又便道答访余吾生于望仙桥，借书两册而归，途中轿杠折断，损失约数元。

十三日 晴。八时到校授课，因事返寓午膳，阅书不出。傍晚姜敬庐来谈，为四年级生姚祖虞改名事。

十四日 晴，稍和暖。八时到校授课，并阅各班主任

修身教案。张佐时以惜阴为题，中有无怠无待一语，颇有思想。待即怠之别名，因循乃怠待间之状态。孔子待价之慨，先以“沽之哉，沽之哉”二语。有不怠之精神，待而不怠，固非易言。古人云藏器待时，固足戒青年之躁进，而消极之机未始不自此发生。待时而不失时，修养之道，大可研究。下午五时返寓，赵铁生来谈，传王寄师口信，二月间将偕陈春老来杭。晚，赴寿庵聚丰园之约，同座初晤者有王蔼南、金济时二君，皆江苏人，随杨督军新来者也。

十五日 晨阴，春雨欲来。上午，在附校视实习。午后三时，赴公署教育科，接洽七年度预算事，并拟开英语、音乐、体操专修科。傍晚至教育会，今日约定与李合顺签字，建筑事自此实行。新聘程光甫为教育会常驻干事，亦于今日就职。在会便膳。归时天雨未已。

十六日 晴和。晨起收拾书画，因寓居稍须移动。十时赴校。今日周子豪约在西园谈心，第四时下课即往晤，雇舟至楼外楼小酌。后绕孤山观梅，尚未盛开。遇韩靖庵、龚味生于放鹤亭。三时归，余至兴业银行访蔡谷清，不晤，拟托汇收黎大总统捐款。因交通，钞票尚未兑现，渠可说（设）法稍增换价也。傍晚至教育会一转，赴聚丰园，

附法校同事饯周子豪，颇畅。

十七日　晴，暴暖。晨起，答致袁成卿内弟函。渠欲远游，往东三省他图。余以知足自乐高就为戒，且岳母年迈，劝其勿行。八时，木匠来，指挥其工事，嘱轿夫襄助。余步至校，视实习。下午二时返寓，新移书斋，整理忙碌。六时，赴胡运使之约，同座惟冯仲贤、陈易园二君初晤，冯为秘书长，陈为财政部特派员，并闻财政厅长莫伯恒已调京，另候委用矣！

十八日　晨，阴。今日，李俊甫与褚保礼女士在清华旅馆行结婚式，本系冯令之为冰人，现令之在京，由序兰嘱余代之，故于十时往襄嘉礼。新人濡滞不来，腹饥，乃邀朱听泉、郦耕九、傅益修、潘子亨在西悦来小酌；听泉虽后来，而作东人。酒未斟，佐时来促余赴仪式。文明结婚非所赞同，证书捺印，其用意更无道德之足云。喜宴至三时始散，春雪细飞，天然白头之祝，可为俊甫贺也。返寓晚膳，菜根酒饭，数日来未得此家食也。

十九日　晨醒，窗外积春雪数寸，庭桂俯状若美人，昨移置假石于后园，竟得雪山之妙。八时赴校，门前所栽杉林及室外柳枝，含雪媚态，不禁狂呼。而三农不喜盈尺，同是雪，非其时；每知同

是人，亦非其时也。今日法校有课，返寓午膳，即去授讲道德判断在意志活动最先，法律判断在意志活动最后一段，学生亦有领悟者。三时返寓，卸衣整家具，书画不敷布置。上下步梯可数十次，两足呼酸。晚上，稍预备教育学，明晨八时有授课也。

二十日 又是快雪时晴之象。八时，赴校授课，略办公事。省长来文，不少可厌。下午四时归，少驻，至清和坊访蔡谷清，不晤。顺购运动鞋（太和皮革公司），又购香皂，视之，居然是国货。天色已晚，乃赴青年里李俊甫三朝馔局之约，遇张心慕，拇战颇利，余不能制，返寓已十时矣。

二十一日 晴。八时，赴校授课。下午，开校友会，致开会辞，说友道二方面之作用。《论语》云：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！益者，以友益我也。友道不仅如此，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！益者，以我益友也，教育之作用，不外以我益友。希校友人人存以我益友之观念，则虽有一二品行极劣，甚言之，虽做贼（日前寄宿舍中有失窃事），亦必能感化。校友统一学校精神，朋友统一人伦，教育统一人生。我师范学校之校友会，即统一人生之团体，加以统一人伦之关系，其重要为何如！余

之主旨希诸生多数善良品行者，切勿独善其身，共知以我益友之责任。大意如是，另有详稿付校友会志。六时，始散会，赴西湖半斋，饯边甘棠东行。明远派实力之发展甚为可嘉。特邀王赓三、朱听泉、周稼庄、叶栋丞、张佐时、郦耕九等同去，示以继起为尚。宴毕，步行返寓，王、周、郦顺道在余处小坐，以余书斋布置之精，均有羡色。盆梅送香媚客，清茶一盏而别。

二十二日 晴。昨陈柏园约偕美国人费佩德来访，八时半至，基督教徒之活动也。十时，赴校，视实习，陈俊晖、李乃城二生均不佳。余暇与校中同事庭球运动，盖今年新创也。四时，校友会开交代会议，远足会地点于普陀。同时又开校务研究会，提议四年级修学旅行事，碍于经费，亦无办法。今晚，周湘龄在聚丰园宴客，余以教育会适宴秘书长冯仲贤，先去城站向周君道歉。至吉羊巷入席，与蔡谷卿拇战，又催子，颇畅。余即将北京兴业银行黎大总统捐款万元存折交他转户。并与徐安枕略谈教育会建筑开工，徐为工务处长，索其证书（省垣建筑须得该处证书），不日送来。客散，步行返寓，饱食卫生之道果如是。家仆迎于户，谓何以不乘舆？入书斋，已钟鸣十时矣。

二十三日 晴。上午，在附校视公共实习，教授者为朱毓魁，方法态度均尚可。下午一时，着大礼服至文庙演礼，即晚为丁祭期也。因叶墨君有约来余寓，有事相谈，故不他往。返寓晚膳，候至九时，不至，余始寝。

二十四日 晴。三时起，盥洗，即赴文庙，昧爽行祀礼。余为崇圣祀正献，故较早。省长至，已黎明，近来官吏不如从前之敬虔也。七时，返寓更衣，即赴校，略理公文，例行官话，可嫌之至。下午，附校开教生批评会颇久，余因事先出。周季纶来访。四时，赴美国人费佩德之约，省垣各校长均在，茶点叙谈。有刘伯明（名经庶）者，江宁人，南京高师教员，费君请其来杭演说，今日特介绍与余等相见。其言论要旨欲基督教调和吾国旧思想，余虽不之辩，但云："吾国近状且有新旧思想不调和之大患，以哲学的研究宗教，余固愿惟以此调和不调和之思想，其效果如何，为大可研究之问题。"未知刘君能领余意否也？五时，赴运使河下钱泽人家，盖乃父寿宴，座客皆医界中人，余有睡意，半席辞归。

二十五日 晨阴，晴。八时陈（疑为"秦"）筱涛来，为谋新立师校校长事。十时，访陶叔惠、冯仲贤，均不晤。旋至教育会，今日为会所建筑开工之

期，黄越川、何竞明已去，余即追往巡视，基址颇适宜，不数月，岿然可观矣！十一时，赴商务书馆，与鲍子刚接洽代聘交际员事。上海总馆之意必须用杭人，抑何拘泥？亦不知其用意。十二时，赴商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宴。散后，至句碧斋购纸，文房之消耗，笔墨应酬之损失也。时天已雨，就近到教育会小坐，又返寓一转。晚，赴齐省长之宴，在同袍社设席，同座者官绅各界约八十余人。

二十六日 雨。九时赴校，无甚事。今午杨督军招宴，座客与昨相同。徐班老有酒意。三时，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，为教员专任问题，推余起草，固原动者。即晚，秦筱涛邀叙于半斋，晤曹彝仲（名元鼎，吴兴人，公署秘书）。返寓已九时矣！

二十七日 阴、晴。上午，在本校授课三时。午后，曹彝仲来校相访。四时开会，集议职员运动部事，亦第一师范之特色也。今晚，中国银行招宴，共三席，同座者行政人员居多，应酬场中就是这班角色，但较去年浙事风潮之前更换不少，亦一朝天子一朝臣也。

二十八日 晨飞雪片，高山积白，甚寒。稍不适，上午校课休讲。周子豪自诸暨返杭，在校共午膳。

三时回寓，电邀沈肃文来谈。又谢玉侬女士亦约四时到余家，商女子职业学校事，因办理棘手，有退心，余劝其勉为其难。傍晚，宋知方来。今日商务书馆招宴，余托朱听泉致意敬谢。在家晚膳。

三月一日 朗晴。上午，至教育会，电招黄越川，因义渡局接手，不克进城。余与何竟明至平海路视工。十一时赴校。午后，拟专任教员试行法，先从理想约定为规则，然后与现聘教员事实相合，能否可免窒碍尚不可知。五时返寓，沈肃文、赵铁生来谈。将寝洗足。

二日 阴晴。八时，至学官巷访吴絅斋，系故友郑岱生之亲戚，当时岱生曾有捐助教育会建筑之愿，拟请吴君商其家族，并为岱生于会所留一纪念，未知如何？约谈一小时，赴校视实习。下午三时，至平海路视工，地基甚低，东北河岸必须加高二尺，而旧岸工程不固，若大动干戈，需款约需数千元，容再商。傍晚返寓，微放雨点。灯下拟修身教案，闻霰声札札，春寒恐非丰兆。

三日 晴。八时赴校，又有教生共同实习，教授者张益三，姿势语言均可，惟说明尚欠得法。下午一时，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，余拟就专任教员试行法草案，与各校实际尚无大差，各校长希将

草案印刷分送，与现在情形妥为凑合，须于星期三再开会方可决定。余将草案送报馆，使省垣外各校参考，以期易于统一。四时，赴沂园洗澡，晤汪楚卿、林同庄，余作东，亦费去壹元贰角。今晚，李耀然补设喜宴于庆丰园，新家庭简且俭，夫妇两人，小屋一椽。余大受生活过奢之教训。新妇虽有乡风，而含羞之天真已为时俗所不可得。酒酣，同事诸君各散，返寓已九时。

四日 晴，星期。因补试须出题，九时赴校，拟就二问。修身题（伦理）：人心大同小异说。教育题：遗传与教育之关系。托值日职员代为督试，余返寓午膳。下午，答访刘道尹，不晤。顺至吉羊巷梅花碑，由文华斋携砚瓦归，未购定。与浦元修同至耐园，择月季八种，嘱花夫送归，价五元，且因园主相识，格外从廉。添春兰一束，水仙二颗，庭园书案为之生色。灯下与香树侄葵女打乒乓游戏。

五日 花期，春阴。今日为月之第一周，预科修身例由校长施训话。七时半到校，讲题为《广义之读书》，使学生知学校不但授与知识，须随时注意训话；在学校，狭义之读书便是自弃。九时，何竟明来，商宴督军、省长，拟与商会接洽。返寓午膳。一时，至法校授课，因事，早二十分退

班。赴商会，总协理均不在。顺往清和坊一走，购运动鞋一双，日前所定制，尚适用。四时，至吉羊巷访顾竹溪，约定以商会、教育会名义，公请督军、省长，并托其办理一切。五时返寓，灯下预备教课，明日第一时又有早班也。

六日 晴。八时赴校，三年级授礼法第六章访问第一节“一般之注意”。连授三小时，颇倦。下午三时，新组职员运动会习拳术，有之字步、丁字步等名称。四时，开校友会职员会，为远足会事，拟往普陀，特使杨贤江、陈俊晖二生先去调查，余具函致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及胞弟子新，乘此可返乡一行。五时返寓。今日已是惊蛰节，而犹有雪花，亦奇春也。

七日 晴。第一时亦有教课，到校早二十分钟。第二时教育演习，朱生寿朋与周生其锺以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，引起学理之争辩，而求余解决。夫职业为成立社会〔之〕要素，人格为维持社会之要件，二者不可离，过意偏执，实属多事。今日中国宜重人格教育，决无废除职业之意；若谓今日中国宜重职业教育，亦无人格已算完足之理。惟自社会全体观之，不能锡以二名称，则人格尚可包括职业，故余亦赞成人格之说。教育为治本之事业，不宜作治标之主张也。（人格教育与职业

教育，决不可视为二问题，非性质异同问题，不过分量多少问题。唱人格教育者，非谓人类无须职业；唱职业教育者，亦非谓人格不足重。学者分为反对之二说，均属偏见）。下午二时，赴行政公署教育科，探新设五师校何时成立，据云须于五月开办。谋校长者，固宜及早预备也。三时，至吉羊巷教育会，开校长会议，专任教员问题仍由各自呈复。返寓晚膳，有荞麦粉泡饭，清香可口，家乡风味，甚嘉。

八日 雨，春意欣欣，温和逾于晴日。八时到校，授一年级修身，每月仅一次。九时，赴公署谒省长，面托省教育会补助建筑费事，蒙允诺。又至财政厅，谒张厅长，名厚璟，字道生，文襄之孙。又谒政务厅长沈尔昌，字季宣，门役称未起，已十一时也。下午赶办公文，呈复专任教员事。明日拟赴沪。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，无重要事。今晚，冯秘书长，张、沈二厅长联名招宴于同袍社，到者共三十余人。九时散席，返寓。

九日 晴，天气颇佳。晨起，签教育会呈省长公文一件，为请补助会所建筑费事。九时到校，稍视实习。由附校花坞分掘萱草一捧，栽于寓隙。午膳后整物，三时乘特别快车赴沪，遇姚立人，杭州铁路局长，因病回家。八时，自高昌庙站雇车至

振华旅馆，仆役曾相识，择百二三号。即电话招斐村，他出，不获谈。神倦，就寝。

十日 晴。八时起，寓中甚静，作函寄冯季铭，为专任教员问题。渠主张月俸厚于后而薄于先，余以为有流弊。偶有所见，不敢隐，亦我尽我心而已。九时出，雇包车，每天一元，因今日须遍访乡友。先至兴仁里咸源庄，与斐村侄接洽售股票事。顺往戴生昌码头德安里，访李琯卿，不晤。又至眉寿里访王绶珊，道达里访周湘龄。回至二马路，访张让三，得晤汤蛰仙、濮卓云、李琯卿。今午，蛰老宴客于小有天，面速不得却。首座为徐荣光，名恩元，中国银行总裁。二时返寓，斐村来，同至大有晋事务所，始悉方耕砚阻力甚大，虽有高平亲笔推据亦不得过户。挽李琯卿购二股，而诱我交出三股，善自为谋，未免欺人！知陈春澜在沪，特至永丰庄拜访，田澍霖亦来，稍谈而出。即晚，商务书馆张菊生招宴于一家春，七时往，知友甚多，陈筱庄、张绶青、蒋竹庄、韩诵裳、黄任之、郭鸿自南洋考察而来；刘子厚、张君庇、虞和钦、杨莘耜自教育部派遣视学而来，亦不期之良晤也。八时返寓，伯涤来谈。刘子厚同寓，略述近状，渠新任为部视学，若溪同学发展可喜。

十一日 晨雨即霁。发致高平函。客寓扰杂，夜不能寐，而早醒如故，稍觉不适。九时，至咸源〔庄〕，向斐村取回所寄存之大有晋股票。赴外滩事务所，领乙卯年度余利，计洋捌拾四元六角八分四厘，当收入高平户。又至后马路谦泰栈，访杨莘耜，不晤。又至孟渊旅社，访陈筱庄、张绶清等，略谈，返振华。斐村来，即在客寓便膳。下午神倦，稍睡。未几，庄百俞、张菊生、李拔可、王绶珊等来。即晚，余宴客于一枝香，邀虞洽卿，不至，托钵之情固不易也。周湘舲、王绶珊、张菊生少坐即去。昨伯涤提及放生院地基捐与旅沪公学，而从无声息，拟质问，或分助省教育会以成先人之志，用意甚善。姑与田澍霖、张让三在席间谈及，均愿协助。八时，客去，伯涤回南。余一人无事，至对门贵仙茶园观剧，所演为《艳阳楼》、《梅龙镇》、《摇钱树》、《临江会》、《十八扯》、《八大锤》，角色如吴蓉草、徐雪鸿、朱素云、贵俊卿，向所未见。十二时返寓。

十二日 阴晴。九时，至南公益，访王亦梅，即谈教育会募捐事。渠云须由会具函致湖州同乡会，方可着手。余云特殊之目的在刘氏父子澄如、翰怡，承允代为说项，不得要领而出。又至乾记

弄，访姚慕莲，不晤，姚为嘉兴领袖。又至宁波同乡会，查赵林士地址，承张让老电询，在通记元，即来。未几，至，痛谈时事；余引入教育会暨旅沪学会放生院基地，希其协助，并约明日一叙。返寓，邀刘子厚、张君庇至悦宾楼小酌。下午，候伯涤至。四时，同访沈迪明（海宁路顺征里底一三七二号），不晤，伯涤他去。余至芝罘路旅沪学会，访毛安甫，并晤沈迪明，约其明晚在一枝香叙谈。时，天雨。又至乾记弄，访姚慕莲，接谈片刻，初晤，亦未便苦托；知姚与刘澄老有亲戚之谊，恳其转达。俱云翰怡较乃父慷慨，未知能解囊否也？广泛集募，余实不愿。即晚，陈春澜招宴于惠中，得晤虞洽卿、谢纶辉等，客多，无所谈。余欲早眠，半席辞归。

十三日　晨大雾。九时半，至海宁路顺征里，访虞洽卿，尚未起。便访沈迪民，略谈放生院基地事，知未得其同意。又至二马路，访张让老，适会稽道刘骧逵在，问绍属名绅，余一时不及忆，仅举陈春澜、蒋履斋暨王寄师三人。时已午，步行经四马路震丰泰，帘影遥迎，乃电招斐村来，同酌。二时，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晤沈信卿。顺至桂墅里，向伯涤取钱舜举画一轴。五时，往一枝香候客，途遇丁辅之、吴待秋，林士、安甫、迪

民、茂恒、伯涤、让老相继至，八时宴毕。即晚，周湘舲邀叙于精勤坊素娥楼，为介绍刘翰怡，渠因小恙不至，甚怅然。入席已九时半，王绶珊代余催花（局笺上有催花二字），名浣青，住北民和总弄东第三家，年可十三四岁，澜漫风葩，灌以一樽。散归将夜半，时微雨。

十四日 阴晴，有寒风。八时，丁辅之来，稍坐，同至题襟馆，访吴待秋，谈多时。余速其便叙，不果。下午，购物。三时，访王绶珊、周湘舲。后日绶珊又欲约叙于筱玉家，余以返杭却之。旋至兴仁里，访弁英，同到横滨桥，胞妹留晚膳。余抽暇至文监师路，访姚颂南。此公尚有诚意，知即杭州乾元银楼之东家。与弁英、胞妹同晚膳，又赴贵仙观剧。

十五日 晴。起稍迟，不他出。十一时，李谷卿、蔡谅友二君来访，略谈，同至小花园古渝轩午膳。三时，偕伯涤同赴新闸路辛园，访康南海，因病不见。即晚，与斐村在豫丰泰便膳。后返寓整物，明晨返杭。

十六日 晴。六时起，至高昌庙上车，有寒风。因少睡眠，觉头痛。一时抵杭，宋知方来报，王寄师已来杭数日，明日恐过江云。

十七日 乍晴乍雨。八时，至陆官巷童寓，访王寄师，留其即晚在寓一叙，得允。顺至教育会，述赴沪托钵困难情形。又赴公署，见省长，请其致函吴锦堂、刘澄如，以为募捐之助，并呈以稿，想秀才人情纸一张，惠而不费，当无不可也。返寓午膳，倦甚，寝不能寐。秦筱涛来。三时半，遣舆迎王寄师暨童亦韩，先至平海路，看建筑工程，即同返寓。邀罗飏伯、赵铁生、宋知方作陪，颇畅谈。

十八日 晨阴，晴。九时赴校。今日星期，仅晤值日职员暨住校诸位。平甫又买得琴一张，后面有"秋涛"二字，未知能让于余否？即午，吴䌹斋、陆勉斋二君招宴于西湖，张勤、果祠同座，仍浙垣原班。山色湖光迷离欲雨。三时，余先告辞，已洒洒有声。又至陆官巷，访王寄师，诉以近况。五时返寓，灯下书至（致）田澍霖函，寄日本神户，请其向吴锦堂处代为托钵；省长函恐明日不能寄出，特致意希其多留数日，以竟其成。

戊午年

（1918.2.14.—7.11. 10.17.—1919.1.31.）

十四日 日间晴，晚雨且雪。午前赴日本文部省，普通学务局督学官槙山荣次、玉井广平出相见，赠余印刷物数种，谈话尚适当。闻午炮，即别出，返旅馆。午膳后，乘人力车至高田村，访泽柳政太郎，有自命博士态度，所谈亦平常。询其帝国教育会内容情形，与我国组织相同，不过彼邦一般教育者有相互研究之风，固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也。归途顺至海志原齿医院。晚上来客颇多。睡时雨雪，同人尚多未归。计昨今两日同乡向导诸君：十三日李墀身、裘谔臣、黄德玧、吴世煌、胡感和、罗耀楣、范寿康。十四日周日省、黄德玧、屈彦夔、杨大奎、裘谔臣、余霖。

十五日 晴。早食后，集团员开会，改变参观日程。第一分团先至高师投刺，谒干事波多野，风采如

故，东西两馆门宇依然，喇叭一声，更引我四年读书之感。即由事务员导至附属中学分别参观。后与主事稻叶彦六问答颇久。及午，至就近宝亭小憩，各出面包充食。毕，又至高师，闻校长嘉纳先生已至，谨以毕业生礼相见。座有国枝元治先生，欢谈一切。三时，集同人于会议室，嘉纳先生出相见，并演谈普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关系。精神矍铄，同人多佩。别出已六时。余与赓三等至神田会芳楼，应边甘棠之召。即晚七时，又有高师同窗会在宝亭开欢迎会，余演说两次，无非谋教育上实际与理想之接合。散会已十一时，虽劳倦，觉颇有兴味。

十六日 晴，有风。早食后，各分团均出发，余因整理积务，不去。又至牙科医院就诊。午后倦甚，小睡。将晚，刘毅邀〔余至〕青年会，即在该处便膳。七时开演说会，余即以杭州青年会征文之题《我之青年观》为题，参合近作《我国之人格》，内容以仍旧增新为主；青年之本，务勿徒袭外国皮毛。九时散会。与范寿康顺至神田市上购物。

十七日 晴，有大风，较寒。今日为星期。上午访乙竹岩造（大塚洼町一番）于其宅，谈教育主张及教育教授之方法。下午至小石川原町八十二番，

访波多野，谈学校教育及修身教授，稍有心得。即晚，至清风亭浙江同乡会开恳亲会，关于国事演说不下六七人。亭为前宏文学院旧址，又引起余三年出入之感。

十八日 晴。上午各团出发，余与潘国纲、范寿康先至海志原齿科医院。返旅馆午膳后，至青山师范学校参观。五时，至神田维新，应裘谔臣、周伯维之召。八时返旅馆。使馆彭、金二君来谈。又，周公先、叶南坡亦来谈宁波事。

十九日 晴。早食后，各分团出发，或赴下谷，或赴深川。余与寿康至教育博物馆，设备颇不易。晤棚桥馆长，谈话尚有心得。将午，顺至水道桥购钓竿，甚精，虽游戏品，精进如是，可感！一时至维新午餐，潘君颐已候久。三时毕，随过神保町，略买漆器。四时赴公使馆开茶话会。未几，偕季侯、越川别出，赴嘉纳先生之召，因时促，乘自动车去。款待颇周，同座有铃木黾寿，曾任浙江教员数年，杯酒话旧。又承赠所办板桥小学印刷物数册。辞出已十时。

二十日 晴，大风。上午不出，集团员开会。略整行李，明日拟离东京也。午膳后，雇人力车赴文部省及嘉纳先生处辞行。即晚，青年会西人韩(干)事卫尔逊邀餐于其寓。因事积，即返旅馆。

二十一日　晴，晨起料理出发，第二、三分团先行。余率第一团二十人，十一时余，乘横须贺行车，潘君颐伴送至镰仓一同下车。又乘电车至江之岛，经长桥，计九百二十余步。就岩本楼泊息，当呼馆役引路游览。具细工店特多，价昂且不实用，略购小件，以为纪念。经富士见亭小坐，夕阳入海，风景绝佳。绕石壁曲桥，有辨天洞，深可二百数十步，秉烛俯行者半。洞外有岛人投海拾螺为业，余等好奇，以小洋五角当嘱其翻入，瞬即得五螺，陈孟恢拟携归，以为标本焉。又越小径返岩本楼。同人均甚畅，呼酒助兴，大唱戏曲。窗外海月渔火，更有可观。

二十二日　晴。晨起，余与申甫、佐时合写《竹苞松茂菊犹存》一横幅应馆主，以为纪念。即出至长谷看大佛，无殿宇，迄今已六百六十六年。有以锑制小佛，模型相似，即购一尊。时已促，同至镰仓站乘车至大船，又易乘干线至国府津下车，作箱根之游。乘电车至汤本已四时，步行约十里，就宫之下奈良屋泊宿，清洁更逾于江岛。晚上若有雨，为次日游箱根忧。

二十三日　晨七时即起，彤云示雨。公意改乘自动车赴箱根。山径既曲，厚雾薄雪，丈外无所见。运车甚捷，赓三谓如影戏，余自称为机械神仙，其

壮快有足多者。宫之下距箱根约十五里，庐湖惜为雾所迷，不得远眺为歉。湖畔有箱根神社，砌高百余级。又至旧关所，即返奈良屋，仍回汤本乘电车，至国府津上车，抵名古屋已十一时余，觅清驹支店而宿。

二十四日 晨未起，即有日人来招待，阮季侯、黄越川亦至。迁居于凤声馆。余即走谒中村馆长，通款曲。下午，参观女子师范学校及高等女学校，特演茶道礼法，招待甚殷。即晚，在商品陈〔列〕馆开欢迎会，到者有百数人。首由中村馆长致欢迎词，余答辞，其他日人演说者不下十数人，满堂亲善论而已。散会，余至大松馆晤阮黄绪君，商协明日行事。

廿五日 晴。十时，由野地市视学引导，至第一师范学校参观，无甚特色。又至南久屋寻常小学校，合操以为敬。至高等女学校，供膳以示优。匆促。三时二十分乘车，九时余到西京，当有大阪新闻社在站相迎。就小城家而宿。

廿六日 晴。上午九时，由大阪每日新闻社桥本丰次郎、京师市书记山口卯之助、京都府警部小田甫案内〔作陪〕，游圆山公园及知恩院。建筑甚古，廊地徐步，板因磨擦作声，相传天皇行幸，以示肃静者也。后人以其声似莺，故名之曰“莺

张”。壁障皆名人画笔，颇有庄重气度。旋至清水寺游览，仿若灵隐。至清水亭午食后，又至京都博物馆、动物院、岛津制造工场。今日步行颇倦，而心目甚满足。

计名古屋所交际日人：

名古屋市长佐藤孝三郎

名古屋助役浅山正

爱知县属本田专次郎

名古屋市视学横川类吉

爱知县视学宫田宗兵卫

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长土井助三郎

名古屋市教育课长野地清学

名古屋劝业会书记岛津嘉重、坂野达也

爱知县商品陈列馆馆长中村健一郎

爱知县女子师范教谕平松折次

第八高等学校长大岛义脩

名古屋市南久屋寻常小学校长麦田由太郎

教育会副会头上远野富之助

廿七日 晨雨。八时，由京都府视学冈村英敏导引，参观师范学校。各教科之联络及注意学生自动，为其长处；又为优等儿特别教授。人才教育为国家积进，可见一斑。午餐由市长招待欢迎，在公会堂设宴，建筑庄严。大野市长因事公出，为

（由）某书记长为代表致辞，不提及亲善，可见京都清静之风，与东京、名古屋不同也。宴毕，即乘车赴大阪。五时顷，至驿前青山旅馆下宿。烟煤甚杂，空气不洁。

廿八日 晨醒，见窗外飞雪，为此次旅行中之特景。起稍迟。十时，邀同人乘电车至天王寺公园，登通天阁。阁以铁制，高三百尺，以电梯升。雪白，大阪一望了然矣！即在就近广珍园午膳。返青山旅馆已三时。本拟至每日新闻社，因路泞，且无引导，余不去。倦甚，小睡后，集各分团长集议，约定六日在汉城会齐。余偕第一团，即晚九时五十分，乘车向广岛行。先与驿长交涉，特为余等挂添一辆，尚觉自适。与听泉在食堂饮酒，以俱一式。坐卧入梦。

三月一日 晴。晨六时，在车上早食。七时五十分到广岛。购地图，乘电车径至高等师范。先至附属教育博物馆，由冈田伊佐雄招待。此馆开设仅三年，其性质专供教育关系者之研究及参考。我国尤为当务之急，可取法不少，同人皆有所感悟。旋导至本校及附属小学参观；即由校代备午食，殷勤可佩！二时别出，先至停车场询定时刻，尚有两时余暇。与王赓三、周季恕、朱怙生数人雇人力车游饶津公园及泉邸，风景尚可。途经某

社，有高大石柱，左右凿十六字："开辟以来君臣定矣，以臣为君未之有也"，可见其愚民之策！四时，由广岛开车。五时余，至宫岛下车，即乘联络汽船抵对岸。严岛风景绝佳。严岛神社建筑似西京知恩院。据云海水涨进，满地皆盐，为此地之特景。就红叶谷岩惣旅馆泊宿，如到蓬莱，同人均赞叹不置。

二日 晴。黎明鹤鸣，惊醒。山林曙色，无限佳趣。此次旅行所经各旅馆，当以岩惣为最。早食后，索案内者游山。凡一谷植一种植物，岩惣之红叶谷，其一也，其他又有桃谷、樱谷、柏谷等。绕大元公园，经海滨，集同人写真而不见文叔，一时间即可取。间步过严岛神社，后面有石柱凿七言联："波心宫殿神仙宅，洞里江山龙凤姿。"日本建筑物之有文字者甚稀。旁番一神马，据云每年五月五日盛饰此马，举行巡会一次，平时特以二人养护之。日本人之信神，较我国有过之无不及也。店铺木竹细工为多，均可爱，略购一二，以为纪念。十一时五十分，乘严岛丸对渡，即乘车，晚七时余到马关。有福冈留学生陈中、徐诵明二君来站招待。即在驿前西洋料理店晚餐。登铁道联络船新罗丸，二等室，日本式装置，尚宽畅。是夜风平浪静。

三日 晴。晨醒，船过釜山。九时十分登岸，有领事馆钱承棨来码头招待，至大池旅馆暂泊。触目朝鲜人悲惨情状，男负女顶，衣均白色而不洁。行李安置后，偕赓三等八人至领事馆。领事柯姓而不知其名，四川人，稍坐即出。至就近中华园午食后，步行返大池旅馆。据云柯领事已来答访，留片知为柯鸿烈。傍晚，与同人游龙头山，〔有〕日本建筑物，记明治二十八年，可知经营釜山已久。又至朝鲜街，妇女成群，其困苦不可言状，所感多矣！晚膳后早寝。

四日 晴。晨起，催各团员装行李。九时，由釜山乘车，为余等特加一辆，同人三十二人，此次旅行全团共聚自今日始也。午食一律大餐。终日闲谈，直至晚九时到汉城，有领事馆陈秉焜、黄宗麟二人在站相迎。分寓二见、汉汤、御成三旅馆。陈、黄二君略谈日人教育〔暨〕朝鲜情形。

五日 晴。上午九时，约同人至领事馆。富领事病，不出见。遣朝鲜人金佑行引路，先至新世界午食，后至昌庆苑。苑为昌德公之后部，即李王所居，开放而为公园。内有博物园，特冠称曰：李王家博物园。所陈列甚古，如经幢佛碣，颇有可观。某室悬有李縡画象，字陶庵，即李完用六代之祖，品学为当时所重，不料出卖国之子孙，并

其遗象售于博物园也！苑门曰“弘化”，即甲午前袁世凯进兵之处，墙檐尚有弹痕，此可谓中日开衅之纪念，与近日之假亲善，不可不联想及之也！自昌庆苑出，至孔庙，设有经学院，系成均馆所改称。据云日人并合时给二十五万元为基金，以表示崇圣而柔化焉！明伦堂为朱之蕃所书，署万历年号正使名义，何啻今日之统监。同人颇多感慨。五日（时）返旅馆。晚餐后，闲步市街，无非日人店铺而已。

六日　晴。上午，同人分两组参观男女高等普通学校，相当于中学程度，合高等小学而加以变通者也。适附属普通学校开学艺会，同人亦往参观，教员皆警装佩刀，行举手礼。吁，此殖民教育也！奴隶教育也！亡国教育也！十二时出，至大观园午餐，后至中央试验所，设备颇完全，据云仅三年经营。四时〔参观〕毕，余一人至大阪屋购书，又买高丽烧二件，为此行纪念物。九时上车，余购寝台颇适。

七日　晴。晨醒，车在摩天岭鸡冠山之间。十时过鸭绿江，见有小冰船，行甚速，同人皆鼓掌呼：回国！即至安东驿，而满目仍是日人，所感何如！晚八时到奉天，有省教育会派员在站相迎至悦来栈，污臭不堪下榻，奈何！奈何！

八日　晴，天气并不寒，余且易狐裘为灰鼠。九时，奉天省教育会长李、魏（李树滋铁珊，魏锡福霖葛）二君等来访。分别雇车，余与赓三等七八人参观两级师范学校。有浙人邢、陆二君在该校服务。奉人本不午食，惟学生因上课，通例亦三餐，至膳厅参观，膏（高）粱米饭粗不堪咽，仅白菜一碗，北方之生活较苦！邢、陆二君邀余等至东升楼午餐，以尽东道。下午，至第四中学参观。四时至奉天省教育会公宴，共四席，甚丰。奉俗晚宴本早，不午食故也。酒数巡，由李君树滋致欢迎辞，余答辞，略述渡江回国触目尽是日本势力之慨，奉天教育不可不特加注意！即晚八时，由小西门乘车，专挂一辆，尘沙满座，曲睡，梦行。

九日　晴，早有微雨。晨醒，离山海关尚远。因风沙，又为军用延迟，至十一时始到山海关；而连络已不及，〔往〕天津行〔车〕早开出矣。不得已将手荷物，暂寄天泰栈。趁此一游长城，亦难得之机会。约数人至广香居午食后，入关。市间寥寂，岿然城楼在望，即“天下第一关”，字迹苍古，相传为严嵩之笔。又半里许，即“山海关”三字镌于横石，细观始识，相传为王羲之笔。有就地乡人与余谈，谓“天下第一关”之“下”字忘其

一点，以笔张弓射而补之；“山海关”，当时王羲之仅书“山海门”，后人补为“关”字。亦趣谈也。该处日本人杂居者已不少，盖五月九日之结果欤！仍在广香居晚食，有梅公头小鱼，询诸乡人，呼为鸡头鱼，颇鲜美。晚十时上车，较昨日稍宽，而两夜不获安睡，身体将不支。

十日 晴。晨七时，车入天津东站，子清五哥在月台相迎。团员七人去北京，余二十五人，均蒙导至长发栈。余至五哥寓午膳，又随招听泉、孟恢等数人，共尝家乡风味，微醉。后小睡，精神充复。即至华园洗澡、理发，甚舒服。即晚，子清哥宴团员于醉春园，共三席。十时始归。余下榻于海军医校，即前年与张苞舲、蔡寓仁因教育会联合会来津共宿之处。壁上所悬书画及桌椅陈设，一无改易，亦持久之精神也！

十一日 晴。晨起，至长发栈，同人多未起，催呼之。九时，偕至海军医校参观，后分三队至各学校，余一人至直隶省教育会晤副会长刘郁周，即同至第一师校，刘即〔师〕校校长。略谈，不及走看。又至黄纬路直隶教育厅，访厅长王叔钧，为余最初弘文速成师范之同学，阔别已十六年矣！即午在青年会餐室午食，旅津公学校长穆斋君所招。下午，雇人力车至西沽北洋大学参观，

设备尚可，多不常用。五时半，返子清哥寓，稍谈，晚餐，本拟赴旅津公学，因王叔钧来谈，不去。

十二日 晴。晨起，略整行李。早食延至九时。饱食后，十一时至东站乘津浦车。同人惟汪以德、徐晋麟二人滞京。晚九时过济南，因鼠疫，不得下车〔瞻〕泰山孔陵，此行不能如愿也。

十三日 晴。晨醒，车已过徐州。下午三时，抵浦口，即渡江，沪宁车又不及。吾国之交通所谓连络汽车如是！与沈雨亭数人暂驻天兴旅馆。五时，与申甫、季恕在筱乐园便酌。申甫有酒业分设于下关，取佳酿畅饮。体倦，今晚不愿行，至招商旅馆，而宿馆中多妓与客房间居，故喧扰不宁。

十四日 晴，晨大雾。七时三十分乘沪宁车，窗外多绿色。同人多滞游金陵，偕行者仅九人。下午二时半抵上海，至振华旅馆六十三号，安置行李，即与申甫、季恕、文叔至浴德池洗澡。后，随步到高长兴小酌，酒肴俱美。乘兴又至天蟾舞台观剧。

十五日 晴。晨，余尚未起，同人多由夜车到沪。九时，即在振华二厅集同人开会，讨论此次旅行结束诸事。即午，在雅叙园欢宴。三时，乘沪杭车

返杭。八时到城站，省教育会何竞明暨师校潘子亨、朱少卿，又乐儿、葵林女均在站相迎，即至寓。家人欢候，共晚膳后，忙解行李，分给玩物。

十六日 晴。晨起，略整行李，函牍积存一篮，亦不及检阅。九时顷，至吉羊巷省教育会接洽各事。返寓午膳后，至学校，知明日西湖昭忠祠为普济遭难者徐班老等开追悼会。不可无挽，特托丏尊赶撰。即晚，何竞明招宴于西湖半斋，为余等洗尘。

十七日 晴。晨起，书徐班老挽联（丏尊撰句）：

“骑鲸仙去，爰及莱妻，化鹤归来，俨遗神影，生死两光明，彼岸菩提证夙慧。

簪笔庙堂，早蜚清誉，树人庠序，群仰师像，老成遽凋谢，满园桃李怯春寒。”

九时至西湖昭忠祠，会场布置已就，满列挽联，亦少佳句，袁运使所撰有“陆沉同是覆舟人”一语，其对句亦不足录。十一时，行礼后有演说，余略述旅行渡黄海，亲见普济遭难处危樯逃命，不可不注重体育。及午散会。与潘子亨、傅益修、郦赓九等在杏花村小酌。后，顺至孤山探梅，惜已零落，惟犹有馥香耳。五时归。即晚，姜敬庐、林同庄、郭成九三处招宴。如此酬应，

诚吾国虚耗精神与金钱之大弊也！

十八日 晴。天气甚温和，而精神不适。上午在寓整积务。膳后至校，三时赴教育厅，与仲文洽谈一切。五时至吉羊巷教育会，与怙生商旅行结未（束）事。即晚，又至教育厅陪宴，主座为吴絅斋。席间闻雨声一阵。

十九日 晴。上午至日本领事署，晤濑上领事，答谢其介绍优待。至校午膳。联合运动会开会在即，去年所得"勇猛精进"银印，特交舍长傅印，以提起精神。离杭月余，百事丛集。四时返寓。旅行归来，尚未整结。

二十日 雨，且有霰，温度骤降。上午赴校，十一时集全体学生于礼堂，施行临时训话，提示日本绝对的国家主义。午膳后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与缄甫洽谈联合运动会事。三时至吉羊巷，开旅行团筹备演讲会，决定讲题八：

一、旅行实况；

二、日本之普通教育；

三、日本社会状况；

四、日本之贫民教育；

五、实业之日本；

六、日本之特殊教育；

七、敬告我国教育者；

八、视察所感。

余认首尾二题。六时回寓一转，赴艮山门王颂坚家之约，同席有杨叔英、顾子才数人，颇畅饮。

廿一日 雨。今日上丁祀孔日。四时起，盥漱，更大礼服，赴文庙行礼已天明。七时返寓，改易常服赴校。下午四时，开校友会大会，演述日本学校与社会之共鸣，以代开会辞。六时返寓晚膳。

廿二日 晴。晨八时汤拙存来谈。今日伊因事过江，为乃父觅葬地，前所接洽，亦无他意见。余拟蔡谷清到杭再与一商。九时赴校，与同事庭球运动。春光明媚，大好精神。第四时，三年级授课，学生请求谈日本旅行事，略述观善〔光〕欢迎情形。即午，经、陶高等审检二厅长招宴于西湖张祠，座有日本领事濑上君及新任盐署田边熊三郎，又有省公署谘议韦绍皋（次轩），亦初晤。下午三时返校。四时起，开校务研究会、校友会干事交代会。晚上又开运动会选手谈话会。故在校夜膳。回寓已十时。

廿三日 雨。上午九（时），答访钱塘道尹（沈致坚，字卓梧）于蒲场巷，不晤。即往平海路教育会，与许缄甫协编联合运动会节目，直至下午四时。继续开运动部干事会及主干会。余本拟提议干事改装制服问题，探几人口气，未可启齿，亦

无如何也！

廿四日 阴。晴。今日为百花生日，上午九时，至吉羊巷教育会，集讲演员开会，彼此接洽。返寓午膳后，小睡。傍晚至叶墨君家，不晤。即至城站聚丰园，赴沈肃文、黄漱园、宋知方之约，随谈旅行事。初晤刘大白。

廿五日 晴。上午赴校。回寓午膳后，至法校，遇白棺一具自校门抬出，询之，且为校长之弟，预科学生，亦稀有事也。临时休课。余稍坐，即出。访林同庄，不晤，乃至平海路运动会事务所。二时至教育厅，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。五时又至运动会事务所，与会学校，今日已有到者。

廿六日 晴。自上午至下午四时，在校编讲演稿。及晚，至平海路教育会。七时半开会，余述旅行实况，分为路程、经费、交际、风景，目的在唤起第二次再往。散会已十时余。

廿七日 阴晴。九时赴校，无教课。午后三时，至平海路运动会事务所。今晚又有讲演会，在该处夜膳。七时半开会，九时余，始顺及余，演题为“视察所感”，即就未行之先所抱目的、预想、希望三项〔讲述〕：

（1）日本之教育如何进步？必有最新之方法与最近之主义；

（2）朝鲜亡国后之情形如何之悲惨；

（3）南满既被日人杂居，我国教育上有无特别注意；

其结果，并无方法，并无主义，并无悲惨，四语了了。教育事业惟在实行，本不在方法。朝鲜之亡非朝鲜之悲惨，为我中国之悲惨。朝鲜之忘亡国，朝鲜之望亡国。不望不亡，不忘不亡。无未亡之前之望亡国，必不至亡国。即如朝鲜已亡而不忘亡国，亦不至终于亡国。语至此，听者鼓掌。最后略述日本教育之优于我，决非日本之被教育者优于我，我等宜自省“国家主义，急切实行”八字，共同勉励。演毕已十一时，有雨纷纷。

廿八日　阴晴。九时至校。今日教生共同实习，指郑蔚文授课。有第八师校学生来参观。午后三时，督视本连教练，尚可。又集全体学生在操场，施临时训话：关于第二次联合运动会宜如何注意，并全体徒手演习。五时至运动会事务所，洽议一切。返寓晚膳，雨声又起。

廿九日　雨，及午放晴。上午至校，筹划乘联合运动会联络各校，以谋教育之统一。拟由本校集各师校职员开茶话会，由校友会集各师校学生开演说会，由省教育会集与会中等各校职员开欢迎会，

集各校学生开讲演会，由明远社集各社员开恳亲会。分别筹备，费我唇舌，亦无可辞。下午三时，至平海路，与卫生部医校各教职员商定防疫讲演。五时赴吉祥巷张喧初寓贺喜。又至中国银行访蔡谷清，昨日新接手行长。返寓晚膳已六时半。今日接胞弟来片，即约同伴来杭参观运动会。手足可叙，亦斯会之方便有以致之，教育之功用大矣哉！

三十日 晴，九时至清华旅馆，访各校相识者。同谢廷干步行到平海路事务所，开学校代表会。及午至校。三时在校招待各师校职员，开茶话会，组成师范教育研究会及师校联合视察团。即晚，本校各职员以私人名义公宴，余总代致辞，以主多，俗谓罗汉斋观音，十一师又如军团，仅愿同人对于社会存观音慈悲之心；对于自己具军人勇敢之气。举觞共饮，颇畅。返寓已十时。

三十一日 晴。九时，子新偕杨颂仙、龚贤明、李雨宜、朱子畲至，据云昨晚到杭，宿于旅馆。稍谈，余赴吉祥巷省教育会，开临时评议会。提议招待省外各校教职，开欢迎会及集各校学生开卫生讲演会。推定临时干事数人，分别筹备。十一时返寓。午膳后，即赴校。一时，各师校学生来，在礼堂开欢迎会，到者共千余人，余演说

《教育者之国家观念》，次由本校学生演奏音乐。五时散会后至平海路事务所，接洽明日开会事。时，有微雨。返寓晚膳后，偷暇拟教育博物馆草案。巧仙等同宿于余寓。

四月一日 晴。七时，到运动场会场。八时开会，来宾不甚多。本校田径赛得预赛及格者，仅四五人；惟团体尚可观。全场秩序颇好，此吾浙教育之进步也。下午五时休会，余返寓。寄庵四哥又至，相见甚欢。

二日 晴。七时，至运动会会场，如时开会，今日来宾较多。本校田径赛仅有钱锡康、顾大铭、詹山魏三人，明日尚须决赛也。连教练操得甚好。下午散会，天已黑。即晚在校，明远社雅集，共八席，均满座。余致词相互勉励，提议建造明远亭，为十周年纪念。返寓已十一时。着礼服奔动二日，颇疲。

三日 晨阴。较冷，雨将至，运动会仍开会，精神如昨。余因布置晚餐会事，下午出会场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与佐时等指导一切。百数十人之宴会固不容易。六时，各校职员陆续到会入席，座为之满。酒数巡，余述欢迎词，略谓运动会之进步，表示教育者之精神现象；西湖之滨，桃李正开，与自然现象相吻合；更希望多方联合，以

充实我省教育会，发展我浙江之教育。众鼓掌，举觞致欢。有程某（名震旦，七师职员）演说，谓我浙近十年来，教育界已有中坚人物，尚不至滥用职权。不知何所指？一堂议论风生。许缄甫提议纪念建筑，或留一碑记于教育会，众默然。公共事业之不易成功，亦可慨也！余兴有王卓夫之猫鸣及新戏法。返寓已十二时。

四日 上午雨。八时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布置卫生讲演会。乘联合运动会各处学生云集省垣，特商请中华医药学会及医药专门学校，陈列各标本、图画、器械，藉以授与积极卫生之新知识；并邀集官厅提创（倡）防疫事宜。下午一时至三时，开始展览，学生到者千数百人。余述开会辞，以锻炼身体为旨。演题过多。韩士鸿将犬开腹实验，颇有兴味。即午，黄尚中、骆时驾等，联合运动会中体操教员之出自明远者，在半斋欢叙，并于教育会园中桃柳间合摄一影；余景波、陈子明亦到。此次运动会谓之两级师范十周年纪念运动会，亦无不可。席间，余亦致辞，略谓运动会以武之形式而表示文之精神，为体操教育者负多少责任，更盼望为体操教员以武之职务而研究文之学问，庶不负余所主张以教育之洪炉，合文武为一体也！

五日　雨。今日为清明植树节。八时赴校举行仪式。余述式辞，谓本年植树节附有二意义：

一、本校十周年纪念植树；

二、第二次联合运动会纪念植树；

列樱桃、桔、杏各一株，耜九柄于礼堂。演说毕，余请在校十年夏丏尊先生、范元兹先生、傅益修先生，暨运动会优秀选手顾大铭、钱锡康、杨善恒、锺星朗、李江城、范椿、吴宝谦七生，捧树持耜领前，率全体学生至校园中区环立，又各级代表分别植树，并摄一影，三呼万岁，鼓掌而散。返寓午膳后，又赴平海路省教育会，如时开展览，开卫生讲演。今日听讲者为本城中等学生，到者亦有千余人；又招待小学教员，而到者不多。吾浙师资亦可想见，教育困难，望起色也！六时散会。即晚，实业厅长云海秋暨督军署副官长安毓清，招宴于柴木巷公署，同座有秦吉人、吴静山。盖植树节之官样文章也！

六日　阴，微雨。上午在寓休息。午膳后，至平海路教育会。二时半开讲演会，如昨。即晚，堵申甫、范元兹宴寄庵、子新于城站聚丰园，谈及绍兴何氏携书画求售；因访观，无一可取。返寓就寝已十二时。

七日　阴，晴。八时，李叔同偕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

君来谈，携有学生书画成绩，索余题署，稍坐即去。今日杭州同人祭蒋左于西湖，余因教育会植树，不往。九时，至平海路，率同工人栽花木四十六株。他年欣欣之荣，当与斯会共不朽！及午始成，稍疲。在会便膳。下午仍开卫生讲演会，今日听讲者颇杂，男女老幼到者不下二千数百人。三时开会，余述开会辞，与昨前不同，首先说明教育会与社会之关系，及卫生不分贫富，自医必须知识。其他讲员亦较昨前酌量更改，务取通俗易晓。五时散会，即返寓。

八日 雨。九时至平海路教育会。乘雨霁，集医药学会诸讲员在场外合摄一影以作纪念。余着礼服，顺至月溪、英华两照相馆，各摄半身。返寓午膳后，与寄哥谈心。至三时，赴中国银行访蔡谷清，商洽汤氏捐款事。五时至校开慰劳〔会〕，余述开会辞。此次本校成绩恰到好处；运动会不仅为优胜，慰劳会不仅为慰劳，本校素以高一层之理想，不注重少数人之运动，而少数人运动之优胜，即为全校之优胜，能利用此社会心理之弱点，而亦注重少数人之运动，则其理想更高一层，此希望诸教员嗣后之有以提创（倡）。倘学生能自动的献身，以利用此弱点而图将来之优胜，则其理想又高一层。要知临时努力究非容

易，人生一切无不如是。次陈雄飞、王赓三相继演说。即晚，又公宴韩士淑君（高师留学生）于聚丰园，同座皆旅行团员。在东京时蒙其引导，余并托其购活动写真器及反射幻灯。返寓已十时。

九日 雨。八时赴校，预备教课。事杂，心未宁，展卷又置。午后，授三年级教育及四年级演习。三时即至光华公司访汤拙存；上午渠来余家，不晤。所谈事已将披露。即出，至沂园洗澡，晤沈士远。即晚，金致和家新迁，来住和合桥，宴同事七八人，余与听泉两醉，谈国事而暴恨；惟酒及乱宜自省焉！

十日 阴，晴。九时，与寄哥、子新步行至校，游览学校园，花香迎人。与赓九商种瓜豆，为纪念会之预备。又同至瑞檀巷看房屋，不合，余独步返校。下午授课一时，即至教育厅，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。四时返寓，约竟明、光甫来谈汤氏事，始告知之。晚膳后，与儿女等桌球游戏。

十一日 阴。晴。虽有雨意，恰堪游湖。因约寄哥、子新并携乐儿，同至玉泉、灵隐。香客甚多。在鼎园处午膳。是处新筑楼室，景色颇佳。日本人清快丸之广告旗满插道傍，为之触目。二时，转茅家埠返。余至校，接汤拙存电话，约余返寓晤

谈，因即归，先后至。拙存以正式书面面交乃父部赉二十万元，托省教育会管理，遂成事实。信用与责任并重，所愿同人公诚积极而进行，会务可有起色，亦吾浙教育之好现象也。即晚，速丏尊、听泉、赓三来寓便膳。

十二日 上午有雨。九时至吉羊巷教育会，改签旅行团谢函，及与竟明接洽汤氏事。十一时至校授课。下午三时开全体职员会，为十周〔年〕纪念会事。又至学校园，拟建筑明远亭。即晚，朱听泉邀至西悦来便叙。

十三日 晴。与寄哥、子新游葛岭。九时先至平海路，又呼月溪摄影。岭上新建一亭，俯视全城补（诸）景，暨乐儿、宝田共五人合摄二张，以作纪念。即返，由西园上埠，顺至西悦来午膳后，余独至吉羊巷事务所开校长会议，提议陈请省议会：浙江设立大学，先留养人材，而后培植人材。特未知顽石议员能否点头也？即晚教育厅、商会两次招宴，均不往。

十四日 朗晴。上午寄哥返驿，余以青桐三株嘱宝田带去，重栽于一叶亭畔，以补桐荫馆旧迹。九时至吉羊巷省教育会开临时评议会，到者甚多，汤氏事及所拟条约，并推出阮荀伯、蔡谷清、许缄甫、陈子韶及余五人为管理员，均无异议。十二

时散会。返寓午膳后，小睡至四时始醒，累日体倦故也。傍晚至银枪板巷访沈复生，不晤。灯下拟青年会演说稿，题为《教育无界论》。

十五日 晴。八时赴校筹办十周〔年〕纪念会事。又至附属小学，视教生实习。即午，公宴沈复生于平海路教育会。余半席先辞，至法校授课，三时退班。至水利委员会访林同庄，问胞弟事可有希望。又至平海路，电招叶品三来商立碑事。五时访阮荀伯，接洽管理汤氏捐银事。返寓已晚。

十六日 晴。早食后，与子新同至缸儿巷访阮石林，询其萧绍塘工局，尚未妥定，即出。余至平海路，候李国庆来，接洽河岸及余屋，嘱其赶工，以两个月为约。余赴校，诸务栗碌，拟登十周年纪念广告。下午，授三年级教课一时，论训练之意义。四时开校友大会，述开会辞，慨自戊申开创、癸丑改组、前后五年之情形，即本校校风之改进。前五年，校友会与学校相离；后五年，校友会与学校虽已相合而尚有隔阂。今后务宜力除假面具，校友会与学校不隔阂，教员与学生不隔阂，夫然后学校与社会不隔阂。闻者若有领悟。散会返寓已六时。长女玉梅来宁。

十七日 晴。晨起理菖蒲，希其仍旧增新。又录青年会演说稿。十时，赴中国银行，蔡谷清尚未至，

晤金顺泉，以学校存款单向其抵洋四千元，划付李国庆建筑费。到校已午膳。后授课二时，又与赓三等筹画纪念会事。四时校友会开交代会，余先返，嘱家人晚膳稍早。七时至青年会演说，听者约二百余人。

十八日　晴，暴热，猛南风。九时到校，整训话稿，付校友会志。午膳后赴教育厅，伍仲文不在，晤张萍青，与其商加省教育会常年费二千元。二时，仍返校理发。今日星期四，例开校务研究会，商议十周年纪念会事，经费为最要，拟将列（历）年膳余共约四百元〔充用〕；又由校友会划出贰百元；又教职员抽捐月脩十分之一，约二百元；又学生每人捐二角，约七十元，已可着手。散会，与元兹、公冕、致和庭球运动，恨无进步，纪念会不能出风头也。返寓已六时。有沈衡山谒片，据云寓荀伯家。

十九日　晴。上午八时到校，电询沈衡山，已赴沪。第四、五时授课后，至学校园勘明远亭址。四时至平海路省教育会，即访间壁工程局曹彝仲，请其将石桥拆去。顺至华兴旅馆，答访林奎鹏（名傅甲），实地考查地理而来，有心人也！遍查不得，谅系清华之误。忽有潘赤文、冯仰山（名学棻），为水灾募捐，在该处集议，邀余襄助办美

术展览会及联薷书画，欲假教育会为会场，不得不赞成。返寓已六时。接子清哥自上海来电，明日准来杭。伯涤即晚快车至。敬修兄弟叙于西湖之滨。此一日间，何以有此良缘，洵可乐也！

二十日 晨，雷鸣，有雨一阵，既而仍晴。八时到校，拟运动节目。“一日恨不读书”，余十年之所纪念也。十一时至华兴旅馆访林，已他往。即至城站迎子清哥，一时车到，相见甚欢。到寓午食后，与伯涤、子新、二弟偕至本校游览，五时返。即晚在寓宴客，到者为蔡谷清、林同庄、张又莱、王绶珊、阮石林、黄漱园，暨兄弟共十人，颇畅。

二十一日 晴。今日赓三、听泉等招宴于烟霞洞。伯涤因昨晚不得眠，未偕去。九时，先与子清哥同至清和坊舒莲记买扇。又顺到平海路省教育会，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各主任斯时正在该处开会，余即与缄甫一语，即出，买棹至赤山埠，步行向烟霞洞，炎阳颇热，到该处已一时。素酌甚好。午后，即在洞口亭畔合摄二影。归途景色更美，返寓一转，即赴张又莱聚丰园之约。今日杭县小学开联合运动会，不暇往观，为歉！

二十二日 黎明大雨，晨犹未霁。子清哥不能久留，因嘱仁宝赴西园埠雇大船，伯涤、子新、二弟、

葵、满、涨、乐四儿，共八人。余携钓竿，小鱼来试新钩，得八尾，适如人数。此竿新自日本购来，轻灵甚佳。乍晴乍雨，随去随来，风景更与平日不同。孤山、葛岭小坐啜茗，及午由家中送来便菜，加以楼外楼醋鱼、莼菜。伯涤不能饮，余与子清、子新尽一大壶。时有疾风，小艇可危。余等自岳坟出，本拟再至高庄，舟子不许，作罢。余购袁忠观赤壁金石四束，赠子清哥为纪念，即归棹，返寓小憩。即晚，阮季侯、朱怙生等招宴于聚丰园。天雨，伯涤、子新不去。

二十三日 雨。子清哥因墨君、葆灵招午宴于西湖张祠，恐不及上车，劝其电沪再留一天。余以林交涉员、伍厅长亦宴日本某画家于葛岭，邀余作陪，不欲去。十时，由校谒伍仲文，遇于署前，停舆略谈，意欲假省教育会为该画家开展览会，余答以或拟利用水灾助赈名义，办法容再商。余顺至平海路会所，天雨工停，嘱阿林扶植新栽梧桐之斜倒者。十一时，即赴钱塘门外勤果祠，子清、子新、伯涤、墨君已在。水明轩外，游鱼颇多，余又垂钓，得五尾。来客有张菊生，据云寓新新旅馆已数日。未几，入席，同座皆不饮，余等三人与湖光共对，颇畅。下午，步至平湖秋月，墨君羡余钓竿，因贻其一天。将晚，乘小艇

返，经平海路新建筑，伯涤尚未见过也。即晚，朱听泉、叶栋丞、邵季逵、王赓三宴张又莱于聚丰园，及时，以电辞之。与子清哥在寓家常便饭，并谈敬修故事，互相诫勉。此夕话，有益于家风。就寝已十时。

二十四日 雨。晨五时即起，天气甚凉。送子清哥至城站，子新、伯涤同去。未几，车行，举帽言别，相约二年必再回家。盖二庶伯母将届六旬花甲，拟来称觞也。八时，仍返寓。早食后，余赴校。连日少睡眠，甚倦，欲撰十周年纪念歌，苦思不得一句。午膳后，倚卧一小时。三时至光华公司访汤拙存，面交复书，并接洽一切。五时半，欲至省公署而已晚，即返寓。嘱仁宝电谢中国银行之招。

二十五日 上午朗晴。八时赴校。今日因附校公共实习，教生尹熙年多不妥处，但修身教授本不容易。十时至省公署访王舲孙、冯仲贤，皆为胞弟事，据云尚须待部复方可正式成立。斯时正须多方运动，或可得一位置也。返寓午膳后，倦眠随想，得成十周年纪念会歌一首，小有未妥处：

清和清和，荏苒韶华，五年又复五年过。
明远旧雨，叙少离多，之江大地乐菁义。
恨不读书，时乎时，毋令岁月空蹉跎；

相勉相亲来来来，一堂重唱碧梧歌。

三时，又至校，开纪念运动会筹备会。及晚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由青年会设宴欢迎艾迪博士，并嘱余为主席。其演说大意，谓中国近状有极大之危险，有心无灵，非基督不足以救济，云云。散会已十时，伯涤、子新已就寝。雨后有月，景色绝佳，可游夜湖，惜已迟也。

二十六日 阴，晴。今日因有礼法教课适及洋装，乃整十年纪念旧服一包至校。第四时授课兼演习。在校午膳后，四年级日文演读，余亦有所心得。二时开教生实习批评会。以修身课应由余主席，诸生所陈尚得体，而以夏丏尊所批评为最有价值，余褒之，勗教生并以勉附校诸教员。即散会。与公冕、致和、赓三等庭球运动，时子新、伯涤亦来校。稍谈，偕子纯、丏尊返余寓便晚膳。商会顾、王招宴，不愿去，默辞焉。

二十七日 雨。本拟与伯涤游静寺，顺访孙玉叟，不果。九时赴校，集历年各照片，编制绘叶书。戊申开校时，余、邵连城等暨教务长满任与王孚川及日本人中桐铃木、吉加江等送别纪念片均在，不胜今昔之感，而自我少老之差，如出二人，几不相识，更可慨也！将午，鲍乃德、温佩三来校访谈，有劝教气味。余对于宗教固不反对，惟教

育者之身分，宜中立而能利用可耳。下午三时至吉祥巷省教育会，为汤氏事集管理员五人商议方法，决议将证券托中国银行保存，并推阮荀伯起草，拟管理细则。五时返寓，知伯涤、子新往大方伯协和讲堂，听艾博士演说，归云图穷而匕首见，该博士亦徒劳也。

二十八日 雨。星期。晨起，栽花剪蒲，妻女为我助。今午，宴艾迪于葛岭。十一时先至大方伯青年会晤聂潞生君，稍谈，余即径至葛岭。时，雨霁，万绿鲜明，倍胜于平日春湖之最好处也。艾博士外，客有聂潞生、温佩珊、鲍乃德、秦吉人、孙玉仙、袁道冲、阮荀伯、龚味生等八人。下午又有演说，二时即撤席。余亦顺至协和讲堂，听其一段，全是对教徒口气，因托故辞出。即晚，郦赓九招宴于聚丰园，同座皆明远社友之为议员者，盖为诸暨中学补助费事有所作用也。九时归，伯涤尚未睡。

二十九日 晴。上午在校，无课。致（至）附校视教生实习。又招月溪照相，摄校景数张。返寓午膳。赴法校授课，三时回，集碑拟制十周年纪念笺，得数种，录下：

十年教训　（孔宙碑）

清和十周，明远万岁　（曹全碑）

明远纪念　（峄山碑）

建校十年　（天发神谶碑）

第一师校十周纪念会　（史晨飨孔庙碑）

十年树木　（爨龙颜碑）

即晚，陈一易、袁伯芬、王伯俣来谈，即便膳。盖省议会又开会也。

三十日　晴。九时至平海路视工程，并将朝颜花子交阿林下种。晨间，自家已先栽数十盆，此寓无相当庭园为恨。到校午膳后，授课。二时又与赓三、子亭等筹商纪念会事，时已促，颇急。四时集运动会司令、运动两部开会，决定节目并一切进行方法。傍晚，与同事庭球运动。返寓已六时，伯涤为我双钩各碑已成。

五月一日　晴。晨起，略理案牍。九时往高桥巷郑第吊丧（郑岱生之母）。顺至水亭址访林奎鹏，已他出。即赴校。午后授课。二时，学校园内建明远亭，今日动工，因去一观。四时返寓。又集爨龙颜〔碑〕九字："自戊申建校十载于兹"，制纪念笺。晚膳后，与伯涤、子新并携乐儿，至联桥散步。就寝前，阅教育宿题，纪念会亦拟陈列也。

五月二日　晴。晨起运花钵如故。清和早爽，颇滋卫生也。又集龙门魏灵藏造像八字："光华二五，

庆福万千”，亦可钩制纪念笺。时已十句钟，拟在寓午膳。批阅教育宿题数篇，以充〔分利〕用时间。一时至校，先嘱俞福侍墨，书十周纪念歌屏一堂及略书他件，又仿曹全碑书“明远亭”三字，返寓已六时。子纯与伯涤他出。晚餐时姜敬庐来，商定图案意式。内子咯血，虽属旧病，实不自修养所致，女子固难养也。

三日 晴。九时赴校，嘱轿夫即返寓，便内子就医于王香泉。脉案：肝火上冲，络血外溢。幸非要症，劝其调养可也。第四时本有课，请假返寓。午膳后，与伯涤、子新至清和坊有正书局购石印汉碑数种。余先别，至教育厅接洽留日学生试验事，及为池尚桐探第三科长，尚非其时。顺至平海路省教育会，知金华道属议员公宴新任赵道尹（椒圃），已散席，将摄影。余因请柬误投，不得而知，相见道歉。时大风，晚上门户有声，且雨。

四日 阴晴，有风，温度骤降。今日无教课。九时至校，巡视一周，应修葺处不少。及午返寓。三时，至吉羊巷省教育会，开汤氏捐银管理员会，妥议公约。余被举为管理主任，蔡谷清为收掌，阮荀伯为文牍。五时散会，返。

五日 晴。星期。省教育会开评议会例会。九时至

吉羊巷，先约朱怙生、朱文叔来会，商刊旅行团报告书事。至十时，评议员到者尚不足法定人数，因改为谈话会，决定六月十六日开常年大会。十二时返寓。孙象枢来访伯涤，即共便膳。午后，因乐儿屡要到西湖钓鱼，即与子新、涨儿偕，步行至平海路河畔，持竿者有十余人之多，互谈得鱼情状，均以走水，不易钓。坐逾二时，仅一人得小鱼一尾，因羡而待，悉静之功可嘉，亦修养之一式也。伯涤他适不来，故不雇舟下湖，即返寓。双钩纪念笺共十种，“光华二五，庆福万千”稍有不妥，遂废弃。除前记六种外，“十年树木”亦不用。其余如左：

经十年如一日　（鲁相乙瑛碑）

立纪念乐教育　（礼器碑）

第一师校十周盛事　（鲁峻碑）

十周大会　（西岳华山碑）

六日　晴。今日为立夏，例秤体重。余有百零二斤，子新多余七斤，乐儿廿九斤，葵儿八十五斤。内子以病之迷信，谓从前因秤不吉，故不驾。九时赴校，接洽诸杂务。又至附校，视教生实习。返寓午膳后，赴法校授课。有一学生曲肱作睡状，即呼斥之，以肃其校风，并对全体略施偶发训话，固伦理教员之责也。课毕出，有黄生要余讲

演，诺之，约下星期五。余即至浙江银行访何敬安，为汤氏捐银理储事。又顺至湖山新旅社访陈一易，花市路访黄漱园，均不晤。便到平海路，无一人作工。盖今日为立夏，杭州俗例百工休息，故新市场一带，游人如织。本拟赴公署，恐舆夫不支，即返寓。伯涤今日稍不适，余亦腹涨（胀），以面当晚餐。黄梅将至，天气不良故也。

七日 晴。上午九时，赴省公署访沈季宣，为胞弟事。因闻塘工局将开办，报载日前且已出险，或可促进实行，请其试用。而门役复我，云尚未起，即至校，奉以书，未知可有希望否。在校午膳，授课二时。明远亭今日已柱立。傍晚，呼学生郑蔚文、李唐，授以教育修身大意，嘱其以自己思想补充，为学艺会之预备。返寓已六时。晚膳后，子纯、子亨来谈，得致和条，招饮于宝昌，不别而去，即与子新、伯涤、涨、乐两儿追纵（踪）至该处，相见而笑，立饮一觥即回。

八日 晨阴。今日第一时有预科修身训话，月例一次。拟题为《决心继续之修养》，另有教案。俗云砻糠做绳起头难，但知起头而不继续，则一事不成，岂足为训。人生贵唯一之决心，无限之继续心。盖一人只因做一事，故曰唯一之决心。预

科生入校不久，以坚其志，为训话之方针。午膳后授课二时，明日又有一年级修身训话，且须举行国耻纪念事。四时返寓编稿。即晚，与丐尊、墨君公宴曹慕官于协顺兴，又约伯涤、子新往第一舞台观剧，张国斌演《刺媳》与《潞安洲》双出，小达子演《南北和尚》，足动人。现身教育我不如老伶也。返已十二时，天雨过。

九日 雨，甚寒。今日为国耻纪念日，天人同感。八时，轿夫未来，雇车至校而逾时，不胜自疚。下午一时，集全体学生施临时训话。“国耻”，“国耻纪念”，习以为常之口头禅，何补于事！不能拒其条件，不能与其战，此可耻之结果，而非可耻之原因。吾辈不必从结果求雪耻之方法；须从原因求雪耻之方法。国家何以无力？由于国民全体之劳力与生活不能充分，而各种事业遂不能完全发生效力。譬之皮球，气不足何可竟用乎。吾国人之可耻者何？日本人之所以致吾耻者何？非军事也，非法律也，其国民全体之勤勉使然也。原夫勤勉非例外之苦事，不过劳力与生活值而已矣。例如购物，有所谓值不值者，即所费之金钱，对于所得之货物能否完全发生效力耳。余于此次旅行日本，过奉天，以两处之旅馆相较，可为日本与我国勤勉之揭证。我国人工与物

价决不逾于日本，而所费较大，而实际之待遇、设备则相反比，此何故欤？我国之金钱不能完全发生效力，国家之事业何一不然！反省而论，我辈所处之教育事业，虽云清苦，而所费之金钱，决不敢云完全发生效力。姑不必训学生，宜先自训。为校长、为教员比较为学生容易有可耻之事。劳力与生活不值固可耻，不能以身作则更可耻。人非圣人，孰能无过？以理想的标准论人，孰无可耻。余亦不倡此过高之论。平心自问，开校任事迄今，对于校长之职，可谓无可耻之事；而对于兼任教课，则有所不安。虽以他义务事业之关系，亦不能抵充。何则？前例购物，商店以甲货为赠品，而于乙货增利，亦非正道也。呜呼，国耻何自而成？合国民全体可耻之事有以铸成之。纪念之，自念有无可耻之事，是为雪国耻之根本方法。学生立听，颇有精神。并嘱下午教课休讲，以志沉痛，人人切实为十周纪念勤勉筹办各事，即令散。二时，续开全体职员会，讨论训练教授实施状况，五时始毕。即至湖山旅社访陈一易，又不晤。顺至杭县路访李俊夫，为大学建议案事。李为审查股长，据云可望成立。俊夫寓韩靖盦家，便往谈，以小影一、集昌黎句书册页一面交于余，可征此老怀旧之殷，纪念会之举

固不可少也。

十日 晴。伯涤欲游南屏，约下午偕去。九时至湖山旅社晤陈一易，据云今日议会休会，因约其同游。余即赴校，第四、五时授课毕，即至平海路教育会，先后会齐子新、子纯，又有孙象枢均同去，雇棹逆风，到净寺已将四时。陈一易胆小，畏舟动，余故荡之，相与一笑。余至净寺虽数次，未遍游，内颇曲折。知客和尚名长清。记得该寺方丈鸿定去年曾有柬邀斋。大殿新建，尚未竣工也。未几，别出，往两浙节孝祠访孙玉叟，赴沪不晤。此祠名以两浙似有未妥。归棹已夕阳西下。余自南屏山砌间拔沿墙草数枝，特植于平海路会所，他日蔓延壁隙，亦一好点缀、好纪念也。适教育厅有人在会，为明日考试留学生布置试验场，即嘱阿林为之预备。返寓已六时余。今日并未多走，觉四肢甚酸，稍有不适，八时即寝。

十一日 晴。今日之江大学等六大学在杭开联合运动会，全体学生往参观。余与子新乘九时十分车至闸口，步行至该校，已开始运动。六大学者，南洋、东吴、金陵、约翰、沪江、之江是也。惟南洋大学即交通部所办之工业专门学校，其余皆为教会学校。查工业专门学校即从前之南洋公学，

前以唐文治（蔚之）为校长，今日内部组织不知如何。此等专门学校，不隶于教育部，而归交通部，且独与教会学校为伍，不得不引起吾辈之注意。上午皆预赛，南洋颇占优势。十二时休息。余与子新出，偕张萍青、斯馨吾、叶墨君等乘车归。天气颇热，身有汗，即往沂园洗澡。又顺至梅花碑文华斋，托其办砚石三件，为纪念运动会奖品，即返寓。

十二日　晴。星期。九时，至吉羊巷教育会与竞明晤谈。因竞明与光甫均他兼事繁，有辞职之意，教育会之用人难矣哉。返寓午膳后，送伯涤至城站，乘特别快车回沪。妻女等游楼外楼，余与子新亦上去，一无可玩，小坐即返。晚上，拟选送留日学生考试代数试题。明日余为襄校拟题较易，希其多及格。闻应试者仅八人，何其少也。

十三日　晴。八时至校。纪念会为期已近，应赶紧筹备。自今日起，各事件主任每日下午四时至五时集议一次。本校各主任及各事务员八时以前勿他出，由校备晚餐。十时，赴平海路教育会，伍厅长在该处督考，余出题即告辞。返寓午膳。知罗飏伯为葵儿喜事来过，已诹吉于夏正九月十二日行聘，十月十六日合卺。诹吉有期，偿债不易。膳后，至法校授课三时，退班，仍赴校接洽一

切。即晚，督军、省长在同袍社宴日本阪谷财政顾问，余亦同座，暨各文武官约百余人。听其演说，首述历经英法战时之如何爱国，末尾自陈既受中国顾问，忘其日本人。矛盾之言，欺谁！不知政府其何以处此也?!

十四日 晴。晨起稍不适，上午在寓休息，批阅教育宿题，又觉头痛。午膳后，与子新同至省议会傍（旁）听。因余所建议之设立浙江大学案列在今日议事日程。有数人故意反对。盛邦彦提出以第一师校为大学，变卖省教育会旧会所，另建师校。何不明事理乃尔！卒之，设立大学案得多数成立，但不知办法如何，再论能否实行也。四时至校，各主任在校晚餐者颇多。返寓已八时。周宅外孙病急，特来告，且要余一去，因即至金洞桥。已请儿科中医詹某就诊，气颇急而多痰。余嘱呼惊医为之摩擦，惟思溥自习西医而无求于病院，余亦不必主张，稍坐即归。

十五日 晴，南风甚健。余稍觉喉痛，天气燥烈故也。八时到校。拟于校庭立一纪念石，镌以“恨不十年读书”六字，自惕以惕来者。石形尚可，自开校以来废卧荒隅，今得其用，当亦感我知己也。午膳后，授课一时，不利于喉，第六时休讲。电招程光甫来谈，嘱其将省教育会干事有更

动情形以新闻表示，使外界先知，以明心迹。盖成见者，将以人之私感累及机关之公谊，亦不得已之手段也。四时，本校纪念运动会司令部开会，同时明远社亦开干事例会。在校晚膳，七时返寓。

十六日　雨。八时前到校。本拟补授一年级月例修身，而申甫已请假他出，令学生习字，故又作罢。校内周巡数次，学校园明远亭已落成，拟涂以兰色，四围皆青，寓青出于兰之意。午后五时返寓。叶墨君来谈，同便膳。晚上拟物理、数学等题，明日留学生第二试，又请余为襄校。此等科学久不研究，且恐应试者学力不逮高等名义，出之以浅易更不易也。

十七日　阴。八时至平海路省教育会主试，顺与伍厅长接洽暑假师范校长会议事，及探问女子职业学校收为省立之可能与否。第二试到者仅七人，费额尚余三人，尽赐及第犹不足。奈三卷不以日文答，归于无效。有感于讲习会之不可不办，拟由省教育会主持之也。即午，张财政厅长(道生)、冯政务厅长（仲贤）、沈杭关监督兼省公署秘书长（季宣）公宴日本领事暨稽核分所所长濑上田边二日本人，假座于本会，余亦作陪客。闲谈中知有留日学生选拔之试，希望者少，渠为怅然，亦

不可测之心理也。三时，至马坡巷法政专门学校应校友会之讲演，题为《国耻之感》。大致分为三节：（1）知耻之基本〔道〕德；（2）可耻之原因；（3）增进人格为雪耻之根本方法。集校中训话稿而成，无暇另编，约演讲一时半。亦有来宾坐听，今日杭报预有此条新闻也。返寓已五时，休息，不理他事。灯下不得已撰明远社社员录序，约百余言，措辞不易，读之尚得体。

十八日 晴。八时，仍至平海路教育会。商科应试者仅一人，且不到。余即赴校，诸务已纷忙，纪念会固整理校务之一方便也。返寓午膳。因买得鲥鱼一尾，与房东半分之，味颇美。二时许，范运枢自沪至，余又赴校，渠与子新往游西湖。傍晚返寓，丏尊、一易来谈，即同便膳，闲谈至十时，不得阅教案宿题，心为之急。

十九日 晴。九时许，与运枢、子新同至校。与运枢面谈大有晋及久大股票事，新旧经济交涉得以结束。旧欠共作五百元立为南京久大允议据，校款五千元，连息共结成六(五)千四百四十二元，当收现洋一千六百四十二元，尚有三千八百元，由南京划汇，余即将股票及一切笔据如数交与运枢。又一千元抵付塘沽久大精盐公司股票，托其保存生发，公私经济分别归清。返寓午膳后又赴校。二

时起学艺会演习，未能纯熟。

二十日 晴。八时与运枢、子新同至吉羊巷教育会，约越川、竞明，拟往西大街看地。运枢本早车行，为此留半天，有相约栽果为终老计。该地去冬余曾去看过，共八亩余，有小屋数椽，价约千数百元。余嫌其地点太冷静，故不在意。及午返寓，知已为他人所有。午膳稍早，运枢乘特别快车赴沪。法校本有课，遣人告假。余又至校，题纪念石，加跋数语："此石弃置十年矣，兹复立之，有徘徊阶除，临风读书之致，留作纪念，以垂不朽，石而有灵，庶无恨焉！"在校晚膳后，学艺会又演习。自今日一星期校课休止。

二十一日 晴。终日在校，各处督率筹备。全体职员、学生颇踊跃任事。旧教职员及毕业生寄赠纪念品亦不少，如式陈列，殊不容易。午、晚膳均在校。返寓已九时。天气甚闷，恐将有雨。

二十二日 晴。上午，纪念会各室陈列分别派学生当番，并对来宾须随时说明。逾十二时，各团体已陆续来校。省城各校均到，秩序颇好。六时返寓。

二十三日 晴。今日开放，一般人参观。自上午八时起至下午六时，男女老幼来者二万余人，于社会教育不谓无补。地方士绅及各机关曾发柬，到者

甚少，无利益可图之事，宜其冷淡，殊可慨也。钱宝晋、王嘉会、叶焕蔚三人自上虞来，即晚在余寓便膳，王、叶不到，闻已有他约也。

二十四日 晴。晨，龚贤明自驿来，九时，同至校举行十周纪念仪式。余述开会辞，大致谓：十周纪念，一则感谢从前旧职员维持之功绩；二则欣望毕业生发展之无已；以人字旋转为锥体，增高增大，勿向尖端逸于消极。喻言颇长，另有详稿。午餐纪念雅集，共百三十余人，觥筹交错，洵开校以来未有之盛事。二时始毕。学艺会来宾已满，即同至礼堂。余述开会辞，以学校与社会之〔联〕络，学与艺之贯通为旨。诸生演习尚有精神。散会已六时余，即返寓，喉稍痛，以六神丸治之，并减饮酒，早寝，以资休息。

二十五日 昨晚大雨，黎明霁。运动会似可开会。即起，又雨。赴校商决：十时无雨，下午一时举行。及午，濛濛未已，而云行甚速，风向亦易。众犹疑豫，余决令准开。未几果晴。奏乐一番，整队。述开会辞，以承运应期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尚秩序，重纪律，心身耳目之感悟，即教育运动之精神，亦运动会不可少之要件。因近日中日交涉，留学生全体归，以爱国之目的被利用，而为害国之方便。本校毕业生潘锡九、陈俊晖、王兆

全、刘毅四人，亦自东归，均在会场，故示此意。各节目依次演行，精神尚可，惟起止进退，终欠敏捷，预备不足。此次，注意分力于展览会，运动会亦难怪其缺点，在审判者与司令、运动二部未接洽，事前无联合会议故也。各年级优胜旗为三年级所得，选手李江城、钟星朗、叶金。十周纪念优胜旗为钱兆复所得，亦为在校三年级生。最后余兴，本校职员赛跑二百码，余亦加入，得及第二，体力尚强，可自慰焉。散会已六时余，六呼万岁！十周纪念会乃闭幕。

二十六日　星期。晴。上午八时至竹竿巷访韩士鸿（昆季），不晤。顺到平海路，余屋河岸工程颇大，且延，不赶紧。电招何竟明，嘱其备礼一份，明日须往萧山吊汤氏祖丧。返寓午膳，小寝二时，连日颇顿。即晚，邀日本归来之毕业生王兆全、陈俊晖、潘锡九暨韩士淑、朱少卿、叶焕蔚数人在寓便膳，意在询探留学生被动情形，并劝其切勿附和，适可而止，早〔作〕返东之计。余处省教育会地位，对于兹事，因思有以成全之也；数日后，拟赴沪，与江苏省教育会协商办法，亦不易措辞耳。

二十七日　晴。今日学校休息一天，余本无课。八时至竹竿巷访韩士鸿。其邻居赵伯葵之房屋有意让

售，余爱其地点适宜，价亦只须二千元以内。姑领观，而小如斗，不能惬意，即返校。因高平南京划款已到，分别将公私本息归清，亲至中国银行入折。惟现水每百元六角，亦不便向高平再算也。返寓午膳后，赴法校授课，讲义已完竣。退班后，顺访林同庄，知萧绍塘工局尚未正式有部复，但云胞弟事必有希望，即归。在寓洗澡自今日始。纪念〔事〕连日劳顿，今日更倦。

二十八日　晴。晨六时半，加舆夫一名至江干，偕夏定侯等二十余人，独放小轮赴临浦汤第致奠。抵该处已十二时，以临浦小学校为休息处，午餐共三席，乘原轮返，四时抵岸，过吉羊巷小坐，与越川略谈近日选举之纷扰，而教育人员且联袂奔走，殊堪浩叹。

二十九日　晴。上午八时到校，与赓三商定四年级修学旅行事，以无锡、南京为目的地，一切查照去年办理。学校园收获补助百元，又由校友会划出四十元，余均自费。巡校一周，至学校园明远亭畔小伫。纪念会用费数百元，惟此亭与纪念石可垂永久。下午授课二时，傍晚返寓。八时顷，钱墨卿来，为浙江大学案商预算，余允其代编，总额约五万元，开办费亦如之，惟议会已零星，恐不能成立也。

三十日 晨阴有微雨。上午至校一转，查部章大学令，拟一预算，约三万数千元，惟闻议会已半途将自散，此案未必能实行也。返寓午膳后，小卧，二时醒，嘱轿夫搭朝颜花棚。天气闷热。晚膳后，大雨雷鸣甚激。

三十一日 晴。晨五时起，略整行李，乘早车赴沪。同车遇董皙芗、何敬安，闲谈消遣。十二时，到振华旅馆，寓五十四号，呼膳后小卧。电招蒋梦麟五时来谈，知黄任之、沈信卿今晚将赴宁，不能晤谈。留学生事，亦无何等办法。以赞而不助，使即返东，为余之主张，托梦麟转述。闻教育部已派代表来沪，不日可到也。与梦麟至禅悦斋便酌，素菜可口。仍返旅馆稍谈。梦麟去，余至东亚公司理发，颇好，用电气洗刷。十时返，知董皙芗、姚竹林、伯涤三人来过，失候为怅。未几，吴待秋来谈，拟再请其画册页数帧，酌送润资二十元。

六月一日 阴。天气颇凉，旅装有不足之虑。七时起，早食素面一碗，尚适口。雇人力车半天，历访周湘舲、张让三、王弁英、范寿康。吾浙留学生事务所在香港路七号。及午，寿康来振华探悉实形（情），已愿返东，先要求教育部取消六月十日之限。余等固不能卸调和之责。同出至高长

兴便膳后，余在寓静坐休息二时。傍晚至怡和余访伯涤，途中遇仲涛，即晚有他约。余与伯涤至禅悦斋，柬邀吴待秋，不来。晚上无事，一人独至对门大舞台观剧，演薛仁贵出世，其第一次投军，张士贵以名同一字，大怒将斩。亦可见权奸之用心，英雄之挫折，殊可慨也。

二日 晴。晨起，范运枢叩门而入，知其同新嫂自甬来，寓新旅社，略谈即去。早食后，至宁波同乡会访张让三，开具节略，请其代撰省教育会建筑碑文。晤钱念老，苍髯而红鞋，好卖老也。议论间，尚有牢骚气，对于留学生事，加以"有害于国，无益于己"八字，亦竹节之脑精（筋）也。旋出，过大马路，便购手表一只，为旅行之用。至新旅社访运嫂，即出，返振华。仲涛携其子来谈，同便膳。余因欲赴苏，乘人力车至北站。本校修学旅行团已自杭至。职员来者为姜敬庐、朱听泉、朱少卿三人，余亦合坐一车，三时到苏州，觅吴郡旅馆而宿。余恶其不洁，改至惠中。是夜，被邻室荡子野妓闹不成寐。

三日 晴。五时即起，至吴郡旅馆，商定上午游虎丘。余雇一驴，因闻距远，约有七里，连日少睡眠，懒于步行。未几即至。途经五人之墓。虎丘虽荒凉，而隐逸高古之致，剑池高塔，确有仙

趣。拾石二归为纪念。本拟再往寒山寺，限于时间即返。余与敬庐先进城游玄妙观，除美貌道士几人外，一无足观。在茶肆小坐，食素面一碗，乘舆至三元坊第一师范参观。余因不适，先回旅馆。六时五分乘车赴无锡，寓新世界旅社。学生到齐后，沽酒助睡眠。是晚尚安，惟觉有臭虫，不至（致）为害。

四日 晴。天气凉。余少带衣服，觉受寒，四肢酸软。早食后，乘人力车出西门，至惠山。未几，学生均至，入惠山寺，门悬有“湖山第一”匾额，此湖指太湖也。稍进，到二泉，坐饮清茶，味颇甘美。有宝华照相馆，即呼至黄公涧，全体摄影。余甚倦，先返。午膳不食而卧，欲购五虎汤不得，未发汗。袁叔畲叩门而来，弘文旧友，稍谈，渠乘船赴江阴。余卧至晚，向听泉借毛绒衫一件，始可御。旅行宁可多带衣服。呼大餐牛尾汤、面包充晚膳。诸君皆上屋顶花园。余早睡，梦见亡母。游子有恙，慈魂不离，可感也夫！

五日 晴。学生全体八时出发进城参观。余独往公园闲步，布置颇佳。无锡创市不数年，经营至此，殊为可嘉。即便乘人力车至第三师范学校参观。校长顾君植之，余旧友也，略谈别出。回旅馆，

阴晴有风，天气实凉，不敢往梅园，裹毯而卧。傍晚，听泉等均返，为余购衣不得，决计明晨先回沪。无锡无他物，购惠泥大阿福，归贻乐儿。

六日 晴。八时别听泉等乘车回沪。一时到北站，仍寓振华，择百零七号，较静。今日尚不食，就近至高长兴，独酌一壶，返振华小睡即醒，已六时。闲步大马路，顺至怡和裕，伯涤不在。电招弁英来寓谈话，知胞妹又将来沪云。

七日 上午晴。晨起，沽粥为早食，即呼包车出。先至十六铺访田澍霖，顺至关桥元孚庄访冯宝时，问岳母住处，渠未明了，嘱其到华安坊一探，俟得其电话，云确已返绍。又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晤蒋梦麟、沈信卿，略谈即出，返振华。天气甚凉，觉腹痛，因购白兰提一瓶，进二盏，颇效。午膳后，有吾浙留日学生魏炳章、姜俊彦二君来谈。余表示意见，劝速图返东。不去、他去、再去三项办法，前二者均不能协助也。未几，蒋梦麟来谈许久。傍晚访吴待秋，扇面已为我画就《秋山萧寺》，尚非其得意之笔。邀其同至高长兴小酌。柬招伯涤，不来。时天已雨，与待秋谈画，颇有兴味，九时别，归寓。旅费不足，电向弁英移十五元。

八日 雨。晨七时，至北站乘火车返杭，十二时半到

城站，有轿夫来接，到家午膳，后小卧，不他出。

九日 雨。星期。今日教育会例开评议会。上午九时赴吉羊巷，未几开会，提议留日学生事件、大会筹备事件及消夏会事件。十一时散会。返寓午膳后，至省议会前十三号访陈一易，渠欲为乐儿执柯，与陈乐书之女缔姻，余哂言年纪究太小，即出。往平海路。河磡不固，小屋墙脚重拆做。李协顺工程尚属认真。又便访青年里阮荀伯，为接洽汤氏事，即返寓。梅雨不已。晚餐时，文龙婶阿阳自驿回杭。

十日 雨，间有阴晴。九时赴校，知四年级学生修学旅行亦于昨晚回来。余拟消夏会简章数条，以利用夏期休暇修德讲学，作高尚之消遣为宗旨。发起此举，实为读书会之一变相。余之苦心，未知有赞成者否也?!在校午膳后，略理积案。三时返寓。陈一易来谈，便晚膳，畅谈吾浙教育之不良，师范教育更有悲观，长此因循，宜无成绩。

十一日 雨。上午在校。膳后授课二时。省教育会开大会在即，明远同人思有所接洽。下午四时，特开干事会，余意本主听任自然，而同人以为责任所在，何可放弃，既须组织，务求公平。区域问题亦不可不顾及，现任师校职员似可暂少加入。众

以为然。即散会返寓。范高平自宁早车来，又以款事周转有所商易，仍以大有晋股票作抵，允以查校款情形再答。陈乐书、陈一易亦来谈，同晚膳，畅论人生问题。

十二日 半晴半雨。高平君乘早车去。余九时赴校。黄梅天气闷倦，腹且不适，亦不愿处理积务。午膳后，三年级授课二时。退班即至吉羊巷省教育会，开临时评议会，拟电教育部，为留日学生事，请其从速解决。又提议汤氏事及消夏会简章，均通过。返寓一转。六时与子新同至钱塘春公饯青年会干事马文绰君赴美，且要余代表会员述欢送辞。略谓留学外国虽已为常事，而在本国已办过社会事业，明了本国情形，而后留学者实不多觏。办事再读书，读书再办事；先生而学生，学生而先生。人生生存期间中，原当多次反复。而我国人尚无此观念。办事者不思再读书；为先生者不愿再为学生。而一般留学生大都由本国学生时代直接为留学生，于本国情形全未明了。归国后，但知以外国现状依样以改造本国，而隔膜丛生。留学之结果不良，其原因实在此。马君此行，可为吾辈宜办事再读书之觉悟，并可为留学事务根本上之纠正也。散会已十时。

十三日 勉晴。今日为端午节，学校放假。余在寓，

不他出。上午，罗飏伯来谈，便请其转询汪宅喜事办法。伊为女媒也。午餐，一家赏节，饮雄黄酒如例。房东绶珊夫人能饮，即晚，携酒菜至余处，欲胜子新，卒及醉，稍失仪，女佣扶之归。

十四日 雨。八时赴校，上午授课一时。返寓午膳后，倦卧片刻。三时到吉羊巷教育会事务所，与竞明接洽开大会事，即归。雨点终日不休，江水大涨，塘工可危。气候不良，霉时之卫生尤宜注意。盆花嫌雨，移于檐下。

十五日 上午大雨。八时赴法校试验伦理学，拟题：《新道德之要义》。该校试事，教员例可不到，余出题后待质问，稍巡视，告学监代督考，先归。及午，放晴。三时至协和讲堂。青年会开学生演讲竞胜会，邀余为评判，其结果：蚕校列首。宗文校去年之优胜者，姿势近轻佻，故不取。五时毕。至教育厅访伍厅长，问留日实习生事。王兆全思应试，惜资格不合。即出，顺至平海路教育会一转，明日开常年大会也。

十六日 晨微雨，继阴晴。今日内子偕乐儿过江返驿，因闻岳母已不住沪，特去省宁，嘱仁宝随去。余上午在寓预备常年大会开会辞稿，大致以会员对本会如何负责为第一问题；本会对社会当然事业为第二问题；扩充本会，研究人生共进，

凡社会之有力者，即非研究教育，亦得有一集合为第三问题。余有鉴于青年会之根源，彼各教会明知以教劝人，不能强使入彀，故于教会之外有青年会之创，网罗一切人才，以达人生共进之目的，却非仅以信教之初步为其作用。吾教育会亦当有此种计划，有比例式：

教会：教育会=青年会：X

此X即所谓第三问题是也。下午一时开会。余在寓午膳后，即至平海路，到会者百七十二人，亦有一部分之雇用选举手，殊可慨也。迨举行选举后，皆纷纷逃席，剩余不过数十人。余提议经费问题，佥以为会费宜切实征收。公决：如迟至大会时不缴，即停止其出席，不能使行会员之职权。所以防止劣等行为之会员则可，究非所以尊重人格之道。评议员选举之结果，仍是故人居多，且杭属特多，余亦不以为然。散会已六时，即返寓。

十七日 晴。上午八时赴校。读乙竹氏《款才教育》，为夏期讲演之主题。吾国近状非提创（倡）款才教育不可。父兄之心理，皆以现行教育厄抑人才，多不满意。行政、立法两机关，对于一般教育尚不能顾及，何暇研究款才教育。此项事业非必依赖行政、立法。余以为非感动殷富不可，一

俟信用确立，不难号召。特组织款才教育社，不受行政、立法之牵制，而能从理想的办理教育，前途大有可为。此余近日对于教育之决心。拟自此从各方面演绎而鼓吹也。返寓午膳后，往中国银行划汇洋二千元于南京久大与高平。又起经济交涉，渠仍将大有晋股票及田地契据暂交于余收管，虽知友，固不可无此手续也。自银行出，顺至平海路催河岸工程，因消夏会不远，必须赶起。四时返寓，预约丏尊、赓三、听泉来谈校务改进诸计划。回思承乏师校已十年，自问成绩无以告人，况吾浙各府属师校成立，小部分之事业，实非所愿。平凡因循，自觉缺乏。拟将校务内部分组负责，余则姑以此为方便，而别图发展款才教育之动机，力求实现。事在人为，努力努力！

十八日 晴。上午在寓阅书数十页，细嚼珠兰，幽香可人。午膳后，步行赴校。因仁宝去驿，向轿埠添叫一人暂当一日，皆不愿，亦社会生活不勤之一端也。授课甫毕，子新自西园来电话：已约一易在该处茶话。余即往。阅报，知陆建章为徐树铮枪决。人事至此，伊于胡底！杀人、自杀不知凡几，何足道哉！既而夕阳西下，即同至西悦来便酌，酒肴俱佳，惟有一杯浮死蝇，颇嫌。炎暑

少去为是。

十九日 晴。上午先至吉羊巷，何竞明尚未来。因伊已辞干事职，昨函求交代，而继任者余意中惟张葆灵一人，未知愿就否也。又至李协顺营造厂，谷卿不晤。便到平海路一转。返寓午膳后，当赴校授课二小时。颇热，满身出汗。四时返寓，雷雨一阵，庭花尽偃。即晚，陈一易、陈乐书来为满儿缔婚事，已将行问名之礼。余仍思以夏丐尊为女媒，因即电请其来寓洽谈。

二十日 晴。上午在寓阅卷，且须参阅宿题，费半天，仅经二十余人。午膳后赴校，预嘱俞福侍墨，挥联数副。乘时，各同事出纸索书者又来，实不胜其烦。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，提议教课改善，拟将甲乙两组分别办理。有升学希望者，加授英、日文，亦英才教育之一主张也。六时返寓洗澡。

二十一日 晴，好炎热。晨起阅试卷，可嫌之至。九时，至弘道女学校参与毕业式。先是该校校长西女裴有函邀余讲演，不得已以女子之职分与人生之关系，大略讲述一通。座中多老妪，恐未易都解也。式毕，已十二时。本校第四时且有教课，嘱俞福及时告假。返寓午膳后小睡，醒已三时，口甚燥，进茶稍多，而腹胀不适。灯下又阅卷，

至十时就睡，月到床前。

二十二日　晴，闷热。上午在寓，四年级宿题始阅竣。午膳后，即赴校书记处办毕业事，颇忙。省教育会干事一职，竞明去后，尚未得人，为焦灼。欲试者未必怀才。惟此事关系于教育会进行甚大，余仍注意于张葆灵，渠因纸厂事未能即脱，宁可留待也。四时返寓，无他事，嘱轿夫施肥料于庭花。

二十三日　乍晴乍雨。今日为星期。八时访墨君于其寓，而已赴校。即至女子师范，稍谈，出至葵巷，与罗汹洎商洽数事。顺往平海路，医校诸君在会所补验体格。河岸工程不日可竣。满地刺苋甚茂，嘱轿夫摘其尖，归佐午膳，味颇美。午后雨不止，朝颜花又移于檐内。灯下拟集句书赠天津旅津公学十周〔年〕纪念，未就。

二十四日　天色如昨，俗所谓二霉是也。上午赴吉羊巷教育会，干事一无人在。即嘱阿友至十五奎巷速何竞明来，商洽会务应进行及注意之处。余发电到张葆灵，待两月可来否？奔走者多，人才实不易得。闻今日为众议员投票之期，欲图当选者，自资既须万金，而所谓交通、安福两系且各有接济。他方面，前参、众两院之相识者，均已联袂赴粤，不知演成如何恶剧，殊堪杞忧！午膳

后，赴校偿笔墨债。旅津公学一联，集碑不能成，请子韶随便凑得十六字：

两浙英才怀来旅次

十年教训誉重津门

二十五日 梅雨连番，可嫌。九时，赴省议会前访陈一易，为满云婚事。绍属五、六月不举行，近来杭俗亦不拘。姑俟内子返杭再定议。顺至平海路，又到李协顺营造厂，催速了工。返寓午膳后，即赴校，授课一时。天气颇闷。四年级毕业成绩已核定，首名张均金，亦甚得当。自三时，继续挥翰，草率应酬，实非所愿。求者不诚，贸然以大纸索书，侍墨亦不堪其苦。非图限制之法不可！

二十六日 晴。上午九时赴吉羊巷，与光甫、竞明接洽开评议会事。便往中合公司访叶品三，托其代办省教育会联合会纪念碑。又至中国银行，蔡谷清尚未来，遂即返寓。宋知方候坐，余托探询乐书之子，在宗文肄业，据云品行、学业均尚可，名乃燕，年十八岁。雀屏或可中选也。留知方在寓午膳。天气颇热，不愿赴校，朽寝至三时。将欲他出，赓三、听泉来谈，关于校务有所商议，留其晚膳而去。

二十七日 晴。九时，赴平海路，柳荫间始闻知了

声。有祝凤楼不期而至，为新闻报经费有商于余，婉绝之。候李谷卿，不来。赴校已十时。途经永福巷，有召租户，入观，不合。将午，赵铁生电告：王寄师已到杭。因即返寓，午膳后稍待，嘱與夫迎寄师来。傍晚，陈一易亦至。六时，内子、乐儿自驿返杭，满儿婚事遂允决，并请王寄师择于夏正五月二十四日行纳征礼。

二十八日　晴。太阳可畏。九时，至医药专门学校，参与毕业礼。校长钱泽人欲余演说，临时敷衍。大旨劝医生研究精神科学。医之效果，不特在药与病之间，实在患者之信仰与医生之道德之间。医有病之人，尤须医无病之人。以医无病之人之法，亦可医有病之人。教育伍厅长等均有演说。式毕，已十二时，即返寓。下午不他出。颇炎热。与王寄师随谈人生琐理。今晚始见萤火。

二十九日　晴，炎热如昨。早食后到校方八时，接洽数事。电招毕业生陈兼善、袁喜聪，伊等肄业北京高师，询其池尚同下落，据云已辞去该校之职，现在或已回温州。余属意其任省教育会干事，未知如何。及午，至平海路一转即返寓。下午稍觉不适。

三十日　晴。七时，偕王寄师、子新到平海路观新筑会所，上午周视。今日为参议院投票之日，子新

陪寄师赴马坡巷。余往校，集四年级毕业生开谈话会。十二时返寓。知寄师投票归，询其被举者为黎元洪，票虽废而有以挽救人心者，当不少也。下午五时又至校，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，余述开会辞，隐寓李叔同入山，断绝之送别，非人生观之本义。余兴犹有影戏，余先返。

七月一日 晴。晨车王寄师由沪回去，余因校有毕业式，托子新送车站，余即赴校。来宾陆续到者，督军代表厉，省长代表冯，暨教育伍厅长、陈柏园、王卓夫、何竞明等。九时举行仪式如例。余致训词，即以今年元旦自训一语"为社会作马牛"（岁次戊午，余生于丁丑，故云）为主旨，说明教育者之天职，犹之为儿孙作马牛之天性，数千百年构成依赖儿孙之俗习，恍然为社会作马牛亦惟以社会是赖。余深悔十年间之事业，束缚于立法、行政。今而后，当从社会之光明大路进行。并勉毕业诸生，母校非可依赖，事在人为，各自努力，青出于兰，有厚望焉。全体学生立听，颇有精神。式毕，摄影于十周纪念石之傍。伍、冯诸君均在校午膳而去，余亦即返寓。晚，丏尊来接洽三女茶礼事，因函屬致和之乔宴。

二日 晨有凉风且阴。今日为三女满云（字颖川）行茶礼。嘱俞福及家人等整除门庭。余抽暇往平海

路一转，十时即回寓。冰人陈一易、夏丏尊，陪座者罗飏伯、赵铁生、袁槐卿、黄谷成、罗子纯、周思溥暨子新共十人。席设西餐，觥筹交错，一易成醉梅矣。下午有雨。礼盒返已七时。飏伯等暨外孙等均晚膳，以舆送去。抱外孙有莫名其妙之爱，即所以证为儿孙作马牛不可思议之理，余于社会亦恍然矣。

三日 雨。上午本校有试事，而安定中学毕业式不能不去，因拟题《苦快感言》，嘱俞福送去，请益修、子纯代为更督。八时至安校，即举行仪式。余亦致勉励词，略谓寒假旅行至日，自费生之在东京者，以安定毕业生为最多。其向外发展之意志，殊为可嘉。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，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，颇有其人。西湖之胜，误我浙人不少。中学毕业生之消磨、株守，虽有各原因，而少年老成、三思而行，实为根本之暮气。人生有进无退，得寸则寸。时事之刺激，戒我妄猛则可；因而隐避，实自杀也。十时礼毕即返寓。下午，本校新毕业生来谈者五、六人，询其在校所感，为改善之参考。傍晚放晴。今日为余诞日，治面为夜餐，素食一天，以纪母难。

四日 晴。早食后，至平海路视工程。又至兴忠巷看房子，租价太昂。又至教育厅，为金致和谋六中

校长事，客多，不便谈，返寓后以函达之。又至吉羊巷接洽。数闻齐省长有捐助省教育会二千元之意，须加以相当之手续而已。午膳后，又以客来不绝，不能他出。炎热，天井凉棚实不能省，今日已呼工搭，未竣。晚上，附小教员夏子宣、屠毓渭来谈，历述改革方法。主持者难得其人，无如何也。

五日 晨阴凉。六时，随步至校，误记今日又有试事，同人均尚未到校。余一人绕至学校园明远亭小坐，闻蟋蟀声已在草间。秋风未至，不禁有容易一年之感。十时，约致和同到平海路，并请其临时为消夏会干事，以便助余一切。返寓午膳，举行夏季家祀，子新不明“九位”之意，告以本身以上之三代为受享范围，曾祖父母三人、祖父母四人、父母二人是也。下午四时有雨。赴教育厅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，散会已晚，又与伍厅长坐谈片刻即归。

六日 晴。七时至校。三年级试验教育，拟题：（1）《服从与自律之根据》，（2）《示范与命令之差别》

十时，金致和自平海路电招，余即去，商定石子铺路，嘱春贵承揽。顺至报国寺工校访许缄甫，为池宗墨任教育会干事，因厅中亦欲兼委，仍与

余专任不合。又程光甫，工校本欲聘为专任，池如来，可让其脱离也。返寓午膳后，懒倦，不他出。招朱听泉来，为介绍乃侄宝铣任江苏第四师范图画音乐教员。傍晚有雨。

七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余赴吉羊巷教育会。今日开第一次新评议会，推定许炳堃、朱慰堂、唐小澜、骆憬甫四人为县教育会联合会出席代表。返寓已十二时。顺至梅花碑文华斋，拟购画一幅，为杨督军寿礼，无相当者。下午来客不少。骆若恩自甬来，劝余组织省议会。告以决不作消极之想，乘时再定方针。议会已不能无，惟有心者勿退避。闻近来欲得一议席，非千数百元不可，而其月〔俸〕当仅八十元，三年计之，断断者必不为。余且谓此次当选议员非确有献身社会之热心不可，否则何苦？某某等尝谓现在去做一议员实不合算，余不取也。

八日 晴。晨起在凉篷下阅三年级宿题，烦恼，辄止。赴校与堵申甫谈，渠有辞职意。十时，至平海路呼春贵承揽建一茅亭。及午返寓。膳后又阅宿题，自作之苦。晚间与金甥稚（此次毕业后寓余处已数日）谈李叔同入山事。凉风数阵，卧后有雨。朝颜花之有葩者移入室内，恐被淋不开也。满云今日高小毕业归，成绩不佳，亦便是福。

九日 上午大雨。本拟下湖访客，不得。乘稍霁赴校，各级均在试验。略筹本学年结束事，即返寓。午后四时出，先至平海路一转，网球场工将竣。又至商会访王湘泉，为光华火柴公司汤氏存款事。顺过益新购白兰地一瓶。

十日 晴。九时赴校行终业式。反省此一学年间，校务无所起色。细察学生心理，尚无自律精神，宜稍加干涉。示范训谕之功，固不易见，以空洞人格之尊，转为躐等放任之弊。漫倡佛说，流毒亦非无因。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，可敬而不可学，嗣后宜禁绝此风，以图积极整顿。式毕后，即至平海路，定茅亭址，并拟明日将事务所迁至该处办公。下午四时又去，与竞明、莩田接洽各室布置，略谈即返寓。傍晚，叶墨君来谈。

十一日 晴。上午九时，附属小学行毕业式，省长、教育厅亦有代表到。余致训辞：少年努力之方法，在取人之善。若领人之短以自戒犹可；因而效之，所以流为小人也。吾国人之通病，但知货财为己有，而不知道德为己有。取人之善，舍人之短，少年为己有之方法唯此。浅近之语，即曰看好样而已矣。十一时式毕，即至平海路，拟开井一口，指定地点，嘱匠人承揽。返寓午膳后，

邀王赓三、罗子纯来谈，为改组校务。即晚，同事数人叙于协顺兴。今日为暑假第一日，互相欢慰也。子新亦去。又同至第一舞台观剧。赵君玉演《新荡湖船》，以蚊为题，与小金奎对唱小曲《吸血》讽世。伶人亦有怀抱！十一时归，遇雨。

（缺7月12日至10月16日）

十月十七日　晴。九时到校，不上课。午膳后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又与附校主任陈纯人、汪志卿至钱塘路，因第三部不得不建筑，共壹亩八分，苦不敷用。又到学士路访张国光，不晤，即返寓。晚膳后即寝。

十八日　晴。昨晚有雨声。上午十时前，在寓改绘临渊居图。今日本有教课，因即须赴沪，亦无心预备，只得请假。到校午膳后，略办积务，四时返寓。即晚，阮荀伯大宴新议员于平海路教育会。余因有他事，亦便去作陪。约范耀文访张良楣（名国光，湖北人），六高师同学。又晤戎菽畦。因杭县将办夜班讲习所，余介绍张、戎尽义务，当晚均接洽妥。返寓已十时。

十九日　晴。九时，至大通旅馆访王孚川。有书画数件，惟钱叔苠小帧尚可，其余皆不足观。又至工

校访许缄甫，为戎萩畦事，稍谈，已十一时半，返寓。午膳后到校，四时开校务研究会，提议整顿厨房，五时散。即晚，杭县知事在署设宴，座中均师范夜班讲员。余以当地校长，亦不获已之义务也。任教育学，每星期二时，半年。

二十日 晴。晨七时，乘早车赴沪，再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。十二时到北站，仍寓振华。晤墨君，询开会情形。同膳后，三时至哈同花园。今日江苏省教育会在该园公宴。先游览一周，哈同及姬佛陀亦有欢迎赠品。入席后，余兴颇多：李松泉之幻术、冯斯立之口琴、陆露沙之盂独铃、姚继唐之火棍操，均甚敏活。返振华已十时。

二十一日 晴，暴热，酿雨也。八时，天生（住法界圣母院路西首巨籁达路五百廿五号）来，即将屋图托其佐造。稍俟，余往哈同花园参观乡射礼。以上海之地，外国人之花园，由于目前之时势，而有此事，亦希奇之事而已。十一时返旅馆。即午，庄伯俞、王显华邀叙于小有天。墨君、柏园半席辞，乘快车返杭。下午二时，至西门与会。今日为合组审查会，推余为主席，讨论战后教育三案。余以为研究战后，当先研究战前。以世界而论，可谓战后；而以吾国言，并无战，无所谓后，且不可不以战前之观念，研究世界战后之情

形，则国家主义不容稍懈也。众以为然，改战后为今后。讨论至六时始毕。即晚，沈信卿、黄任之、郭秉文、庄伯俞、蒋梦麟等五人，在一品香公宴各代表。席设中国式，而间有西菜，且有素味，颇精美，器具、侍役均完备。生活之进步有如此者。有雨一阵，散席已霁。

二十二日 雨，阴蒙而不霈。上午，雇人力车半天。九时，至四川路青年会。各代表齐集后，由蒋梦麟导引参观美国小学校。其长处有爱字之精神，而无教师之假面具，曾（？）我国现今教育所当取法也。址在横滨桥，与胞妹寓居甚近（崇福里第六弄壹百十九号）。十时，顺便往访，略谈家感。又至华安坊访岳母而忘门牌，遍寻不得，即返旅馆，已十二时。约吴待秋同至高长兴便酌，持螯已及时也。下午二时，往西门与会。今日为甲组审查会，四时毕。顺往高昌庙，伯涤已出。晤冯仁甫舅，同乘电车，朝北，至振华小坐。到怡和余，晤伯涤，邀至岭南楼晚餐。后，与伯涤同至牛庄路陈渭泉家，拜观王阳明手卷册页二件。据云自天香楼得来，真伪虽不敢必，而两件若非出自一人。册页系奏稿，笔力较劲。卷内有阳明山人铜印一方，则高古，洵非俗品。闻其价值，欲售贰千金。以阳明之真迹，何敢言贵！九

时，余先辞出，即返旅馆就寝。

二十三日 晴。晨，候天生不来。九时，至西门与会，讨论各案已二读。即在江苏省教育会午膳。后，又开会至三时，同往职业学校参观。即晚，上海县教育会劝学所及第三科合并在公共运动场开欢迎会。先有美国人演说商业教育。据云：棉纱入口额有一万五千万之多，占入口总额四分之一。该场房屋亦新建。八时公宴，共五席，又佐以活动写真。回来已十时。

二十四日 晴。晨起，抽闲编教育讲义。十时，至大马路成德丰访寄庵，据云来沪已一星期，略谈即出。又至后马路〔访〕承裕与弁英，接洽胞妹来杭日期。已将午，独行，过高长兴，即便午膳。后到西门与会，自一时直至五时半始散会。即晚，各省代表同人答宴沪上各主人于一品香。九时，顺往题襟馆访吴待秋，又晤丁辅之，略坐，即返旅馆就寝。天生来，临渊居之建筑，据云须五千元以上，其将画饼充饥乎！

二十五日 晴。晨起整行李。八时至眉寿里王绶珊处，顺访金谨斋。九时，乘电车至西门，即开会。各议案均已结束。在江苏省教育会便膳后，合摄一影，即别。乘特别快车返杭，七时十分到城站，遇胞弟子新。伊因局事，与万树芳同寓大

通旅馆。

二十六日　晴。晨嘱轿夫搬物。因喜事，上房拆除。十时，赴校。午膳后，至平海路教育会一转即返寓，颇倦，小卧。今晚，万希成在聚丰园宴客，余亦同座。

二十七日　晴。八时，赴法校上课。缺席已三周矣。退班后，至大通旅馆访万希成，不晤。即至平海路教育会，招二我轩摄会所四面影，拟制明信片。即午，在会宴万希成、锺文叔等。下午赴校，知共同贮〔储〕蓄事未能实行。四时返寓。即晚，陈理卿、丁紫芳又饯万于聚丰园。归已十时。

二十八日　晴。八时到校，授课三时。午膳后倦卧片刻。傍晚至学校园一巡，农作甚稀。以袖镜摄明远亭影。听泉邀至宝昌便酌，为持螯也。八时仍返校，天已雨。

二十九日　阴晴。上午授课三时。今日为水曜，下午放假。余命长林侍墨，略挥宿债。四时，至西桥访傅益修病。即顺往平海路教育会稍坐，无事可洽。近日何竞明为奔走议会选举，光甫亦往探新闻，干事得人之难也！返寓。晚膳前，访房东王绶珊，同至渭业会馆游览一周，黄菊已满架矣。

三十日　晨阴黑。八时到校即雨，终日不霁。上午授

课。膳后，挥翰数件，已不能理他事。因雨不返，在校晚膳而宿。田氏家嫂今日来杭。

十一月一日 昼晴。上午授课如昨。校友会又将开追悼会，亡者四人。余对于任课经、郭敬二毕业生稍有感，因撰联以挽之：

服务我乡，观效独优，多少父老为君惜

（去岁此时，观我虞小学联合运动会，其成绩最优者，为任君所授。）

兼职他处，闻讯致慈，艰难生活使人怜

（知教育厅已委郭敬为缙邑视学，而又闻郭君在本乡智胜公校，曾以函询之。）

书就后，赴平海路教育会接洽数事。议会态度不佳，浙江大学议案无须提出矣。即返寓。房东有菊，邀我自择，因取十颗（棵），而栽于北坞。天又将雨，晚卧后，有雷电，乃收声耶。

二日 雨间阴晴。八时到校，编夜班师范讲习细目。下午，我校与之江学校赛足球。余先归，略阅注意术一书，为明〔日〕追悼会演说材料，以提创（倡）精神的功用，藉收训练之效。晚膳后，至平海路教育会授教育学二时，听者七十余人，尚有兴味。

三日 阴晴，间有微雨。上午八时，至白衣寺，本校学生均已到，即开追悼会。余述开会辞后，先

出，赴平海路教育会开评议会例会，讨论青年团筹备事宜。傍〔旁〕观者多，未易着手，但亦由未明性质。斯时尚须阐发旨趣为要。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。子新自闻家堰来，据云明日因公赴沪；晚膳而去，与戚怡轩同住大通旅馆。

四日 晨雨，十时顷始晴。早食后，即赴法校授课。闻邻场安定中学已冒雨开运动会。退班赴湖滨旅馆，访山东、河南、广东联合会代表，特来游西湖，不晤，已往我校参观。因即往校。又有江苏女子师范亦来参观。午后，往福缘巷张萍卿家吊丧，即出，到马坡巷观运动会，直至五时散会。

五日 雨。今日为本省光复纪念日，各机关均放假。八时，至湖滨旅馆访河南、山东、广东诸客，并托华挺生陪同游湖。余至教育厅与仲文商洽青年辅导会事。返寓午膳后，因雨不他出。即晚，宴客于平海路本会，邀范耀文、张佐时为陪客。散席后，余赴校而宿。

六日 雨。上午在校授课。今日丏尊为父开丧，十一时往吊，即在该处午膳后返寓，已四时，不能他适，预备明日教课。

七日 雨。八时，偕乐儿附轿赴校，授课三时。午膳后倦息。教育厅有电来邀，至平海路会所，介绍王君斑（英国新毕业归来），略谈别去。余约赓

三、听泉至西悦来小酌，托其帮阅检定试卷。八时回校。

八日 雨，颇寒。上午在校授课。午膳后，赴湖滨旅馆访客（安徽教育厅长马）。三时到平海路会所，稍坐即返寓。子新亦在。沽酒〔持〕螯。细雨札札不已。

九日 雨。上午在寓整顿堂室，将为次女赋迨吉也。午后三时，赴平海路教育会开校长会议。至晚，即就近呼面一碗代膳，因有师范夜班讲演。至九时返寓，颇费力。严冬恐不能支也。

十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半，至青年里访阮荀伯，芝麻巷访冯季铭，为接洽浙江大学提案及筹划青年辅导会事。返寓午膳后，偕内子到上城购锡器等奁品。四时返，何竞明来谈，与罗子纯共便膳。浙江议会开会已半月余，今日闻始选定议长三人：周继洁、陈琪、姜会明。

十一日 晴。八时到法校授课。退后，例赴平海路教育会接洽数事，即至校，已午膳。二时，至省议会傍（旁）听，为姜付（副）议长选举不明，双方大闹而散，洵可笑亦可痛也！将晚，往沂园洗澡，便往二我轩，自摄小片已代洗出，较前大有进步。

十二日 雨。八时到校，授课二时。督署有电来，即

赴会议。初不知何事，休讲而往，乃为万国慈善筹捐。余亦不表示意见，稍坐仍返校。午膳后即回寓，整理一切，不他出。晚间，女房东暨乃子等来谈。

十三日　雨。早食后即赴校，第一时已逾十分。二年级修身授孝顺之题，仍以人生为前提，与寻常例谈固不同。连讲三时，气为之急。午膳后倦息。范高平君冒雨来，接洽久大款事，三时别去。余往平海路教育会开各校足球联合代表会，举王卓夫、陈云扉为正副主任。返寓已晚，范君已在。

十四日　晴。九时到校，授课三时，返寓午膳。本拟与高平君同出，忽由教育厅电集临时校长会议，为庆祝欧和平，放假三天，将于星期六晚间，在平海路教育会开庆祝大会。因又赴校、赴会，接洽一切。六时回寓，吴庶晨来，同高平君在寓便膳。收到高平君划洋三千元，尚有千元，约年外归清，校款可无涉也。

十五日　晴。上午奔走大方伯、浙江病院、竹竿巷、三桥址、平海路，为庆祝会事。约定司徒华林、梅滕更、伊藤斌夫三人演说。余亦其一，不易措辞，拟题：《战后之协约》，大意谓：战争者，非徒武力解决，实为文化发展之动机。战后之协约，非武力之协约，为文化之协约。国家已非军

事之单位，本为人格发展之单位，别有用意，别有所协，别有所约。吾国人处此，不可不觉悟也！返寓午膳后，料理嫁事；公私栗碌，人生无奈何也！晚七时半，胞妹自沪到杭。

十六日 雨。今日发奁，家中忙杂不堪。十时顷，抽暇赴平海路教育会筹备庆祝，又甚闹热。返寓已十二时，设席宴冰人。午后四时，雨稍霁，送奁者共三十余人。不及晚膳，即到教育会。伍教育厅长、司徒华林、梅滕更、伊藤斌夫相继至，各校学生均提灯入式场簇立，如秩序开会，颇有精神。余最后演说，以别有所协、别有所约一语，刺激青年，似有力。散会已十时。回寓，内子备细粥一盏充腹而寝。

十七日 晴。上午到省议会报谒周议长，不晤。又至清泰第一旅馆，一易亦已他出。即返寓，指使工役收拾华堂，体体面面，喜气冲冲矣！午膳后，胞妹立索书翰，因谢纶辉将上七十寿，又闻顾竹溪亦有双庆，余亦以书联为礼，集宝子碑八字：

太上立德
长乐永年

即晚，潘子亨、袁槐卿、罗子纯均在寓便膳。八时顷，陈一易来，谈世界和平感想，稍有改革教育运动，不可缓也。记其要义，得机会以演绎：

不谈危急存亡、毋忘国耻，与青年以神经过敏之刺激。

国际亲善，对日不念其旧恶。

兵民合一，玄唱废兵置械，希有尧舜之督军。

历史教授改革观念，一洗从前兵权得失之积习。

立体的国家主义之成立。嗣后世界单位不复强弱，无对待之关系。但勿自弱堕其人格。国民与人、兵与民同一具体。

人道主义与人格主义之共通。

英雄崇拜之过去，人道崇拜之将来。

外患不足借口，内讧何为？拥兵何为？

中国可出一万世馨香、历史上最有光荣之人，即能实行废兵者。今日之为督军者，勿失此机会。

中国内乱，非废兵不能真和平。

废兵先使不能拥兵。陆军官制改革。

十八日 晴。法校教课因事请假。上午到校一转，开支票付校厨，即返寓。午膳、晚膳均已由喜厨发。女客手谈消遣至十一时。

十九日（夏正十月十六日） 晴。今日为次女于归之吉。自八时，道喜者络绎。余亦奔走华堂六、七处。据云省垣中，今日喜事有二百数十家之多。十时开面，午席三，晚席九，亲迎而去，礼仪无缺。余亦欢欢喜喜。惟参家庙时，侍妇例谈以“小姐扰得十余年，告辞了”一语，对我拜别，不禁黯然。双回郎相见，与新婿略谈梅花大团

圆。息灯就寝已二时。

二十日 晴。晨起稍迟，整理一切。杭俗今日新婿来谢席，午间又设宴，并谢账房及房东、姑太太，共四席；便邀本校范元兹等四立会八人一叙。下午且手谈，以为余兴。客去亦逾十时。后半夜有雨声。

二十一日 晴。查喜事用度，共三百五拾余元，远超预算。今日三朝，余与香树侄、涨儿准去过门。十一时，先至段河头顾竹溪家贺寿，即到三官巷汪第，相见如仪。例到新房暂坐。葵儿无语，但问母亲可好一声，聊慰余怀。入席已二时，酒数巡，不拘形式，颇畅饮，且以友谊加入。当晚馔席。返寓已九时。

二十二日 晴。连日稍顿，今日仍不到校授课。上午在寓静息。十二时，新婿、新姑奶奶来，杭俗谓之望静，不忘情也。共便膳，酒醉，款于东床。即晚，蔡谷清、金润泉宴汪叔明，席设饮马井巷，唤土妓侍酒，余初遇，亦不足骇。返寓已九时。

二十三日 晴。上午在寓。十二时至顾竹溪家馔宴。二时到校，稍俟，校友会言论部开演讲会，余特示意以代临时训话，题为：《和平刍议》。即本平面解决兵民合一之旨，演述至一句半钟。散会

已五时。青年会鲍乃德有柬：即晚有美国要人柯兰博士来，特设宴。不能不去作陪，夜班讲习会只得请假。七时，往法院路鲍寓，握手相见。博士此来，与和平会议大有关系，且带有美大总统威尔逊之使命，视察我国情形，其注眼点在国民程度。教育会亦拟联合欢迎也。

二十四日 晴。星期。上午欲他出，为客所阻。午后倦卧。即晚，在寓宴汪叔明亲家，颇畅饮。陪客为沈馥生、蔡谷清、陈一易、朱谋先等。陈乐书、金润泉不到。何敬安来已散席，但其诚意已可表见矣。

二十五日 晴。八时，赴法校授课。后返寓一转，即到绸业会馆。即午，教育会、商会、青年会及银行团公宴柯兰博士。一时入席。余总代致欢迎辞。博士演说中有：即拟发电报告威大总统，中国情形与其宗旨相合，惟望诸君努力，勿使余返国后失信用。其口气亦可慨也。午后三时，往商会开平和期成会。有好事者胡闹，此会无所意义，余不发一言而退。即晚，陈乐书、沈馥生宴汪叔明于虞园，余亦去作陪。连日酬应，明晨又有教课，落夜起早，实不可支。

二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。返寓午膳后，胞妹返沪，嘱香树侄送至车站。即晚，许缄甫、朱谋

先宴汪叔明于协顺兴，余又去作陪。返寓已九时。

二十七日 晴。八时至交涉公署贺喜(王省三娶媳)。甫到校，教育厅有电话来开临时校长会议，为重行庆祝事。即午，沈道尹、伍经陶各厅长暨杭县景知事，公宴日本领事荒井于葛荫山庄，余去作陪。乘此时，国际点缀亦不可少。三时散席，到同袍社开会，亦为庆祝会事。王省三即在该社举行喜事。五时顷观礼毕，即至平海路教育会。何竞明宴客，座中皆明远社友居多。七时，又开各校代表会议，余主张利用学生组织临时通俗讲演团，使国民有所觉悟；否则，徒然热闹一场，亦何益之有！均赞成。

二十八日 晴。上午九时到校授课。今日亦悬旗庆祝。午膳后，一时至平海路省教育会，集各校任演讲学生五十余人，先由余说明此次重行庆祝要旨及演题：

《欧战之结局》

《大中华之国运》

《世界和平之幸福》

《协约胜利之公理》

《今后之中华国民》

《青年团之预告》

《卫生礼法与国民人格》

《劝用国货》

由各校学生分别认定。分：露天讲演，每校一组；会内讲演，每校一人。颇有兴致。亦足见吾国青年之可望也。四时返寓。汪叔明特来辞行，明日早车启行返京，稍谈即去。在寓晚膳后，偕香树侄散步联桥街，各店铺少庆祝形式，盖一般社会尚不知庆祝为何事也。

二十九日 晴。八时到平海路教育会。各干事均忙忙碌碌筹备演讲事。十时顷，抽暇返寓小息。午食后，又到会。各校学生露天演讲团已先后出发。一时，会所座满，即开会。是日，到会所听讲者，不下七、八千人。湖滨一带，五、六处露天演讲，每处环听者亦甚多。直至晚九时后，提灯会将至，始已。余晚膳后，先至城站一转，纷杂异常，提灯者约计近万人，行列到同袍社，已十一时。外宾均兴高采烈，三呼"中华民国万岁，协约各国万岁"而散。湖滨公园又有烟火。余已倦，到寓已十二时。

三十日 晴。今日各校亦休假。九时，至平海路商洽未了事。拟将白话讲稿分交各报馆发表。返寓午膳后，倦卧休息，不他出。晚上，赓三、听泉来接洽明日校中开会，乘此机会提出协济事。

十二月一日 上午阴，继以微雨。今日星期。教育会例开评议会。八时，先到校，集全体学生临时讲话，为慈善协济事，以尽协约之责，令学生分别普募，此时国际上最要之手段也。九时，即至平海路，评议员陆续已到，提议青年团事更宜积极进行，密推各界有心者十八人，为基本发起人，拟下星期日特行集商。午后倦息，数日来颇觉劳顿。即晚，罗斌人补请喜宴于其寓，且到新房小坐，得桂花糖十包而别。

二日 晴而阴。八时至法校授课后，即至校，午后偿笔墨债。即晚，陈柏园、周萍洄等约叙于虞园，发起善交社，以联中外交谊。拟下星期一再集议，推定鲍乃德、陈柏园为临时书记，合外国人四，商界、学界、议会各四，共十六人为基本〔社〕员。此举不特对外有所关系，即在杭各界联络，亦自此始。宴毕谈话多时，十句钟始返寓。若有雨过。

三日 阴晴。八时到校授课。轿夫延误，雇车赶到，尚未振铃。为学校经费计，时钟改早，省用电灯，故第一时颇有为难者。午后三时，江苏第三师校长顾植之来谈。即晚，余与墨君、敬庵合宴之。同座有张道龄、钱墨卿、朱谋先、吴一民等。归时有雨。到寓，见满地瓜子壳，询悉汪

氏新婿暨新姑奶奶又来过也。

四日 晴。八时到校，授课连续三时，胸为之痛。午膳后二时前，到教育厅开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，均从宽议决。傍晚，与墨君、萍卿步至长生桥畔勘地，五时返寓。子新自闻家堰来，宿于此。

五日 阴。九时到校授课。午后理翰事。四时开校务研究会，商定学期试验及协济会全体职员以百分之三为捐率。返寓晚膳后，又为子新、香树写字。天已雨。家嫂暨文龙婶、立潮嫂、霞庆是日返驿。

六日 雨。八时到校，已振铃。授课三时。午后四时，日文读书开始，集附校及本校职员十余人，在楼上领读二小时，未知能继续否？所读书为《新青年团》，希一举两得也。

七日 小雨。今日本校无课。八时至青年里访阮荀伯，请其讲演，并陈一题：《以外交史推测和平会》，尚未允。此题固不易讲。出，至教育厅访伍仲文，请其明日到教育会共商青年团事。又到教育会一转，即至校，已将午膳。下午又理笔墨事。五时返寓，提早晚餐，例至平海路授师范夜班。

八日 雨。今日星期，九时至平海路教育会。即午，青年团发起同人公份在会午餐，讨论一切，决定

名称为：浙江青年团筹备会。略拟大纲，以便起草。青年团之目的，亦经公共决定：以辅导青年，增进知、德、体三育，适应国民生活为宗旨。事犹可为。今日之举，极满足。何敬安以银行长而愿任会计，且首允垫款，尤为难得。五时返寓。长婿周思溥、次婿、次女均在，共晚膳。即晚，孙宋卿邀叙于协顺兴，遣片谢之。

九日 雨。晨起责罚长儿，因有不规之行为。斯时正青年之危险期，自思事繁，不暇注意，拟聘谢丹师来杭，虽需费，亦不得已也。十时，到校一转，仍即返寓。午膳后二时至平海路，今日又为善交社集各界人士，到者数十人，公决社约。数日来，中外上下各界一气打通，不可谓非大得意事，惟视继续进行之力如何耳。六时始散。余至城站虞园饯长婿，将有日本之行，饮酒颇畅。返寓已九时。香树侄先往珠宝巷听马一浮先生讲经，归来，稍谈心性，据云，和尚仅李叔同一人，欲研经修德，当在出家。

十日 雨。八时到校授课。斥轿夫迟来，致逾刻，甚不安心。午膳后，即至教育会，与光甫接洽青年团起草事，拟有四种：

发起青年团趣旨书；

浙江青年团筹备会简则；

浙江青年团施设准则；

青年团团规。

三时返寓，即从事起草，晚膳后继之。已有大纲，责无旁贷，我尽我心。

十一日 晴。八时到校，授课三时。午后，起草二则，脱稿。三时，至平海路，光甫不在，即返寓。即晚，张立（水利议事会会长）等在水利议事会宴客，首座为蔡谷清，谅为平和期成会事，思有所利用。余托辞不去，因此会分子不纯也。六时顷，周思溥来辞行，同晚膳而去。

十二日 晴，九时到校授课。午膳后，学生持墨索书，即挥应。二时，到教育会，光甫起草趣旨书亦脱稿，稍商改，即返寓。今日添雇伙役一人，名长庚，月给四元，因女佣不敷，内子过劳。傍晚，罗飏伯来谈，同便膳。就寝后，内子忽起，将分娩，整备各例守候，至十二时未果。

十三日 雨，甚寒。上午在寓，内子倦卧，无难状，晚年产事或如是。午膳后，二时赴校，领读日文，稍早息，即返寓，又至沂园洗澡。已有衣狐裘者。是晚，余迁卧他室，嘱阿普乳母陪内子，以便呼应。

十四日 晴。八时，至平海路教育会，分配青年团印

刷物事，属创始商议务宜得人，不主滥邀。返寓午膳后，蔡谷清有函来：速赴平和期成会，一时开会。昨有北京全国和平联合会来电到教育会，嘱派代表。余以平和、和平，同为希望而已，何必多生枝节，主张联合商会向本省平和期成会公推代表一人以应。众以为然。三时起辞，又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，决定寒假休课三十天。即晚，又有师范夜讲习，故在会呼鱼面一碗充饥。九时返寓，内子安然，余亦就寝。夜半梦闻呱呱醒，悉十二小姐已落地，即起，知稳婆已至，均无恙。时为子（一时廿分宜为丑），阴历已算明日十一月十三日也。

十五日 晴。星期。晨六时，新姑奶奶来宁，未几二婿亦至。余因有事赴教育会。十时，请阮荀伯先生讲演，题为：《天坛宪法草案概说》，颇有主张。余亦有同意。各校学生来听者数百人。返寓午膳。满桌皆儿婿辈。自思寿及花甲，东床亦成一席矣，呵呵！下午二时，又至教育会，为青年团事讨论草案，到者二十余人。兹事体大，固未易着手，有未妥处，原当从仗（长）计议。约星期二晚，先推萍卿、墨君、柏园暨李俊夫到余寓，商同修改。六时始散。返寓后天雨。

十六日 晨寒，雾，细雨终日。八时到法校授课。十

时退班，即到教育会，拍电于全国和平联合会。因该会十八日开会，虽快邮不及也。赴校午膳后，答发要函数件。三时返寓。内子产后快健为慰。嘱香树侄至汪第，杭俗满月须有新亲约日归宁。灯下编修身教案，题为《父母之责任》，不禁自觉。

十七日 雨。八时到校授课。午后即返寓，静无事，阅教育学，编师范夜班讲稿。五时余，萍卿、柏园等来，共便膳，商青年团标准，较有头绪。今日香树侄晨乘车由沪返家。

十八日 雨。早课如昨。第四时因稍喉痛，休讲。今日次女满月归宁，余因返寓午膳，兼为十二女三朝治面，题名爱红。即晚，陈兰薰宴客于同袍社，余亦去作陪，返已十时。

十九日 雨。上午因教育厅嘱主试留日练习生，故校课以公出休讲。与厅长便谈一切。返寓午膳后倦卧。三时到校，例开校务研究会，无甚要事。六时至教育会。即晚，善交社举行第一次叙会，请美国使署商务参赞安立德暨金陵大学农科科长芮思娄演说，又有实业影片，至十一时始散。满堂共六十人，均甚满足，遵时刻到会，倘无外国人同席，必无此整齐也，可感可慨！安君演说谓吾国人少系统与组织，信然！

二十日 冻云阴寒。晨起编讲稿。九时余到教育厅，阅卷毕即出，至教育会一转，仍返寓午膳。二时步行赴校。舆夫小人可嫌，且为人道亦所不宜，不久决拟改用洋车。今日例有日文讲读，又有琐事，故返寓已晚。灯下阅教育学，明日又有师范夜班也。

二十一日 雨。上午在校无课。赓三闻学生背后之谤，要求积极办法。余以为不必计较，对学生无曲直胜负之可言，仍宜以训谕开导，勿效从前滥用权威，大背教育之本义。而其他职员亦有悻悻者。余故以“人师之患”使若辈反省。惟丐尊与子韶较明事理。今日言教育，难矣哉！午后得暇，书联数件。学生中有寄社之组织，研究石刻，今日在寄宿舍开展览会，因去参视，初学颇有可造者，余略述要求并批评瑕瑜而返。

二十二日 雨。星期。今日为冬至节。上午到校。因有书事，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。

二十三日 阴，冻云，朔风，天将欲雪，较寒。八时到法校授课，十时退班。赴教育会一转，至校午膳。与赓三等谈人师之患徒以法则驾驭学生，固不可也。三时返寓，约墨君、柏园、俊夫谈青年团事，商决简章，较有头绪，共便晚膳而去。

二十四日 朗晴，瓦霜半白，庭中盆水有冰。本周为

第四周，各级修身由主任授课，故今日无早班。九时到校。各师校长将有联合旅行日本之事，余不去，推陈成仁代之。午膳后，随挥数联，已二时，即赴教育会与光甫接洽青年团及和平会各事。四时返寓。傍晚有霰声，终夜又雨，天气甚寒。今日易着丝棉裤，朔风多厉，将下雪矣。

二十五日 无雨无旸。今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，学校放假。上午不他出，悉心编教育讲稿，参考思想之变迁，亦有所心得。下午，何竞明来谈，欲辞职已久而未得人，拟将周报另请沈仲九担任编辑，即以何之薪给分出三十元为津贴。竟明则照顾会务全体，仅受二十元。故余特访飏伯，请其转达仲九。又同至平海路阅报。

二十六日 雨。上午在校授课。午后编讲稿。四时，赴附校开教生实习预备会，讨论各教授顺序。六时返寓。陈一易已候久，共便晚膳。忽校役来，因有窃事破觉，不得已又至校审询详情，犹以厚道顾全为主。返寓已十二时，霰声札札。

二十七日 勉晴。八时到校。昨事牵连颇多，概不苛究。结果，曹显曾、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，季锡澍嫌疑，暂令停学。师学校不幸，管教无方，反躬自愧，应如何研究以图完善，先深思原因以志吾过，教育洵不易言也。即午，周、姜二议长

在谢麻子巷公寓宴客，余亦在座。三时，又至校一转。今日本有日文讲读，因心绪不快，休止。六时返寓。

二十八日 晴。八时赴校，无课。十一时四十分，集全体学生于礼堂，施临时训话：凡不端之行为，皆起于诱惑，继成意志；由意志而成习惯，又甚之加以程度。以道德的判断论，除名者尚未可预以不名誉之称，其原因实有可原，各法则无可宽；此师长之究不及父兄也。嗣后，务望共同积极的改善，敦友谊，存厚道，勿信口雌黄，切嘱切嘱！午膳后即返寓，自制书柜引手。晚六时，至平海路授师范讲习夜班。归时甚寒。

二十九日 晴。星期。上午休息，不他出。午后偕乐儿往清和坊购物。

三十日 晴。八时至法校授课。学生已归去大半。阴历尚未及腊朔，管理何如是宽纵！余仅授一时，即到横河桥女子蚕业讲习所参观展览会，并举行第一次毕业式，例应演说，略谓：今日女子已渐渐为社会中人，仍不可失却家庭中人之天职。女字偏傍（旁），多邪恶之意。孔子且有难养之训。要皆系客观的解说，以难养改作难乎修养。由女子方面主观的解说，如生死异家庭。家庭中人而兼社会中人，确较男子不易为人。蚕之一

生，重在三眠，女子亦然。学校毕业，不过初眠；他日出阁于归，乃相当于二眠；及至儿孙满堂，三眠而为太婆。其间应遵守妇道、妇德，而后天职无忝。杭垣女校中，有自恃不嫁之风，故以此警之。式毕，已十二时余，即在该所午膳。二时，至教育会，为青年团开筹备会，将简章通过。五时散会后，至清泰第二旅馆，黄任初自武昌来，故人不见又四年。即同至西悦来便膳，邀戎莪畦、张良楣（张不到）以叙，同学赓九亦同座，且为东道。九时又同至旅馆略谈而返。

三十一日 晴。八时到校授课。日前本校不得已之办法，心中耿耿。四年级管理法将试验拟一宿题：

学校废止除名之制，于教育原理、管理实际至可研究，试切实各述其意见。

黄任初又来校参观，对于数学教员，颇得其诚意之赞许，尤以听泉为最。十一时同出，至西园午食后，泛棹游湖。余亦多日不到孤山，梅已有蕾矣。五时余归。即晚，请任初在校演讲，题为：《数理化教授之趋势》。近来教育思潮，有教科书合本之主张，洵为教材论之正轨，可使一般局部教员有所觉悟。余因倦，不同赴校，即返寓，灯下稍理家事。

中华民国八年元旦 晴，有风。上午不他出，草拟报

告书：对于教育之主张及改进之意见。四育一元、师范教育一元，为立论要旨。午膳后，二时到教育会，布置善交社欢叙式。四时陆续到者二十余人，随意谈话，五时散。即晚，何敬安在本行宴客，同座皆教育中人。半席起辞，至协顺兴，戎菽畦宴黄任初，余与墨君作陪，十时返寓。

二日 晴。九时到校。昨因应酬，未及预备，又须赶制报告书，故教课二时，临时休讲。午膳后即返寓。今晚与仲文、墨君合宴黄任初，略整几席。四时，任初即来，共谈教育上之意。余所主张师范学校之改革要点如左：

一、国民学校教员之养成与高等小学教员之养成，宜分别办理。

一、国民学校教员于讲习所养成之；高等小学校教员与中学校教员于师范学校养成之。

一、高等小学校教员、中学校教员之程度，应较现行师范学校、高等师范学校酌量增高。

一、各省设师范学校一所，称某（省名）师范学校。其经费由省款支绌，而直辖于教育部。

一、各省现设高等师范改为师范学校，其办法分为三科：

（一）普通科　修学年限二年，养成高等小学校教员，分为二部：1，第一部　中学毕业生入之；2，第二部　师

范讲习所毕业生及其他检定合格之国民学 校教员入之。

（二）专修科　修业年限三年，养成中学校科任教员。普通科修了者，现行师范学校毕业生及检定合格之高等小学教员入之，分为四部：1.史国英文部；2.地理博物部；3.数学理化部；4.图手音体部，普通体操。

近来教材合本之趋势，与教育一元主义甚相吻合，为将来中学校级任制之预备，故分部不宜多，并得视各省情形，酌量设二部以上。但须精神统一，无须孜孜于方法之统一。以纠目前精神不统一，仅求方法统一之弊。

（三）研究科　修业年限一年，不分部。研究教育伦理或哲学为主。养成师范讲习所教育教员及中等学校修身教员。专修科修了者及前两级师范优级选科毕业生入之。

一、各省现设第何师范学校，酌量改为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所，并提倡移设于省垣。

此种意见，明知未易实行，然皆系人的关系，即余所处位置，不允有善自为谋之嫌；但亦不能顾及小人度人之心理，有所见到，不敢默尔，固教育者之天职也。

三日　晴。八时到校授课。舆夫迟未来，乘车而去，尚未振铃。午后，拟进行计划报告于教育部：

一、减招予科，另办讲习所，以养成国民学校教员为本务。因本校有特别困难之点，学生籍贯几遍全省，本区

域内志愿师范者，且甚少，而每年投试者，多至五、六百人。故以此法调剂之。

一、试办第二部。但年限拟增加。

一、教育博物馆。征集各处关于教育上之新考案及各模型，分别陈列，供小学教员及一般创办教育者之参考。

一、毕业生讲习会　使循环来校灌输新思潮，主强制的，不得随意托故不到。

一、教员互习会　以各分科担任之所心得及各志愿之所希求，彼此交换讲习，至丛书出版为最后之目的。

午后四时，日文讲读二时，此事先由附属小学发起，今本校教员亦有加入者，与互习目的亦有关系。六时返寓，严寒。

四日　晴。今日星期六，余无教课。九时到平海路候沈仲九。少顷，罗飏伯电余，沈已赴沪。因即到校。报告书共十三条，尚未竣事。午后挥翰数件。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。余表示嗣后管理学生勿以除名为结局，凡以此事相请者，概不遵办，革去执法校长之心理。惟听泉有悻悻之象，本未研究，无怪其然。学校以外不良之青年，尚有教养之必要，以学生而放于社会，或斥至他校，恕之谓何？教育本务之谓何？五时，散会返寓。晚膳后，又至教育会夜班授课。

五日　晴。星期。九时，至教育会开评议员例会，提议全国和平联合会事件，虽属政治范围，吾辈亦

不可不研究。昨沪报有论说，谓近来太热心政治者，宜稍冷之，而其他之冷淡政治者，宜稍热之，此言甚善！十二时散会。返寓午膳后，与儿辈戏制蛋糕以消遣，并到联桥街散步。

六日 晴。八时到校，先往法校，学生已无一人。午后挥翰，四时返寓。子新自闻家堰来。文龙婶今返驿，而宝田送乳母到杭。

七日 晴，南风酿雪，颇暖。八时到校授课。午后至教育会接洽数事，即返寓。晚膳后，与子新、乐儿等闲步联桥街，购食须多。

八日 晴。亦有早班，到校授课。今日星期三，下午例假，即返寓，子新已去。三时至平海路候沈仲九，未几来，与接洽周报事。又至湖滨公众运动场，设备已妥，与金致和、王赓三等打弹子。六时返，次女来宁，晚膳而去。

九日 晴。上午赴校授课。午后四时，与金致和、范元兹在校庭运动，多日不行矣。五时返寓。晚膳，慈菇下酒，味甚佳。

十日 雨。八时到校。本学期今日最后之教课，自下星期举行试验，将放寒假矣。下午着手整理经济。四时领读日文。即晚，吴庶晨、郦赓九饯墨君、柏园于西湖半斋。该处有萧条之象，想营业不甚发达也。与墨君争论家族制之利害，及现行

师范教育制度之非。返寓已九时。天气和暖。

十一日 雨。上午在校。午后三时，赴教育会开校长会议，到者不多。因今日之江大学行落成礼及毕业式，余以函道歉不往。有鉴于近来酒食酬应太繁，且偏于徒哺主义，我辈实无力交际，拟集同人开设菜馆以作则，取质洁精约之义，名曰：缶蔬斋。有赞成者。最上筵席以四元为限，并提创（倡）素食而略有厚味，亦余偶然之想，盖受酬应之苦痛已非一日也。晚上本有师范讲习，因脊骨稍痛，休讲，即返寓。

十二日 晴，有风，星期。九时，至公众运动场与开场式。官长致辞后，余不能无演说，大致谓一般国民非无公共心，在主持社会事业者不能启发其公共心；与民同乐，徒托空言。小民之心理咸抱苦痛，不免快乐无关之怨恨自来；虎头牌“闲人莫入”四字，实有以养成之。昨闻场外三五人互言“此何地”，看到大众皆可入场，则曰：“这不错了。”轻轻一语，将历来之愤恨与今后之愿望，和盘托出矣。可悟国民之共心抑屈至此！又依余之经验，公共事业不难于创设，而难于维持。吾国之主持社会事业者，能忍受公共损害之心，亦远不及他国。或有破坏，在所不免。其非出自故意者，而斥令赔偿，大为公共事业进行之

碍。赔偿以使其损己，使其觉悟，此为方便；以引起公共心，实南辕而北其辙矣。深望此后办公共事业者，于相当范围内，宜增加忍受公共损害之心，亦即所以提创（倡）国民公共心之一道。闻者鼓掌。十二时返寓。午膳后，何竞明来，偕往皮市街访沈仲九。稍谈，余别出，至三官巷汪亲家，明日乃女出阁，先去看看。四时又至公众运动场，与伍仲文、陈云扉等庭球运动，以资提创（倡）。入场者甚多，且有通俗讲演，洵吾浙公共开放之首事也。晚膳后早寝。购万应膏以疗骨痛，老象耶！

十三日 晴。九时到校，拟试题：

良心起源论（四年级修身）

灵魂之解说

Hume与kont二氏论认识根源之异点（四年级哲学）

教育可能论（三年级教育）

因明日有事不能到校，托庚三代为督试。十时到三官巷汪亲家道喜，即在该处午膳。叔明在京，故男客不多。二时到教育会，为青年团开会集议筹备。因墨君、柏园将赴日本，即以筹备会名义公饯，并托二君顺便调查青年团办法，公决星期六在浙江银行再商进行方法。五时散后，又到三官巷一转，即返寓。

十四日 雨。不赴校。九时至平海路，预约光甫接洽青年团筹备事，所撰趣旨书稍加积极方面意思。十时，至城站旅馆道喜，状元弄郑氏因家中有丧事，故在该处举行。即出，至四宜亭佘镜波家道喜，军界熟人颇多，即在该处午膳。镜波为十年前两级师校同事，今已娶媳，且拥资安乐，新筑僻静，我不如也。三时别出，至教育会，开汤氏捐银管理员会，到者仅蔡谷清一人，将中国银行结单交来，收数尚不多。即晚，在会与缄甫、文渊公饯柏园、墨君、敬庵、纯人，谈去年寒假旅行情形，以供参考。返寓已九时，雨未已。

十五日 阴晴。九时到校。一年级修身试验拟题：《本学期所聆修身教材及各训话中择其最有感悟者历纪之》。此题可使学生各自发表，尽其所长，且可默察各生趣旨，可为广义之试验；原当如此。在校午膳后，商议八年度预算编制法，及阴历新正学校开放事，居住省垣各职员能尽义务，格外热心，方能实行，否则亦只得作罢。三时返寓，稍息，往城站沂园洗澡。近日来体倦、脊痛尚未已，若有感冒。晚餐有荞麦饺，不敢多食。十二女爱红已满月，内子主馈如恒。闻悉周子豪亲家已得署江西贵溪，可慰。

十六日 晴。九时至皮市巷访林同庄，因昨晚渠来，

余已睡也。即出，至校。午后，二年级修身试题为：《寒假回家如何实行关于家族之修身教材，试预述之》而叶天瑞答曰："余均已行于未听之先。"此生固休矣，而余亦受一刺激，不可不反省。

一月十七日 晴。晨大雾。上午在寓阅试卷，不他出。午膳后，即赴校，筹备《青年团》缘起，修改付印，加"青年团成功之后，方为诸事业收效之初；青年团普及之秋，始呈各地方太平之象"数语，其趣旨简而概矣。三时，领读日文。即晚，朱听泉在寓饯柏园、墨君、敬庐、纯人，余亦去作陪。归时有雨。

十八日 阴晴。北风甚厉。上午不出门，阅三年级教育试卷，优等者极缺乏，且国文亦多未妥。午膳后小息。三时至校，集居省城之本校职员，筹商阴历新正学校开放办法，决定初三至初五另印年画一张，附以日历，画题为"学校与社会之联络"，并任意捐资，以充〔印〕刷费，多多益善，凡来校参观者，拟各送一张，此事亦属创举，开风气之先者。四时余，至浙江银行，为青年团事开会。即晚，在该处公饯叶墨君、陈柏园二君东行。返寓已九时，甚寒。

十九日 晴。早食后赴校。今日为星期，上午本不放

假，因试验中无规定学校行事，故职员亦无几人，且已有回家者。十时，到教育会，扫除一室，寒假中拟于日间至该处，以避家中儿女之嚣扰。返寓午膳后，阅试卷，诸生之述感悟者，多为从师之道，岂投吾所好耶！随阅，又得二意，可为教材，记之待授：

为师者决无居奇留秘之事，不若卖艺者之欲留酒碗，斤斤计较。故师生之间，绝无权利性质。

师生相距惟一级。喻以距离，适在前而不在远，故昔日之师与今日之师不同，远则信而从，前则从而信。昔日之师，先信后从；今日之师，先从后信。

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。重裘犹寒。

二十日 晴。八时至西园埠，雇舟至南湖俞庄，吊丧俞恪士（已故）。风健，往返逾二小时。归至平海路教育会一转。下午到校，稍理本学校结束事，即返寓。

二十一日 雨雪积寸。九时到校，稍俟，行终业式。训辞大致述师生接近之不易。在校午膳后，返寓一转，即至紫荆桥朱听泉家道喜（朱宝锐娶妻）。五时，至湖滨旅馆，访吴励忱（名清林，高师同学，现任奉天高师教务长），略谈奉天情形。余谓该省教育不可不以全国精神维持之，否则不能抵制日本也。即晚，伍仲文邀吴在西悦来便酌，

缄甫、季铭均在座。归寓已九时。

二十二日 阴晴。薄雪。八时到校，学生已无几人，约子亨、公冕、光甫、致和、赓三、挺生等泛湖，先在西泠印社高处赏雪饮酒，后绕孤山探梅，已见天地心。又渡过对岸，由玉佛寺傍新辟一径而上，到初阳台而达葛岭。晨出满山犹白，归时已融尽。午后稍有寒旸也。顺至教育会小坐，即返寓。

二十三日 雨。学校均已放假，家内儿女扰杂不堪，自今日拟至平海路教育会特辟一室以避静。八时，往学校一转，略携数件文具，即到会。先将建筑收支一切余所经手，编制报告。傍晚回寓，灯下偶然兴到，刻辅导青年团图章一方，屈指已二年不奏刀也，印花如后：辅导青年

二十四日 雨。八时，迳至平海路，编收支报告，尚未能竣。及午，金子和、余吾生来谈，同赴西悦来便膳。又朱文叔、朱佐生亦来会，且拟暂住数天，促编去年寒假旅行报告，至返寓已五时。今日为送灶日，例有粉团，尝其一。省垣中不闻爆花声。

二十五日 冷晴。九时，至学校一转，略理未结事，即至平海路。午膳后，二时至教育厅，各师校长将赴日本视察，开会筹备，而伍厅长必欲为临时

主席，亦太重形式也。四时散会，与飏伯、萍卿、仲文至教育会庭球运动，又同往长生柳畔看地，至西悦来小酌，并谈教育制度改革意见，同心不易，殊难着手。

二十六日　雪积白。九时，至皮市街，访刘大白，请其任《青年团》编辑。即出，至教育会，各师校长为旅行赴日开预备会，集视察标准，余提出数条如左：

一、师范学校之任务，与其他学校不同之点。

一、学校以外之教育状况。

一、学校之课外事业，及与社会联络之方法。

一、社会风俗。

余有鉴于从来之视察教育有偏颇之缺点：

一、以自己之职务为视察之标准。

一、视察教育仅求诸学校。

一、视察学校仅及教课。

此皆演成局部思想之原因。故特提出前列诸条以纠正也。即午，由会公饯，对雪把盏，颇畅。下午二时，又至校，为新年开放事，集商一切毕业生与在校学生，拟合演新剧，亦不妨试行。返寓已六时。

二十七日　上午飞雪不已。今日为先父殁日，故不他出，依例举行家祀。膳后二时，赴教育厅，为新

正县视学会议讲演事，余认“最新教育要义”，拟介绍“动的教育法”与“人格教育之说明”。又须编稿，寒假尚有暇乎。六时始散会，返寓。

二十八日 阴晴。八时至校一转，无人可接洽，因即赴教育会。李俊甫来谈，同午膳。闻齐省长有不返浙之风说，西湖滨又将有动机耶！二时，约光甫、挺生步行至清和坊梅花碑，思岁阑或有相当旧物可购，一无合意，路甚泥泞，因即返寓。晚上略阅教育法，就寝已逾九时。

二十九日 雨。上午不出，赓三来，为接洽八年度预算事，准照专任编制，实行与否，责不在我也。今日阴历已二十八夜，因将父母之像悬起，度岁之职务，如此而已。晚上，编教育法讲稿数页。霰声不已。

三十日 雨，昨晚又积雪，而未得盈尺之喜。九时，到教育会，与刘大白接洽《青年团》出版。赴校午膳后，本拟试演新剧，因未能熟练，只得作罢，即返寓。

三十一日 雪约积三寸，甚寒。今日为阴历除夕，料理年事已妥，讲演稿已编就，预计三十张，正如数。下午，至房东处闲谈。即晚，集家人治餐，醉饱。

己未年

（1919.2.1.—11.15.）

二月一日　阴历己未元旦。晨起，焚香祷天地，儿女等贺岁，勉以读书上进，虽例，终亦相当于敬虔之仪式。在房东处午膳后，同游西湖，计大小共十八人，景色绝佳，六时始返。

二日　雪，晴。九时，到教育会，今日为第一星期日，开评议例会，到者不多，改为谈话会，亦商定数事，十二时始散，返寓。次女暨汪婿来拜岁，家人共满席。午后掷状元红，余盈数百文。天气甚寒，呵冻不成书。

三日　晴。上午八时到校，今日始开放游览，为图与社会联络起见，略为设备。因天寒路冰，来者不多。在校午膳后，三时即返寓。即晚，宴明远干事共十余人，颇畅饮，又手谈消遣。余悟麻雀仅百数十张一式尚如是之难，人民四万万之多，性

质且有变更，而齐一教育之不能实现，与牌数难易相比例，教育之动的见地，如求平符，视吾辈之手段熟练与经验，其理相同。十时余，始各散归。仲九与大白亦来，《青年团》五日刊，校样已就印，即可出版也。

四日 晴。九时，带乐儿到校，今日天气较朗，游览者较多。亦在校午膳。三时返寓，房东宴次女与汪婿晚膳而去。

五日 晴。今日为先母生日，例行家祭。上午，到校一转，挺生来，《青年团》已出版，余亦已撰《青年之观念》一篇付刊。因无意谈话中闻得某君“我们不是青年了”一语有所感：自悲非青年，自诩非青年。我们都是青年，易自悲为自警，易自诩为自勉也可。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，起预算公文稿，略整行李，明日偕内子赴沪也。即晚，金子和、余吾生招宴于聚丰园。

六日 晴，晨无旸。九时，到校演习新剧，余因他事，十一时即出。午膳后，偕内子、乐儿乘特别快车赴沪，到南站已九时，天微雨，即雇人力车至振华旅馆，寓六十一号，电招冯宝时，明日共谒岳母也。

七日 雨。晨起已八时，候宝时，来已将午，同至先施公司游览，即在东亚酒楼便膳。后，内子偕宝时

赴华安坊谒岳母，余因江苏教育会为请还赔款兴学研究会开会，分道到西门，晤梦麟、信卿等，谈至五时，雨未已，雇车返振华。未几，内子亦来，即在旅馆晚膳，不能外出。

八日 朗晴。早食后，偕内子、乐儿同往永安公司购物，十一时返振华一转，即同至华安坊谒岳母。在该处午膳后，又别出，在振华稍候王弁英来，同游新世界，有新造地道，红男绿女颇多，上海之新年景象也。弁英又邀至老半斋晚膳，余又答邀至天蟾舞台观剧，青衣尚小云尚可观。

九日 大雪。自晨八时，白战不已，而内子定今日返杭。斐村、宝时于十时顷来，托宝时偕内子先到华安坊岳母处午膳，即由北站上车。余与斐村至间壁品香楼便叙，对面本为海上题襟馆，今似重修召租，不知吴待秋迁至何处去也？食毕，仍返振华，电招厚载来，谈有关人生问题，据云阆哥之子济美，小名阿善，近颇得意，将为新创志丰庄经理，以“谨勤从事，以图永久”八字为庄训，可知商界不无修养也。五时，与斐村、厚载同出，至高长兴小叙。时，雪始霁，余稍喉痛，不敢多饮，返旅馆即就寝。

十日 快晴。晨起，缮发数函。往外购物，顺至怡和余访表芹，初知仲涛、张伟均在沪，因思难得一

晤，即乘电车到高昌庙，伯涤亦将起，均相见。午膳后，二时，径上新宁绍，客甚拥挤，是日报告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，新年多碌碌也！同房遇罗甥炎林，名然，字秋樵，据云系韦叟所题，谈故乡情形，不致寂寞。风平浪静，安眠如常。

十一日 晴。未黎明，已鸣汽〔笛〕进镇海口，余从容俟他客登尽，雇舆进城，至醋务桥范均之处，尚未起。少顷，秉琳亦来，均之病状较前稍佳。略谈，同秉琳出，访张让老，宁例便点后，仍至均之处午膳。先电询陈季衡，拟午后往访，而季衡闻余在，即来，谈广东情形颇有趣。三时顷，同出，访励建侯，又同至季衡家，而建侯邀晚膳于望江春，在城外，与车站已近，为明晨上车之便，因别均之，不复进城，宿于华安旅馆，每天一元，亦尚清洁。晚膳后，访陈伦孝于其寓，寓在引仙桥下十六号，其夫人亦出相见，稍谈，返旅馆就寝。有警员来查，而未到余室。

十二日 晨阴，自午雨。八时，与陈伦孝同乘车，十时顷到驿，子新在站候，即同至家。田仲云特来，与伦孝等同便膳而去。午后，与子新访诸兄长，在寄哥处晚膳，多饮，少酣，笑谈儿童时情况。卧于东正间。

十三日 雨。本拟半舟半徒步赴城，且无同伴，不得

已雇轿夫三人，八时，冒雨行，至孝门岭，少坐啜茗，风景依然。十一时，进北门，先到王寄师处，已备盛馔相待，同座有张月汇、王清渠、朱心栽、范运枢等，共十人；而余年居第六，乡党尚齿，益增青年之气。下午二时，至教育会，知事袁玉煊，字尧村，已先在。未几，开会，由王伯侯述开会辞后，余即演说，题为《今后之教育与人生》。近著有《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张》及《青年团调济过激派》二篇，前题即摘其要也。演至二小时之久，喉为之痛。即晚，由会设宴。因倦，不敢多饮。散席，即偕高平同至其家，谒见老伯母，略谈久大公司情形。就寝亦已十一时。

十四日 晴。早食后，即别出，至春泽公司访朱心栽，今午渠本邀宴，因欲与王寄师同赴横山，特道谢歉。即出城，顺至杨家溪，谒祖父母及父亲之墓，并以手镜摄影三张，促轿夫赶进，到陈第已一时。商春晖中学事，春老已有允意，教育运动或可成事实，嘱余先制预计书，我虞英才之好音也。五时别出，王寄师即返城，余迳回驿。寄哥等出纸墨，促挥数件，同在家便晚膳。月色皎洁，与家嫂弟妇略谈，即寝。

十五日 晴。晨起，巡视本宅，前厅大夫第中间，急

须修葺。自南墙出，往义塾，适曲阑梅花盛开，重栽梧桐亦有向荣之色，各摄数影。邀李文政君来谈，托其调查日本中学校最新办法，为计划横山中学之参考。十时顷，别，登小舟赴百官，偕香树步行至曹娥，顺瞻大舜庙灯筵。又由曹娥雇舟到东关，已一时，飏已在，袁绪英亦来，略谈，即午膳。飏伯因家具过多，不能同行，余与香树决于明晨乘小轿另行。晚前无事，乃以手谈消遣。晚餐后，飏伯返长塘，余约葆泉、香树至五昌庙看灯戏，家乡旧剧，别有情意。十时，归宿于葆泉家。

十六日 晴。五时起，葆泉亦起，略食细饭，即出，至轮埠。未几，即开驶，闷坐终日，直至下午五时，始抵西兴，渡江已黑，到家八时余。内子已寝，又起，为余理食事。此行往返十日，新年无事，在省垣无谓之应酬，不如访父老，以探真正之舆论，固非徒事游行也。

十七日 晴。上午在寓休息，客来络绎。午膳后，至省教育会。全省县视学会议于今日开会，傍（旁）听片刻，会中积事不少。戎葭畦来，邀仲文与余同至西悦来便酌。十女阿珍今日夭，已养护不善，深自痛疚。

十八日 晴。今日落灯。上午不他出，例宜家祀除

像。午膳后，至学校一转，接洽数事。又至教育会，录出上虞讲稿一篇，拟付《青年团》五日刊。返寓已五时，命两儿向春树侄行开学礼，以补习校课之所不及。涨儿不令住校，午餐亦回家，希少与其他不良接近，不知效果如何？

十九日 晴。上午，在寓整理一切，会客处与堂前仍拆通。午膳后，即至教育会，与张萍青、沈仲九等谈，近来吾国精神饥饿，即宜从事出版事件筹集基金，少听官息；商务、中华书局之革命不容缓。有此动机，或可成为事实。伍仲文将四十双庆，拟赠以联。傍晚，至沂园洗澡，返寓已六时。

二十日 雪。九时，到教育会书联，为仲文寿，由刘大白代撰句：

通游夏之艺，颜闵之仁，诲我浙东西子弟。
如冈陵之崇，松柏之茂，俾尔贤伉俪寿臧。

在会午膳后，即至校。三时，开全体职员会，局部事件无须提议，余即以动的教育之思潮，述及今后教育者之责任。又邀青年团维持员数人，即晚由校备宴。

二十一日 春雨、春雪。八时到校，行始业式后，即至教育会，加印《青年团》介绍书。又至教育厅，贺仲文寿，并无设备，即出。至省长公署午

宴，同座各界都有；新改宴会厅颇壮，闻由公署办公费节下之款。午后返寓，少息。即晚，郑丹甫招宴于其寓，同座多未识者。

二十二日 晴。八时，偕乐儿赴校上课。自今日仍送午膳至校。一时，开明远干事会，拟欢迎社友之县视学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开校长会议，无他要事。即晚，沈道尹等各官长九人，在杭关监督署公宴绅商学各界，余亦列座，因青年会七时举行五周〔年〕纪念，故半席起辞。至大方伯协和讲堂，仪式颇庄，余日章、冯骥才演说，张暄初为主席。返寓已九时。子新自闻家堰来。

二十三日 晴。星期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开临时评议会，为对付和平联合事，结果推秦吉人、李俊夫为代表，至上海、南京接洽。返寓午膳后，无事，约春树侄步行至公众运动场、新市场游览，尚有新年景象。五时，至司马渡巷陈云扉家，为〔其〕次子弥月，来客皆师、商两校同事，共两席，颇畅饮，行麻雀牌之酒令。

二十四日 晴。八时，至法校授课后，顺过金衙庄，答谒蒋运使，即到师校。午膳后，至张暄初新宅道喜。二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筹备会，到者甚少。今日本专议《团约》，余拟二条：

诚信待人，秉大公，资扶助；

勤劳持己，依能力，谋进行。

亦未尽妥。会未开，蒋梦麟来，便谈近事；又约夏丏尊、戎菽畦接洽日文讲习会事，同往西悦来便酌。即晚，蒋运使设宴于同袍社，亦不得不去一到，满座皆官长。略饮数盏，即返。

二十五日　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。三时，蔡谷清有电话，邀蒋梦麟午膳，同去谈谈。因即至饮马井巷，不邀他客，家常便饭。二时，至城站，送秦吉人、李俊夫行，二君以浙江省教育会代表赴沪、宁，接洽和平会事。余即返寓，晚膳后，偕妻子等散步联桥街。

二十六日　晴。校课请假，九时，到教育会，招待各县视学，开茶话会，并邀蒋梦麟演说，其要义为世界大战后之平民主义。余亦略述青年团之经过情形，及各地方筹备之希望。散会已十二时，在会午膳后，又有讲习，今日亦由余述最新教育要义，于预备原稿以外，又有演绎，直讲至四时。又至校，明远同人摄影，欢叙，共到四十余人，颇畅。返寓已十时。

二十七日　晴，校课又请假。至教育会，听徐一冰讲演童子军之组织。到校午膳后，挥翰数件，皆视学员临时应酬品也。即晚，周季伦招宴于聚丰园，而张暄初亦在新宅请客。先到城站，时已迟，不

入席，即赴张寓，客甚多，分处，各种消遣，此乃官场之所谓公余也。已有入席者，余即插座，稍饮即返。

二十八日 有雨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二时，又休课一时。至教育会，县视学共同摄影。仲文又邀至西悦来便酌。午后，仍同到会，听冯季铭讲演法令之解释。四时，至中国银行，托汇南京下关范高平洋壹千元，即返寓。次女今日来宁。

三月一日 上午大雨，雷始发声。昨接刘资厚讣音，不胜痛惜。刘君为同学中优秀之才，前曾任命为吾浙教育厅长，不可无辞以挽，请子韶先生代撰：

同怀夙仰长材，闻秉铎来游，何当樽酒论文，白饭青刍空结想；

好学偏怜短命，痛夜台遽往，怅望江湖落日，素冠疑服倍怆神。

在校午膳后，三时至教育会，同人发起庭球会，与戎萩畦等比赛多时，并公同议决办法。返寓已六时。长女偕外孙亦于今日来宁。

二日 半晴，春雨无时。上午到校，挥翰数件，昨有余墨，弃之可惜也。返寓午膳后，录欢迎县视事演稿题曰《和平教育》一篇，举笔又有思想不期而来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由厅集县视学开茶话

会，仲文又邀余演说，略述出版之需要，精神穷乏，脑子饥饿，为吾国根本之缺点。嗣又提议实施义务教育研究会事，为起草互推让。余与墨君先出，邀仲文共至西悦来便膳而返。

三日 雨。八时，至法校授课，春寒，又返寓加衣，即至校。午后，又挥翰。即晚，夜班师范讲习所设宴于虞园，杭县景知事为代表主人，闻讲习地将改至水亭址劝学所内，稍觉不便。

四日 雨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三时。午后四时，校友会开大会，推吴庶晨君为干事长，范效文君为文艺部长，胡公冕君为运动部长。余述开会辞，大致谓人生贵有一定之事业，而今后社会诸事业，恐一定者少，不定者多，国人以不定之精神，候一定之事业，致有高等游民现状。若以一定之精神，任不定之事业，限制职务以外，大有可为，干事之练习较前尤为切要也。散会已六时，返寓晚膳，预备明日修身教案。

五日 雨。八时，到校授修身，题为《兄弟解说》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。兄弟二字，为亲爱扶助之代名词，又述家族制之流弊，为兄之责与为弟之道，宜思所以调剂。午后，理发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接洽开评议会及青年团筹备员会。四时，至律师公会善交社雅叙。

余提议交际改善，宴会不可繁重，缶蔬斋之旨思由善交社发起。众赞成，即推余计划实行。返寓已晚。

六日 昧爽起，赴文庙祀崇圣，各官长到已天明，八时，返寓早食。校课已不及，更衣即往。午后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，余提议编时事周刊，推吴庶晨、郦赓九二君担任。一方面揭示，学生可省阅报工夫也。

七日 乍晴乍晴（雨）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三小时。午后，又领读日文二时，疲劳已极。致和迁居于蒙古桥，校内十余人送以酒席，共往叙，余亦畅醉。

八日 旸晴半日。上午在寓，不他出，撰《读书之视察》一篇。近日连番赴日，无甚利益，局部模仿，且多流弊。午膳后，即赴校，三时，开校友会干事交代会，决定远足会以兰亭为目的地。四时，至教育会，庭球比赛，到者有十余人。返寓已晚，夜间雷雨。

九日 有雨，天气转冷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开评议员例会，决定七月二十五日开常年大会，并商议征收会费、征求会员方法。返寓午膳后，王百侯来谈。傍晚，至仕学旅馆，访子豪之父，即邀其在聚丰园便酌，亦一酒囊也，余及醉。

十日　晨有飞雪。八时，至法校授课，后又到仕学旅馆，告以玉美不愿同行，即至校。午后三时，开青年团筹备员会，议定先开维持员预备会，讨论董事产出手续，六时始散。即晚，王省三在署宴西席，张、戎二君邀余作陪，仲文亦在座。

十一日　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三时。午膳后，挥翰忙，五时返寓。灯下预备修身教案。天气甚寒。

十二日　上午雨。上课如昨。午后，小星期，例假，与学生庭球运动，不赴教育会。四时返寓。晚，沈肃文来谈。

十三日　晴。第一时亦有课。午膳后，至教育会，与仲九商周报改月刊事，又查青年团维持员商界尚少人，特至中国银行，访金润泉，托其罗致。返寓后，闻李叔同在下院，入山后半载不见，与香树同往访，僧装，而不甚酷似，系余初见之故也。傍晚，王伯侯来谈，便膳而去，索书联二副，为教育会劝学所纪念；即取新正在虞讲演大旨，并加以跋，藉志企望而供匡究。联语如左：

辅导青年，
发展人格。

理性有差别，
教育尚机能。

十四日　雨。八时到校授课三小时。午后，撰《模范

青年团》一篇，为后日足球联合会开会辞，并作五日刊材料。返寓已六时。春气感人，稍有不适。

十五日 晴。不赴校。十时，至商会，访顾松庆，请其维持青年团。顺往边福茂买鞋子一双。到省教育会午膳，拟青年团进行之计划，开办一切经费约需壹万元。赤手捐募，谈何容易！惟默察近来关于公益事业，不无明达殷富慷慨解囊之动机。事在人为，到哪里是那里，斯时虽无把握，不妨也。三时，开校长会议，决定十一月五日开联合运动会。傍晚，又有庭球比赛。余因有夜课，早返。匆匆晚膳，即至水亭址劝学所师范讲习会。九时返寓。

十六日 晴，星期。九时，到省教育会，各校代表及足球选手陆续到，即举行开会式，待摄影已十二时。邀云扉、吾生、致和至西悦来便酌。乘兴又至会，攀柳以拇战为降升，颇快。致和发起驰马，不得，乃由公众运动场雇小舟游湖，到公园已薄暮，返寓已六时。子新自闻来。

十七日 晴。八时，至法校授课。毕，至教育会，接洽数事，即在会午膳。二时，到校，又为挥翰忙。乐儿今日因眼疾，不赴校。

十八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。后，录校内训话稿，

付校友会志。下午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归途顺至省议会，访周萍纲，谈本年度教育经费扩充各种办法，出版社、省会实行义务教育及青年团均思公款补助，成否固未可必。返寓，知树侄咯血，痛痒相关，为之着急。

十九日 晴。上课（午），校课休讲。请钱泽人先生来，为树侄诊治，据云无碍。在寓午膳后，至教育会。昨晚又成《筹集公益经费心理的研究》一篇交仲九，为五日刊材料。自三时，与公冕、雄飞、菽畦、友声等庭球运动，归寓已晚。灯下又着手春晖中学校计划书，本近来动的教育之宗旨，希有以一洗从来之积弊。

二十日 晴而雨。九时，到校授课。午膳后，先至教育会。三时，开青年团筹备员会，到者不多，因即返寓。

二十一日 昨晚有雨，而黎明即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三时。下午，又日文习读二时，已疲倦。五时，开校友会干事会，商量远足会事，灯下稍执笔，春晖计划书已脱稿。

二十二日 阴晴。今日无课，但在寓嘈杂，仍八时赴校。春晖中学计划常年费，须万五千元，姑寄交王寄师，以觇其后。下午，到会一转，今日为庭球比赛，而来者不过数人，亦可见生气兴味之缺

乏也。五时，返寓，有夜课，晚膳稍早，内子等往教育会看幻灯，演者为费佩德君，余不能去，闻到者甚多，几乎座不堪容。自十时雨声终宵。

二十三日　烟雨迷离。今日为星期，约敬庐往南湖，访张葆灵。经苏堤，桃花艳湿，新柳如滴，风景不可遇。到苍水祠午膳后，葆灵同来，余即往校，学生王大纶于昨晚以伤寒病故，乃兄已到，好为收拾而已。五时返寓，颇倦。日来春夜虽短而早醒，黎明初学静坐，以"生活为何"、"金钱何为"八字为凝思之标的。

二十四日　晴。八时，至法校授课。毕，即赴本校，到学校园，以资游息。午时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筹备会，议决"团约"如下：

> 博爱互助，守法不欺，惜时尽职，耐劳尚俭，爱洁卫生。

散会后，与墨君同至协顺兴定菜，以饯费佩德，并为改革宴飨之试。又同至沂园洗澡，晤张萍青，谈本省教育经费，八年度共百十四万，较去年增加十万，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，为之怅然。返寓已十时，又欲雨，五更大雷鸣。

二十五日　晴。本周为第四周，各级修身由学级主任授课，余得暇，拟致王寄师函，姑以出版丛书带述于后，以希乘机向春老进言，中学计划书一并

寄出。下午四时，集运动会选手开会于校友会会议室，本拟他出，不果。

二十六日 阴晴。今日三、四年级学生往农校参观，故无课。八时，仍到校，抽暇理他事。午后，例假，挥翰数件，赴警厅访阮性山、中国银行访金润泉，均为青年团征集维持员事。顺至邵芝严，买三号玉筒笔一支，价一元四角，亦无名之耗费也。又至青年会新建筑场，附（拟）摄影，天已雨。又至教育厅，为商专任制事，因闻预算之关系，又将作罢。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，永无整顿之希望，请其积极进行。便至教育会一转，即返寓。今日天气特寒。

二十七日 晴雨互。上午仅授课一时，不他出。午后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，提议毕业生夏期讲习会分讲演、质疑、实验，阅览各种办法，定于七月三十日起，十天为会期，未知效果如何？

二十八日 雨。八时到校，授课三时，拟建筑省教育会碑记。近来学生索书过多，不暇应。下午三时，至教育会，预备青年团维持员大会董事，颇关重要，不可不稍有接洽。返寓已六时。

二十九日 晴。今日星期六，本校无课。八时，到校挥翰多件，偶集宝字碑一联：

野鸿归何处

枯石得自然

午膳后，二时，至省公署，访冯季铭，请其担任教育月刊特约投稿，即出。至大方伯青年会，交付介绍会员各费共七十元。即赴教育会，抽得片刻，编夜班师范讲习稿，又稍运动，返寓。晚膳后，至水亭址授课。

三十日　晴。星期。八时，到教育会，预备开青年团维持员大会，共到百二十七人，望外之盛事也。董事用推举法举出黄文叔等十六人，及午，始散会，未暇仔细研究，特恐董事等羁于主管职务，中坚乏人为虑。在会午膳后，邀竞明、仲九泛舟，至葛岭、西泠印社等处游览，以资畅息。傍晚至会，又少坐，赴一品香储丰银行之宴。该行长黄裳吉亦上虞人，满座皆商界中人，其交际态度别有一式，亦足为社会实际之一研究也。

三十一日　晴。八时，到法校授课，后，教育厅有电话来，姜伯韩在该处候谈，因即至花市路。姜君现任南京暨南学校教务主任，该校学生均系华侨子弟，明日旅行来杭，拟至教育会参观，当开一讲演会。至校午膳后，又随便挥翰，即集爨碑二联：

玄黄操自在　　道德建太平。

存没一故事　　有无百人情。

三时，电约许缄甫、黄文叔到会，商洽青年团董事会要点。

四月一日 晴。八时到校，自今日为第三学期之始，教课已有增减，尚不计着；亦有忝厥职。北京女子师范校长方还来校参观。午后三时，至湖滨旅馆，访姜伯韩，询其在南京情形。又至教育会一转，与仲九接洽月刊。宁稍、韬辉为过激党，学校竟奉有密令，所谓第二种革命，必故意酿成之，当局之浅见，可奈何！

二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授二年级修身，题为《主仆》，略抒近感。仆之起源为理性之差别，而非贫富之差别。第二、三时，到附校，视教生实习。午后，又挥翰随集爨碑一联：

寝月光阴赦

呼风山岳歌

四时，至教育会，缄甫、文叔又来洽谈青年团事。伍仲文亦在会，共同庭球运动，即同至教育厅晚宴，主客为姜、方二君，谈山西情形。

三日 晴。八时到校授课，一年级修身，题为《父母之责任》。近来感想稍有不同，旧教案不愿再授。父母之责任无限，故父母之恩罔极，足以养成为人子者依赖之心。若但知无限而不知罔极者，今日社会上不无此种流弊。原夫父母之责

任非无限也，亦有限也，人子能自立，可也；然则一日不自立，或且有意不自立，有限仍无限也！故父母之责任，自为父母者言之有限无限，亦无何等办法，非为人子者自觉不可。今后人生社会作用发达，为父母者之责任，必较前减轻。其所减者增于何处？即增于教育者，即所以使为人子者之自觉。吾国伦理，父母之责任为对于其祖先负责任，以此训为父母者，则可；若为人子者闻之，极其流弊，将视父母之责任为分内事，自立何必？用问答法教授，颇有力。下午三时，即返寓休息，随想《动的教育者之标准》为演题，本动的模范之意，以解释新教育。近来美国派之思想亦趋逢过甚，窃有所感焉！

四日 晴。上午，在校授课。今日暨南学校学生来参观，与本校学生足球交际。三时，附校为教生实习事开会，余略述“开诚勿误会”数语，即出，至省教育会，预备善交社宴会，试行缶蔬主义。至九时始返寓。

五日 晴。星期六。上午在校。膳后即至教育会。二时，开青年团筹备会，决定继续筹备各地方青年团，改五日刊为月刊。四时，又开省会青年团董事会成立会，余被推为团长，黄文叔为董事长，各董事分担经费贰百元，此举不可不谓踊跃。晚

七时，南京暨南学校来会参观，请陈兰薰、张天祚二君讲演，余亦略述故国之感、西湖之美、青年之责任、公益之必要与夫不可以国际感情为迎斥之标准。

六日 晴。清明。晨六时许，至城站，送王幼山。八时，至校，举行植树节礼式，以“六木五育”为训，即赴学校园栽松五株。十时，至教育会，约月刊编辑员张萍青等，雇舟至高庄，商洽一切，定名为《教育潮》，余所拟，暗寓浙江。三时，至西泠印社与祭故印人社友，并铭“石渊”二字于壁，即归棹，至湖滨旅馆，访姜伯韩，又至会一转，明日拟赴省〔垣〕外视察，因去洗澡。晚上，缮函多件。

七日 晴。晨起，匆匆至城站，乘七时三十分车至拱宸桥，余吾生已在大关二分署候，即开船，下午二时，始抵余杭。本拟直到临安，而舆夫不得，只好在祥春旅馆一宿，乃访姚金郎诸君，即在劝学所夜膳。天气暴热。

八日 冷。晴。六时，由余杭发，过彀灵、黑龙坝，稍停，视察。两校均因清明休课。在明德校见有“十年办学，领来七等嘉禾章”，足见虚荣之尚可利用也。十一时，到临安，仍至文昌阁，即谒李知事。在署午膳后，城中视察五校。记得今日

为纪念日，因放假；而各校闻省视学至，特临时召集，作授课之形式，亦弄巧反成拙也。惟县立高小无课，该校长为安定中学毕业生。晚膳后，吾生集各校教员开谈话会，余亦略述教育者之标准，不尚资格经验，务须勤劳研究。就寝已十时。

九日 晴。八时，临安县视学张德继偕我二人，视察福兴区内之国民学校，至于潜而别。在从氏家午膳后，又视察东区之国民学校。于稍优于临。四时，至于潜，先在劝学所一询，知不能下榻，即同至县公署，晤汪知事，名东宝，字旭初。傍晚，闲步山径，一望城内，寥寥不过百余户而已。在署晚膳，不他出。记得方鸿声曾知于事，故庭中有方泉之纪念。

十日 晴。早食后，视察于潜城内高等小学，暨第一、第五、信从私立国民学校、女子国民学校，十时顷，已完毕。无马自走，无花可看。顺至文昌宫，在高埠上傍有绿筠轩，即东坡“不可居无竹”之语所出自也。汪知事补栽竹，可谓善用植树节矣！午刻，劝学所长丁步松在所设宴；丁与县视学龚芬，皆两级师范毕业生，故较便利。下午，又同至近乡谢家村视察，在骆氏（名景华，即国民学校校长）家便点，即返城。当晚，汪知

事在署设宴。

十一日　晴。八时，向昌化行，过太阳乡，便观一国民学校。及午，抵昌化，在劝学所驻足。所在县立高小校内，校长王乃文，字祖周，亦两级师范毕业，同蒋祖堉亦在斯校。即谒知事，公署且租用民房，盖被洪杨毁而迄不能复也。知事姓陈，名培珽，字季直，湖北人，略谈，即出。余甚倦，卧息片刻。吾生往近乡，傍晚仍返。闲步山麓，层峦耸秀，风景绝佳。西门外，有东坡亭址，当年苏先生亦爱此山色。即晚，陈知事在署设宴。时，有雨，明日归途为虑。

十二日　晨有微雨。吾生又往城外，余不去。王校长集全体学生，要余施训话。略述读书为人，与来学校不但读书当学为人，及勤劳生活各要点，演说一小时多。又参观第一国民学校，未几，吾生来，即午膳，同返于潜。仍至公署宿。即晚，高小校长傅肖岩（名绸梅）在校招宴。夜间又有雨。

十三日　晴。八时，由于潜出发，直至下午三时，始抵临安。余特转竹林桥溪中选大石，拟运杭，为教育会花园点缀。虽得十数块，而不能满意，未可与天目山麓所见比，再俟异日。仍至文昌阁，李知事热忱设宴于斯。

十四日 晨，有雨一阵，渐霁。向余杭行。十二时，至天乐园，午膳后，雇划船，倦卧，醒已将抵湖墅。五时，乘车返寓，雨声加甚。多日不食粥，又烹新茶（丁、龚所赠），泰然自得。

十五日 晴。上午至校，理积案。膳后，即赴教育会，三时，开青年团筹备会，到者不多，公拟按府属增邀筹备员。闻今日督署演剧，余亦承邀，五时去，直至十一时始返寓。明晨又须往海宁讲演。

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至城站，与刘仲雄同乘车至长安，张均金来迎，即雇舟至海宁。下午一时讲演，题为《时代之理解》。听者颇多，至四时，始完了，余亦兴高采烈，不觉时之长也。散会后，至海塘闲步，屈文六建有三到亭，白话题名“于此始见”。时有雨。即晚，王哲安设宴于商校，听者亦共备四席，可见此举之不易也。晚，宿于周季庶家，即佚生之弟，前年寒假同赴日本旅行。其家颇清洁，题曰“亦溪草堂”。

十七日 晴。仲雄邀至傅家桥头早膳，烧卖为海宁名点，尝之，果佳。九时，同往第一、第二国民学校参观，比较的优于余、临、于、昌四邑。傍午，顺谒知事（韦绍皋，字次轩，广西人），略谈，即出，至劝学所便膳后，出南门，沿塘步至

小普陀，未几，闻澎湃之声甚确，望之，见白浪俄而即至，高可丈余。塘边有镇海塔，摄其影。潮过后，即进东门，至商校参观。间壁为海神庙，建筑甚伟，塘工局设于内，因访陈理卿。海宁塘为先祖又积劳之处，遍觅碑记等，一无所见，殆年湮无存也，或在他处。又至县立高等小学校，已无课，即回劝学所少息。即晚，季庶、仲雄设宴于亦溪草堂，颇畅谈。就寝已十一时。

十八日 晴。晨，韩立风来，邀至啸园，亦呼烧卖为早点。园之左，又有安澜园，即陈元龙之家宅，今已荒废。当年乾隆题有“春晖”金额，而陈祠中有“天子下拜”字样。又相传有御撰一联曰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悌忠信礼义廉”，寓有“忘八”、“无耻”之意。元龙以不名誉而焚之，然与“春晖”之意不可解也。十时，由海宁雇舟，与张均金同至长安，视其所办第四高等小学。午膳后，至觉王寺游览，后有三女堆，相传为孙权之第三女，此寺即因此而建，但不可考。长安有区教育会，会长汪培三邀余临时讲演，已预备一切，不得已，去。一到，略讲数十分钟，因车将至，即别。由长安乘车至嘉善，已六时余，杨凤鸣、郁慎虚来迎，即同入城，至东关，已备宴。劝学所长夏凤岐为主人，知事牛荫麟（字雨

青，安徽人）亦陪座，余均为教育界中人。晚宿于劝学所。

十九日 晴。早食后，杨凤鸣偕往参观嘉善城内外各学校，并访知事。午餐又至东园，适有兰花会，幽香可嘉。下午一时，在劝学所讲演，较在海宁稍有更易，加动的教育之意义，直至四时散会。即赴车站，几误时。八时，到杭。

二十日 有雨。上午九时，至教育会开评议员会，为江浙教育会协进会推定许缄甫、叶墨君为职员，又提议欢迎杜威博士。返寓午膳后，即至校，略理积事。三时，访陈一易，出，至沂园洗澡。明晨内子赴沪，因舅弟有病，岳母年老，迎其来杭调理也。晚上大雨。

二十一日 上午朗晴。七时，内子乘早车赴沪，嘱阿鉴同去。家中儿辈扰杂，不堪握管，因赴教育会，将数次演稿联为一篇，付登《教育潮》。在会午膳。今日全校学生渡江旅行。傍晚，有大风，继以雷雨。陈一易来寓，同便膳。

二十二日 晴。上午，在寓不出。膳后，渡钱塘江，至西兴。不愿乘小轮，雇划船一艘，偃仰自适，且有一桌板，出笔墨，整讲稿，随望两岸青山，亦难得动中之静，竟草成数千言。抵钱青，夜膳后，行至柯桥，二更停宿。

四月二十三日　晴。晨，至西郭门少泊，在茶肆盥漱，即进城，至第五中校，晤徐锄榛并各知友。下午二时，在布业会开会。在锄榛处午膳后，即同往。欢迎团体凡十四，到者千数百人，讲演约二小时，秩序颇好，散会时共摄一影。未几，本校学生亦自兰亭来，舟泊于谢公桥，即访各同事，相互慰劳。即晚，县教育会设宴甚丰，散席已十时。宿于中校。

二十四日　晴。上午，徐锄榛、朱幼溪同往参观绍城各校：第一、第二高等小学校、成章、弘道女子学校暨国民学校。即午，秦小涛、沈雨亭设宴于锦灵桥沈寓，半酣。三时顷，至演武场，我校与五师赛足球，胜。五点，余又访商会总理，未晤。即晚，孟毅等十数人合宴于洋广公司。散席后，步行出城，已将二更，徐锄榛、孟紫笛亦送至船。余有醉意，与同事谈笑不已。

二十五日　晴。九时，到西兴。余雇舆渡江，返寓正午，袁楚江内弟已来杭。余甚倦，卧数时，不他出。

二十六日　晴。上午，录〔讲〕演稿付《教育潮》。内子暨楚江先往新市场，约西园午餐，次女亦来。膳后，至月溪合摄一影，彼等买舟游湖，余因三时钱均夫来会讲演，因即至平海路，即开

会，到者亦有百余人。五时散会，余即返寓。晚上，楚江喜手谈，集家人略作游戏。

二十七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，到教育会，今日为省议员开欢迎会，到者八十余人。余述立法与教育实际之隔膜，以划一仍旧为其病根。并略备茗食，散会已十二时，即返寓。午膳后，休息倦卧，旅行颇惫。

二十八日 上午阴晴。楚江乘早车返沪。八时，余至法校授课后，即赴校，绍兴五师学生百余人借住于楼上。膳后即至会，与大白、仲九商洽《教育潮》编辑事。又至三元坊，访钱均夫，不晤。便过省议会前，一易未回，余亦即返寓。时有细雨，天气加寒。

二十九日 晴。晨，至小营巷，访陈柏园，为商请张天祚为青年团干事长，即至教育会候黄文叔；迟未至，赶赴校授课。下午二时，特至督署，晤文叔，接洽青年团进行〔之〕一切。四时，又至会，集善交社干事，商议欢迎杜威博士来杭办法。归时，便至张天祚处一谈，即返寓。

三十日 雨。八时，到校授课，百忙中心绪不宁，未能脱却为苦。午膳后，至会，与张天祚订定如是：浙江省垣青年团内部组织已就绪，天祚为干事长，大白为编辑兼文牍，华挺生兼任庶务会

计，又添请书记一人，与教育会联合，不日可正式开幕矣！本校学生文课有白话，而子韶大不为然，盛气而辞。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，亦本校之光也。惟为友谊，亦不得不慰劝，志不可夺，未便相强。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，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。余嘱意沈仲九或张瞻，未知能否如愿也！

五月一日 上午雨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二时。即午，俞景贤宴李垕身于协顺兴，余亦赴陪。李为余姚人，留学日、美，擅土木工程。一时，到会，改组事务所，余亦辟一室，为办事之所。阅申报，杜威博士已到沪。明日早车亦须一往也。

二日 晴。自昨晚大风。晨七时，乘早车赴沪，抵振华旅馆，寓六十五号。午膳后，倦卧二小时，即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晤胡适之，同往蒋梦麟处，杜威博士及其夫人亦在，握手相见，同便膳。七时，胡适之在省教育会演说，实验主义亦为动学说之一义，可助我心得。九时，返振华，丁辅之来谈。

三日 晴。晨起静寂无人，阅报，早食，电招李俊夫来，已十时。又电招朱隐青来，邀至兴华川午膳。兴华川者，川菜馆也，其招额“川”字特大，与（而）“兴华”二字同“菜馆”二字特

小，是否四川有此习惯称耶？一误而成，故有名也。略谈浙江大学事。二时，至江苏省教育会，聆杜威博士演说平民主义之教育，词意颇幽远。五时，散会，与肃文同返振华，香树自杭来。未几，伯涤亦至，略谈。余与香澍(树)同出，至成德丰，访柏斋，即在该处晚膳。乃子延年引至同昌，定购人力车一辆，价百二十两(元)，一月后可运杭也。返寓已十时，俊夫又来，谈其结果。余明晨先返杭，关于大学案，宜有所接洽也。

四日 晴。由北站乘早车返杭，抵寓已二时。膳后，访各议员。今日星期，晤者不多。庚子赔款，闻有无条件退还中国自办大学之说，若听中央计划，必不及吾浙。斯时，先自成立，则分得数百万基本金，亦可能之事。倘此案否决，岂不太可惜！故不避嫌疑，无论以余善自谋，不可因此中止。六时，顺至沂园洗澡。傍晚，宋知方来，知我虞教育参观团已抵杭，明晚拟在余寓公宴。

五日 晴。八时，到法校授课，早数十分退。至省议会前，访陈一易，又邀秦吉人来，谈浙江大学事。顺至青年会，访鲍乃德，约同至车站欢迎杜威。返寓午膳后，即往城站。未几，车至，博士及其夫人、蒋梦麟亦同来，即赴鲍乃德寓便餐。邀梦麟宿于余处。即晚，宴上虞参观团，共三

席，席间，请梦麟演说，十时始散。

六日 有小雨。校课休讲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筹备员会，到者不多，未能开会。钱均夫、计仰先等来客甚多。柏园、墨君邀梦麟等至西悦来午膳。忽闻报载京师学生滋事，章宗祥被殴毙命，此事关系甚大，即由会拍二电致国务院及教育部，切勿操切！即晚，在会宴杜威博士及其夫人。散席后，又同至凤舞台观剧。十时返寓，梦麟亦来。

七日 晴。晨，蒋梦麟因大学事，乘早车返沪。八时，至校授课。返寓午膳后，略休息，即赴会。自三时，开讲演大会，杜威博士讲平民教育，到者不下二千人，五时散会。即晚，余与文叔宴青年团董事，而鲍乃德亦宴杜威，余不能去，他客亦有因此不到者。

八日 晴。九时，为北京学生事件及杜威谈话会，集各校长商议办法，又拍一电。即午，李垕身在新新旅馆宴杜威，余不得不去；又有一美国人自俄国来，述过激党情形，颇可研究。二时，由新新旅馆至校。明日为国耻纪念日，余因事，希同事代施训话，无人，不得已提早明晨七时举行。四时，开校务研究会，亦无何等得体之论。即晚，善交社公宴杜威，余为主席，直至十一时，

始散。

九日 晴。甚热。今日为国耻纪念日。七时，到校，集全体学生施训话。八时三十分，即赴教育会，与各校职对杜威〔讲演〕开谈话会，未有如何诚得（心），事近敷衍。即午，伍仲文宴杜威于鲍乃德之寓，余亦同去。食毕，返寓休息。晚八时，又到校，时，飑风猛雨，雹大如拳，校舍倒坏。江苏第五师校在本校住，校长任孟闲本同学，应集会演说，余述时代之理解两面道德论。

十日 晴。八时，到会，又开谈话。即午，邀杜威及其夫人，又鲍乃德夫妇，至余寓便膳，甚欢。下午，同至清和坊等处游览。四时，至西泠印社摄影，余先返。即晚，兄弟烟草公司宴客于总商会，余去一转，即返。

十一日 雨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吴善庆偕吴石潜来晤。上海美术学校今日在会开展览会。又开评议会。十二时，返寓。午后，至城站送杜威博士行，便至元利购物，即返。闻明晨省会学生将有示威游行会。

十二日 晴。六时余，先到校，学生尚未发，略授以保守秩序，切勿妄举。即至教育厅，缄甫接踵，谓学生全体黎明已自后门逸出。电话因风雹，多不通。分别与军警接洽，免致误会。九时，全城

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，自公众运动场出发，先过教育会，气甚壮，余出助呼万岁，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，秩序甚好。即午，王赓三邀至西悦来便膳。四时，至教育厅，开临时校长会议，亦敷衍形式而已，少座即返。

十三日 不晴不雨。八时，到校，依常上课，余心绪不宁，休讲他出，与荀伯商大学案。昨因表决疑义，今日又附议，而与增加公费案成为因果，反对对当，殊可浩叹！在会午膳后，小憩。四时，至木场巷，访倪幼亭，因运柩托取回押款契据，返寓一转。即晚，郑佩之昆季在寓宴客，余亦往陪。

十四日 雨。今日为本校纪念日，放假。八时顷，至省议会前，访陈一易。昨日又为大学案，一哄而散。略谈，即赴教育会，即邀大白、光甫来，亦无妥善方法。返寓午膳，匆匆至城站，乘十二点五十分车赴闸口，与之江大学校友登小汽船，至胡西教员住所。今日为善交社例会，有栽洛（美国人）述俄国过激党情形。五时返。

十五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二时，学生要求谈时事。在校午膳后，小憩。严范孙来，临行拜客，即乘快车去矣！三时，至教育会。今日商会为抵制日货事开大会。余先至中国银行，访蔡谷清，

询鹤卿先生下落，同往商会傍（旁）听。亦提议议员加公费事。又至会一转，即返寓。晚膳后，偕妻、子等闲步联桥街。菜市桥已全拆。

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授课三时。午后，至教育会，许缄甫来，谈外间传余好事，鼓动学生。亦不明群众心理者矣！《教育潮》今日出版，持一册即返寓。

十七日 晴。上午，在校无课。下午三时，到会开校长会，拟公函致商会抵制日货。今晚，本有夜课，而陈一易忽来条，有事接洽。因至省议会前，乐书亦在，大学案须（许）多猜疑之处，始稍明白，重提或可通过云。

十八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，至白衣寺，为故学生王大纶等开追悼会，余略演说一人生死与社会之关系，一事成败与生平之关系。人存政举、一蹶不振之观念，不适于新思潮。生存时与社会不密接，则无相当之预备与相当之含接，故人亡政亡。若其人与社会确有关系者，人存政举，即人亡，亦不至不举也。一事之失败，自恐不振，养成青年悲感之由。近日为山东青岛竭叫，游行示威若仍无效，不知青年思想界如何也？“青岛去，中国亡”，过甚之辞亦可不必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筹备会，议决简章，余又被推为

理事长，又秦吉人、陈兰薰、黄文叔、何竞明四人为理事，散会已十二时，即返寓。午后，不他出，闻今日下午各校学生焚毁自购之日货，以示决心，足以警动社会不少。

十九日 晴。八时，到法校授课。退后，至华英旅馆，访周子豪之父，略谈即出，赴校。午后三时至会，筹划青年团，办法种种，困难！

二十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阅报，知省议会情形，愤不可遏，老颜大胆，加费案竟铸成大错。因即赴商会，有顷，多人正讨论此事，有谓非作最后之表示不可。在该会午膳后，八、九人同赴省公署，余实不敢赞成。由公署出，即至绸业会馆。五时，开蚕丝改良会，余先返寓，时，雨过。

二十一日 雨。晨，到校一转，又赴商会。闻各校学生在省教育会开会，将对议会有所举动。商会中人又欲同谒督军，返至商会。午膳后，三时至教育会，开临时校长会，议决明日共往商会，惟半死者居多，亦无如何主张。六时，返寓，来客不少。又闻北京学生有代表四人到杭，明日将开大会，罢课之事不远矣！对内对外并案办理，忙煞学生。

二十二日 晴。八时，到教育会。各校学生为欢迎北京学生代表在会开会。午后一时，开临时评议

会。甫散，返寓一转，忽闻本校学生全体出校，已在议会有所举动。即至商会，始悉因傍（旁）听不平。工商各界均有多人，势不可遏，幸张暄初出为调人，始散，而议员已被殴辱。余即与工商界各要人，至商会开会，筹善后方法，均拟积极应付。

二十三日 晴。九时，至商会，本拟同谒省长，继思可不必，商定办法，电内部及省外各机关。返寓午膳后，即赴教育会，又开临时评议会。四时，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，惟与昨日省议会事无关。学生联合会之勇气，拟导入轨道。余意学生示威运动究为有限之效力，非达到市民与一般社会接（结）合不可。商会又有电话来，因即往。张暄初在，其宗旨无非一时之调停而已。

二十四日 晴。早食后，至校一转，即往青年里，访阮荀伯，便至教育厅。据仲文云，王卓夫有电话，请其充一师校长之职。得此机会，故所愿也！又转至会，午膳后，罗飏伯来谈，据云，省长处匿名控余者甚多，听之而已。傍晚，至商会，不晤一人，即返。

二十五日 晴。星期。各校校长在教育会开临时会议，余八时即往商议维持罢课事，亦无良策。十二时，与《教育潮》编辑同人至西泠印社便叙。

日夕，返，至会一转，罢课事再四设法。顷据学生等会议结果，再缓三天。

二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至金子麻巷，访冯仲贤兄弟，探悉省长对于学生事件决取严格主义，倘一见解散之命，则不知如何收拾？沪报载北京政府态度，未始无因，其何以善后也？即至校，闻医学、一中已自今日罢课，本校尚能遵三天之约，取与联合会一致。定下午开临时职员会，即至教育会。学生等又在该处开会，余略述意见，拟以罢课为多次之举，为本会调停之余地。在会午膳后，又返校，与各职员讨论罢课后之办法，互认维持而已。返寓后，何竞明来，据云查办案已成立，且牵涉赓三。晚上，大白、丏尊等来，谈至十一时，始归。

二十七日 晴。上午，先至校，又至会，至厅，至省公署，皆为罢课事奔走。省长之意，如明日万无他法，惟有以特别训令提前放假。返寓午膳后，又至校，至会。而余所处地位，新旧交攻，众矢之的。收放则可，而志不能夺，自今日韬光行事。晚膳后，至缄甫家，谈多时，蔡谷清亦来。本拟请谷清向学生转述子民先生之意，劝告留以有待，或有效力。而缄甫谓既有省长出任其肩仔，吾辈亦何乐不为，非但反应如何，殊不可料。

二十八日 晴。自八时至下午三时，在校。省长、督军有连署特别通告，措辞外和而内厉，因集全体学生，施临时训话：爱国与祸国不可分，适可而止，留以有待。明日将罢课与放假合唱，谣言不一，其内含甚复杂，而台酋又思中伤。自思于教育以外无他目的，当局抑何神经过敏也！下午三时，青年团董事等要求开会，作无聊之劝告。余又至教育厅，各校长已集，同赴省公署，其结果：决于明日放假。

二十九日 晴。八时，至校。学生已表示〔罢课〕，而官厅则认为放假。我校终日沉静。余即出，至中国银行一转，即返寓，不他出。闻他校有冲突者，有已散归者，西子湖头学生之爱国热，暂将闭幕矣！

三十日 晴。终日在寓，不他出，休息无事。晚上赓三等来谈。

三十一日 阴雨。八时，至紫荆桥访黄文叔。昨闻集董事会，不知有何要事，恐官厅误会，兼及青年团也。顺至宗阳宫，访陈乐书，希其转告一易，与旧谊无伤。即赴教育会，文叔、荀伯、静山、雨亭、季铭、谷清等来，拟一劝告文印刷。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，倦卧不能兴。

六月一日 雨。星期。省教育会开评议会例会，到者

甚少，本无所事。转至中国银行，晤金润泉，为省议会当再有所进行。又同至商会，晤顾竹溪，略谈已午，即返寓。下午，不他出。

二日 阴。端午。八时，至当铺弄访冯仲贤，为上虞更调知事，王寄师等公呈挽留，嘱余代递，不涉省议会及查办事。即出，邀不庵、子韶等来寓午膳，且娱乐及晚。

三日 微雨，已似黄梅天气。八时，到校，四年级留试毕业。十时，至教育会稍坐，亦无事可接洽。顺至教育厅，形式的告以校务，即返寓。下午，不他出。

四日 晴。上午，在会。返寓午膳后，小息，即至校，集四年级生开谈话会，又合摄一影，为毕业纪念。即晚，该生等在膳厅留别，余又因刘澄老之召，满饮一盏，即往城站聚丰园。

五日 晴。九时，约蔡谷清同访经寿庵，为诸暨互殴争山事。又访陈乐书、吴澄甫，已及午。返寓午膳后，三时至校，与子韶、不庵商留而不成。即晚，与谷清合东答宴，吴澄甫、陈乐书亦列坐。

六日 晴。八时，至教育会，开临时评议会。因昨闻北京学生数百人被捕，上海已罢市。商议之结果，推余即赴沪接洽。午膳后因即乘特别快车，行过松江时，知该处亦已罢市。七时，到南站，

雇人力车至江苏省教育会，即晤信卿、梦麟。西门一带，军警森严，爱国青年往来不绝，店户尽闭，并表以不除国贼不开门等字样。藉悉罢市原因亦非由学生触动。协谈至十一时，即宿于梦麟家。

七日 晴。梦麟一早他出。余亦朝北，至宁波同乡会及相识商家，均抱有自动的勇气、民本的精神。闻卢护军使将有伪意的调和，先开市而后电请罢曹、陆、章。今日人民已非蒙童，岂尚被其凌欺！午至王绶珊〔处〕午膳。天气甚热，待日之夕，乘电车仅达方板桥，又雇车，价百五十文，到桂墅里晤伯涤。略谈，仍至西门梦麟处晚膳。知今日南商会会议情形尤加愤激，恐酿奇祸。明日有罢工及水火全停之说。三日间绝无暴动，已煞费苦心，善后办法尚无从说起。

八日 晴。星期。早车返杭，一时抵寓，倦，卧不得。傍晚，陈一易来，绝不谈及议会事，共便膳去。后，王赓三、刘大白等五、六人来，询上海实情，因此间官厅伪告商会“沪已开市”也。吁！为民上者，以欺骗度日，可笑亦大可恨也！

九日 晴。今日省城全体罢市。八时，至教育会电探情形。又至中国银行，亦已决定。及午返寓，“不除国贼不开门”之〔印〕刷品，已遍贴矣！

午后四时，至商会，正在开会讨论维持秩序方法。官厅尚无何等举动；工党亦有动机，咸为可危！

十日 有雨。今日为阴历五月十三，谚云"磨刀水"，经验之谈，洵不误也！闻中等学生之在杭者，尽出而讲演维持秩序，而官厅仍寂然，其态度大可研究。阅沪报，有主述开市者余亦赞同其说，恍知罢曹、陆、章有重大关系。拟明日劝学生撤回，不可不见机也。余终日不出，时事前途不可推测。

十一日 晴。罢市已三日矣！晨六时，至校，与本校学生暨附校各教员谈时事要感：上海愈演愈剧，此间军警亦不怀好意，倘罢工后则更不堪收拾，嘱注意，勿坚持，非另想办法不可。返寓早食后，又至教育会、中国银行，闻有台人冒会友，电询本会如何举动，亦中伤之一策，可恨孰甚！晤谷清，知昨、前两日兑银已达三十余万元，杭城人士之浅见！下午，不他出，大白、肃文等来谈，阅申报知天津又罢市，而段且将上台，有意搅乱，伊于胡底！

十二日 晴，甚热（在教育会始闻知了声）。七时到校，又到会，杭报已载曹、陆、章免职，可望开市，而警察有强迫行为，致人民又误会。清和坊

一带，聚众不靖，几乎暴动。商会总理临时辞职，副会长金润泉邀余去商量办法，张暄初、夏定侯等均在，不得已主以仪式镇之。学生在公众运动场集议，余即往疏通。决议游行，感谢商界并劝告开市。至四时，与商会各业董事会合执旗同行，凡经过，皆鼓掌，店门均随之而辟矣！不费军警之力，可使其一大觉悟。官厅有愿同行者，且婉拒之。民治精神，可贺！可贺！六时，返寓，洗澡休息。

十三日 连番雨。上午，至校，至会，又至中国银行一转，大街秩序如常。下午，赓三、肃文、仲九等来谈，因闻安福系有谋教育会之举，共筹对付。本届大会，竞争必更剧也。吁！政党注意及此，乱我清净教育界，可恨！

十四日 雨。终日不出，略偿紧要笔墨债，明日拟返驿也。

十五日 星期。六时，冒雨渡之江，至西兴雇划船，以便偃仰自适。过前材，买饭。下午五时，进西郭门，至第五中校，晤锄榛、紫笛等，谈杭州事。

十六日 晴。晨五时，出城，及午，至东关，访任葆泉处，探悉子新在家，留午膳。即至曹娥，有杭城乞丐多人，何故来此？询悉五月廿二此间有大

会场，丐而营业，因如是。步行，过曹江雇小舟，抵驿已五时。不预通知，子新因问何事？若有惊色。慰以得暇藉来避静，即邀寄哥、香树侄来，共晚膳。

十七日 晴。晨起，在河滩盥漱，眺望曙景，心目俱快。早食后，同子新访阆哥。略谈，又至寄哥处。及午膳归，倦卧数时。傍晚，至敬修校，与丹师等谈杭州近事。

十八日 晴，午后有雨一阵。五时醒，即起，闲步堤上，不见象岗松涛为慨，仲沟又为巨石堆煞。余素爱石，即选数块，拟移于家中，可坐可凭，俱有。九间楼前，新建一葡萄棚，即就此布置。又有假山石与石盘，余趋庭时弃置至今。乃拆桃坞之砖为架，未几，岿然立，高可数尺，形态之佳，初意亦不及料。今日弟媳举行夏至祀，寄哥在此处午膳，又嘱书件。傍晚，丹师等来谈，共便膳，十时始别。

十九日 晴。早食后，至前新屋，谒郑庶伯母暨子瑜二哥。傍午，已热，即回家，膳后，连日倦卧。四时，访子绶大哥，略谈，即出。依铁道，至义塾阅报，亦无要事。钱内阁已倒，政府尚在飘摇。与子新在棚下晚膳，题其石曰《仲石》，跋云："前象麓因设路而辟，仲沟遂为大石所掩。己未

夏五返里，慨择此石置于庭中，亦足助余昆仲觞饮之乐。”园蔬为肴，风味欲仙，多饮几觥而不醉。

二十日 晴。晨起，题字于“仲石”。上午，不他出。寄哥、子绥大哥来谈，大哥即去。寄哥同午膳。今日着宝田持函至王寄师处；下午返，得复书，明晨大早来驿，同赴横山云云。四时，邀请李枝珊同子新，至西徐岙看先母坟地；与旧议稍有改变，今冬可举行，否则，须待后年也。即晚，胡保权邀晚膳，谢丹师等均列座。就□□，十时，起南风。

二十一日 晴。樟树下迎风，颇快。十时顷，王寄师至，商定午膳后，王寄师先赴横山，余明晨再去。即晚，子瑜二哥邀便膳，兄弟五人甚畅饮。夜间有雨。

二十二日 晴。星期。今日为余诞生日，六时，同子新过小越，赴横山，晤陈春老，有病。春晖中学事尚有犹豫，以速使备案为要。在该处午膳后，即返驿，王寄师亦回城。即晚，略备面菜，邀就近十余人小叙，阆哥不到。

二十三日 有雨，无旸而阴。上午，寄哥又嘱书件，同在余家午膳，即去。四时，又至如蕙家，望望培卿嫂，便至三房，稍谈，同步至义塾。今日为

星期一，宁波无申轮到，故报纸不来。为敬修校书校训四字，曰："诚勤公毅"。

二十四日 雨。寄哥邀午膳。宁车过后，与子新同去。斐村由沪回家。午后，王寄师专差来驿，拟就春晖中学委托书稿，又嘱余续拟备案呈稿。因春老多病，先请备案以要求其决定也。即晚，如蕙邀膳。两餐均畅饮，子寿哥兴致最好。

二十五日 大雨，涨水尺余。晨起，拟春晖中学呈请设立备案稿。梁上小燕今日出窠，阅历书，果为吉日。九时，宋克坚自杭来，接洽善庆学校事，荐伊为校长，今晚宿于我家。下午，雨稍霁，往敬修校一转，阅报知杭州毒水狱枪决二人；且余延生亦因一言为督军革去会董。西子湖头，非乐土也，吁！

二十六日 朗晴。上午，着宝田赴城，将呈稿送寄师。闲余垂钓，得条鱼一尾。宋克坚乘午车赴绍。午后三时，百官警佐童止强，名兆麐，特来访。即晚，子寿大哥邀叙，甚畅。敬修校长杨颂仙次子不幸坠河死，年六岁。归后，往慰。

二十七日 晴。上午，至敬修学校参观教授。及午，斐村侄来，共便膳。稍热，小睡后，至后墙大树下，凉爽可人。斐村又携纸墨索书。将晚，寄哥亦来，同在石上实行觞饮。虽粗食，亦可口，斐

侄戏曰：“伤食。”积(继)而解之曰“赏石”。笑谈入暮。杨颂仙来谈，有思他适。

二十八日 上午晴。今日阴历六月朔，为先祖父诞日，三房值祀，各房到者共十七人，分得祀钱五十八文。兄弟等皆在寄哥处午膳，后，即握别。四时，余与子新同乘车赴东关，过曹娥江，遇大雨。到后濠已六时，宿于澄心寺子新工程处，借在此与该处同事二人饮，过量而呕。

二十九日 阴晴。晨，由东关乘小轮，九时余，抵五事〔云〕门，宋克坚来迎。同雇小舟入城，至五中，晤徐锄榛，略谈。同至左近大雅堂小酌。屈指余童试时常来，距今已二十余年，情景依然；亦绍城之老酒家也。午膳后，又雇小舟，与宋克坚同赴州山善庆学校，新宇岿然。该校本有胡求马三四教员，将全辞。余察设置尚有心思，决定必留一二人，与善庆先生商酌一切。即晚，宿于该处。

三十日 晨，雨，既而太阳一瞥。余辞别，克坚送余至柯桥。十一时，乘小轮，雷雨连番不已，颇闷。下午三时半，抵西兴。而西兴至寓直费三小时，为轮渡所延。

七月一日 雨。上午，在寓，无客来，亦不他出。午后三时，至学校，新购人力车一辆，今日试用，

计价连运费共需百柒拾元。四时，与附校高小国民毕业生共八十余人合摄一影。

二日 雨。九时，至附校，行毕业式，余以学生宝贵为训。式毕，即返寓。下午四时，至中国银行，善交社开例会，藉晤各友，叙半月之别。

三日 晨鸠鸣，挂红灯，而仍雨。上午，客来不绝。下午，访何竟明，病，刘大白亦咯血，晤谈，精神尚健。又至教育会一转。归至王马巷，访毛芷源，略谈，即返。晚上沈仲九来谈。

四日 雨。上午，至庆春门，访沈尹默，来自北京，详谈五四运动事。本拟至会，雨过大，即顺入教育厅。十一时，与仲文同至饮马井巷，访蔡孑民，得晤为慰，询其赴北京尚无确期。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，试卷未评阅，应赶办。

五日 晴。上午，不他出，今晚青年团开恳亲会，预备演说，题为《省会改造之必要》。傍晚，徐平甫、毛芷源、韩复儒招宴于协顺兴，先去一转，略食数式，即至教育会。陆续到会约六百余人，有影戏、国乐等，颇有兴趣。

六日 上午，雨。八时，到校，计划下学年事。又至教育会开评议会，提议大会前征求新会员应以廿三日截止。返寓午膳，李枝珊在候，即同餐。下午，放晴。三时，丏尊、赓三来，接洽校务，大

致已定试行专任制，添聘国文教员、理化教员，而夏、王则为校内中坚，少任教课。即晚，略备家常小菜，邀沈尹默等来叙，墨君约而不来，徐平甫亦无寻处，致菜浮于客。枝珊宿于余寓。

七日 忽晴忽雨。上午，为校事访敬庐、元兹、仲九，试行专任制有所商榷。午后，又邀丏尊、赓三、听泉来谈。傍晚，徐平甫、毛芷源来，留其便膳。内子昨夜患河鱼。

八日 雨。八时，访大白，允就本校国文教员。又至文明旅馆，访张胆，已回去。又至教育会，与仲九接洽。午后三时，至校，开教员会，为夏季毕业生讲习会事。即晚，倪雨亭以善交社名义，在观成堂宴客，且有余兴。

九日 大雨。不出寓，缮发要函十余件。闻米价飞涨，淫雨为害。

十日 又雨，终日不已，门口水浸，不能行，来客负之出入。在寓无事，拟专任职员规则数条。《教育潮》又索文，拟二题如左：《告今后教育当局者》、《留学平议》。

十一日 雨暂霁。上午，先至教育会一转，即访叶品三。有完白山人书“秋声馆”一额，石潜赠我，向取来。又访何敬安、余吾生，均不晤，即返寓。一时许，高平自沪至，谈久大情形，尚顺

利，又拟在北京创玩具公司，余亦附百元一股。未几，渠他出买物，余至校，取大有晋股票交还他。共在寓便膳。各倦，早寝，明晨同赴沪。

十二日 晴。七时，偕内子同高平乘早车来沪，因闻岳母有病。十二时，至北站，即至华安坊，岳母尚痊安，余略谈，即出。至振华旅馆，择百念三号，电招蒋梦麟，已他出，知渠明晨赴杭，而余亦多此一行。三时，访吴石潜于西泠印社，又至华安坊，同内子出，至孟渊旅社，与高平夫人相见，邀至禅悦斋素食。内子同宿于振华。

十三日 晴。雇包车一日，先送内子至华安坊岳母处。七时半，石潜来，同至三洋泾桥德铭里公和来访吴善庆，略谈即出。至牯岭里杭州学生寄寓。又顺至眉寿里，访王绶珊。又至狄思威路震升恒，访田澍霖。下午四时，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晤沈、黄二君，谈学界近事。五时返，遇雷雨，善庆邀叙于一家春，少霁即往，同座皆绍人。

十四日 晴。七时，至华安坊岳母处，稍坐，偕内子同出至先施公司买物。顺至振华小憩。田澍霖同谒吴成和，不晤，即返旅馆，与内子同午膳，又至华安坊一转。二时半，乘快车同返杭。七时，到城站，见路泥泞，又似雨过。

十五日 晴。八时，至教育会，询悉梦麟寓西湖新新旅馆，汤尔和寓浙江病院，均已他出。逾十时，又电询，知尔和已返，即往晤谈，余亦在病院午膳。后，至光华公司，访汤拙存。三时，返寓。傍晚，梦麟、仲九来，同在此处便膳。

十六日 晴。晨，访沈尹默，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。顺至缄甫、墨君处，均不晤。十时，返寓。因嘉兴讲演会特派陈孟恢，速余至该处一次，略整材料，拟题《今后学校训练之研究》。下午三时，至教育会，集商会、律师公会等，讨论外交问题不签字后之方法及阻止补签之意见。时，雷雨大阵，晚凉。

十七日 晴。七时，同孟恢乘车赴嘉兴。十时，即讲演，听者不少，闻此次系嘉属六邑联合发起。明日陶知行讲，今晚特快车到，余恐与相左，欲面邀其来杭讲演，因先赴嘉善。纯人同返，且至东园小憩，候快车至，而陶君不来，颇为怅怅。余遂径返杭，到寓又有雷阵。香树侄自驿来杭。次女亦宿。

十八日 晴。上午八时，访余吾生。又至教育厅，晤仲文，为诸暨县视学事。便到教育会，知新入会员已有千四百人之多，数日内陆续入会必更踊跃。返寓午膳后，三时又至校，至会，开临时评

议会及各界联合会。即晚，金致和在寓宴客，皆金华之同学，颇畅。

十九日 晴。晨，访刘大白，询李次九品学。再赴茶坡路，访李，已返沪，不晤。到教育会，颇忙碌。下午三时，雷阵，不他出。

二十日 晴。上午，先到校，毕业生讲习会住校者已有五、六十人。值日员尚未来，因即至会。九时，开常年大会临时干事会。又至校午膳，顺接洽一切。午后二时，各县教育会代表开预备会，报到者有四十余县，较去年为多。傍晚，雷又鸣，风散无雨。

二十一日 晴。八时，至校，行讲习会开会式。十二时，至教育会，晤陶知行；同往湖滨旅馆，晤朱达善，余即返寓。今日新制成白夏布大衫一件。即晚，蔡绍枚招宴于一品香。伍仲文亦在该处宴袁观澜，因又转座。返寓稍迟。

二十二日 晴。八时，至湖山新旅社，访袁观澜，并迎陶知行至校演讲，其材料为新教育大体，颇动人。听讲毕，在校午膳后别去。余至四时，赴教育会一转，雷声隆隆，即返寓。

二十三日 晴。八时，至湖滨旅馆请朱达善来校讲演。其材料为教育界应提创（倡）保险会社及平民银行。余因事，听其半，即赴省公署，为嘉兴

学生被军警殴打，访冯仲贤诉说，以协助之。即晚，教育会宴各县教育会代表，并请袁观澜等席间讲演。至十一时，始散。任葆泉自绍来，宿于余家。

二十四日 晴。八时，至湖滨旅馆邀郑晓沧来校讲演。其材料为小学校之社会。余因事，未能卒听。杭、嘉争选，颇难协洽，即返寓。午膳后，一时至教育会，开临会干事会，商定明日大会种种办法。傍晚，雷雨一阵。

二十五日 晴。七时到会，如时摇铃开会，座无容隙，总计人数不下三千人。选举结果，余与萍青属焉。提议亦极有精神，直至晚九时，始返。而评议员票尚未开竣，俟明日再开。

二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至教育会，续开评议员票。余即至校。今日请俞子夷讲演，题为《理想之小学校》。返寓午膳后又至会，开票尚不过半。即晚，与葆泉便至一品香晚餐，直至十一时封匦。

二十七日 晴。上午，先至校。自七时，与毕业生开谈话会。今日请韩士鸿讲学校卫生。十时，至会一转，即返寓。午后四时，又至会，开票尚未竣，托葆泉代理，直至十二时，始返。

二十八日 晴。知评议员选举结果，杭县人居三分之二，与台州人之于议会，可为二种，选举法之弊

〔也〕。八时，至校，今日请余吾生讲《师范生服务之缺点》，又请刘大白讲《新文艺》。同时，明远社开干事会。十一时，返寓，约大白、飏伯同来，仲九、葆泉均在，同便膳。四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队长会，商一切进行方法。葆泉至飏伯家晚膳，九时归来，余又起而乘凉。

二十九日 晴。五更有雨。八时，至阮存伯处，邀其赴校讲演，题为《法制改进》，谈征工制一言最为动听；他如遗嘱继承，亦确能纠中国之弊。十二时，始返寓。下午，丏尊来谈，约其明日赴硖石一行，为聘国文教员。葆泉携乐儿等往西湖游艺场。晚上颇凉。

三十日 雨。终日不出，最宜挥翰，偿笔墨债不少。为葆泉书邵兰荪《行医述》四条，更从未酬应，来客络绎。闻商会长昨日选举易人，为王湘泉、倪雨亭云。

三十一日 阴凉。八时，至法院路，访萍卿，商洽会务。顺至会，又至校，即返寓。午后有雨，不出。

八月一日 上午，晴。八时，至奎垣巷女子职业学校。新组织校董十二人，余列其一。十时，辞出，至教育会，沈叔平调任青年团干事，与中庐、大白、仲九接洽。又至英华旅馆，访周麓

卿，不晤，即返寓。午后有雨。四时，至校，缮新聘国文教员刘、李二君证书。顺至皮市巷访大白，亦不在。即晚，明远学社在观成堂雅集，到者约三十人。

二日 阴晴。时有秋江雨。先至教育会一转。九时，至水亭址劝学所，举行师范夜班讲习所毕业〔式〕，余即以今后学校训育问题，快论一小时。午后不出。

三日 晴。七时到校，未几，赓三、纯人等来。二部报名者不多。返寓午膳后，不出。傍晚，丏尊来谈。

四日 晴。七时，到校，计仰先来访，为嘉兴学生被殴事，嘱余探询办法，即别。余至教育会一转。赴公署，访季铭，不晤。又至其寓，亦告他出，即返。午后三(时)，又至会。杭县小学教员有新剧团之发起，今日在会试演，剧名《太阳毒》，寓意浅显，初学不过如是。青年团征求团员大发达，拟不日开正式成立仪式。

五日 阴闷。闻刘大白又咯血，先嘱仁保赴病院请医。九时始出，至兴中巷，访寿庵，因田澍霖有人专差来杭，为余姚地痞上诉事，特去接洽。又到校一转，第二部受试者仅十六人。又至省公署，访冯仲贤，询嘉兴学生事件究如何办法？又

至皮市（巷），访大白，神色尚好，劝其静养两个月。午后，不他出。

六日 晴。大早，到校一转。即至会，晤陈望道，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。又便访大白，据云泽人已来诊过。返寓午膳后，四时又到校，决定取二部生十一人，宁再招，勿滥。傍晚，至教育厅，为诸暨中学事，闻陈子韶将为校长云。

七日 晴。与香树侄，今日余亦到玉泉避静。而何燮侯昨约九时来访，恐过迟，因即至金洞桥晤何，亦为诸暨中学事。略谈，即至寓，携便用衣物，又至校一转，迳赴玉泉。香树侄已为余整一室，颇轩畅，素饭亦可口；闻钟鼓诵经声满耳，不为喧。晚上，与三五住僧闲谈，风月清凉，心旷神怡。

八日 雨。终日居玉泉龛舍，为《教育潮》撰文一篇，自思有道着语。

九日 晴。仍有客来，文完卷，约三千字。晚，寺僧施放焰口。

十日 晴。大早，进城，步行至岳坟乘舟。六时，至会，又至校，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，便至湾井弄丏尊家，不在，即返寓。午后，不他出。

十一日 晴。上午，在校，先访大白，病稍差。后访朱硕甫，途遇，叵至寓。荐张胆为宗文教员。傍

晚，丏尊来谈。

十二日 晴。七时，至清泰第二旅馆，访单不庵，又访缄甫、萍卿，不晤。至校一转，即返寓。事集，不能到玉泉去，设法向房东添借一屋避静，着车夫往玉泉，将衣物等件取回；半为经济，住三天已费数元。下午，不他出。即晚，房东家放焰口。

十三日 晴。晨起，腹泻。今日不出，预备青年团成立大会开会辞一篇，初试白话文，付《青年周刊》。

十四日 晴。晨，墨君来谈。八时，至女子职业学校，开校董会议。杭报载杨督军于昨日病故，因至中国银行，询润泉商会如何办法，不晤。即至教育会，四肢甚倦，即返寓。下午，不出。晚七时顷，有大雨一阵。

十五日 晴。今日本校举行第一部入学试验，投考者三百五十余人，学额至多六十人，取舍颇为难。十时，至督署吊，文叔为招待；略谈，即出。至中国银行，与谷卿有所接洽，即返寓。午后二时，中国科学社在教育会开年会，该社国内开年会第一次，多为留美学生所组织。余亦略致欢迎词，并说及科学与学问，近来新旧之所由分。旧者，不以科学为学问；新者，亦有以科学二字离

间学问之弊。余以为分类、定义、方法均非科学之要素，惟思想研究为科学之要素。嗣后，又有数人演说，无可动听。返寓，将晚。

十六日 晴。上午，至校一转，即返寓。非高小毕业受试者，仅七、八人。午后二时，又至教育会，科学社定有名人讲演，闻有吴稚晖出席，因去听听，讵吴未到，与仲九谈青年团事，颇有掣肘之处。

十七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，先至瑞檀巷陈光甫家，吊其妻。即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董事会。周刊停发，大会延期，文叔不知其何居心？余耐气，始终维持。即午，宴科学社社员于高庄，共五席，济济者亦不过如此。午后三时，又返至会，童子军预备会有陈鹤琴演说。陈为我虞百官人，新自美国归来者。晚，至缄甫洽谈。

十八日 晴。八时，至芝麻巷，晤冯季铭，亦为青年团事有所接洽，渠为施行细则起草员。十时，至宗文，开校董会成立会。仲恕、伯驷、雷川等先有函来，推陈柏园为会长，张萍卿为副会长，汪蔓峰为基金监，余亦赞成之而已矣！有宴，谢而返寓。午后三时，至校，取定预科生草案八十余人。晚上，缄甫来谈。

十九日 晴。七时，到校，新生举行复试。十时，至

会一转。卢督军来会亲拜，例当〔谢〕驾。少俟即报谒，未返，不晤。便至中国银行，谷清亦他出，不获谈。午后四时，又至校。新生复试成绩尚难核定，因嘱纯人再排比各项，再决。即晚，科学社在会公宴，余亦被邀。席终又要余演说，略述人才之难。须人才造事业，不可事业觅人才。三顾茅庐传为佳话，而吾国之人才遂为静，而非动。自谋进行者，为人才；三顾者，非人才；独善其身者，亦非人才。科学社之人才，可认为造事业之人才，尤望改造吾国静的人才之积习。返寓已十时。

二十日 晴。甚热，秋老虎来矣！八时，到校，核定复试新生，计正取六十名，备取十七名。即出，访吴静山、蔡谷清，为青年团事。午后四时，青年团开董事会，议决办事权限，团长为赘流。荀伯宴西客，余往陪，略坐。仍至教育会，散会已七时。

二十一日 晴。晨，乘早车赴沪，寓振华旅馆廿七号。午膳后，小卧。四时，至江苏省教育会，晤沈信卿。此来本为江浙协进会事。荀伯、墨君须明日来沪，约廿三日九时集会，即别。返振华，电招弁英，未几，即来谈。又本校毕业生叶金、葛其升将赴法留学，过沪，亦来晤。

二十二日 晴。迟至六时起，尚寂，素面为早食。步至大马路五云楼，啜茗。八时，永安公司始开门，进购物数件。返旅馆，提早午食，小卧，候胞妹来。四时，雇马车，同至半崧园游览，合摄一影。仍返振华，弁英亦来，至品香楼大餐。后，又至天蟾舞台观剧。十一时出，知荀伯、墨君已到，振华无室，不知寓何处？

二十三日 晴。晨，墨君即来，知在大东旅馆。余先至贝勒路，访朱隐青（华盛顿里五号），昨有约而不候。九时，至江苏省教育会，协谈及午，亦无具体办法，即在该处午餐，后即返。五时，访岳母，出，至大东旅馆晚餐。同游天韵楼。

八月二十四日 阴历七月晦，地藏王诞日。上午，仍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稍有具体的讨论，拟刊行公民教材。返振华午膳，四时出，至成德丰，探悉陈春老病稍痊可，在杭误传也。即晚，招朱隐青、池宗署在品香楼叙谈。

二十五日 晨有雨。七时，乘车返杭。下午，至会、至校一转，职员多不晤。

二十六日 晴甚热。上午，在会，青年团事掣肘，不可为。下午，至校，核定续招第二部生十五名。五时，出钱塘门（已拆去），迳至西湖罗苑（新建哈同花园），赴姬佛陀之召。八时返，黑暗几

不可行。

二十七日　晴。附小今日开课，先送乐儿去。八时余出，至萍卿处，商谈会务。即至会，又至校，关于教课事有所接洽。返寓午膳后，不他出。

二十八日　晴。八时，答谒新任杭县王吉柽，不晤。便至教育厅，谈诸暨中学及镑余出洋考察事。十时，至校。因乐儿已开课，故午膳仍携来校共食，并设一床。芭蕉梧桐，窗外有声，颇具幽致。四时，至教育会一转，即返寓。晚膳后，内子不快，恐有疫气，即嘱女佣用白兰地擦其手足，渐和。明日拟请医生打针，以预防也。

二十九日　晴。八时，与乐儿同车至校，问校医，已出。即赴弥勒寺临时防疫院，招杨君同至寓，诊治内子，知非虎列，心安；手足仍稍麻木，令略饮白兰地，以助兴奋，余在寓。午膳后，天气烈热，不愿他出，为倪静庵书扇面三张。

三十日　晴。晨，钱兆复来谈，藉悉学生情形。九时，先至会，接洽明日开团员大会。又至校，由寓送午膳。开课在即，时疫未更，秋暑过烈，实不相宜。下午有云，傍晚大雨一阵。俟稍霁，至浙江银行，赴何敬安之约。归已九时。

三十一日　阴。上午九时，至会，开第一次评议会，报告前届交代情形及进行计划。返寓午膳后，

二时又至会，开第一次团员大会。余述开会辞，说明青年团的性质。晚餐在会，冷食宴。自七时，演新剧《肉券》为余兴。余早归。

九月一日 上午晴。八时，至校，略谈，邀胡公冕、潘端甫至西湖先烈祠，与故杨督军追悼会。十一时开幕，行礼。甫振铃，闻幕内哭而手狂拍不已。张暄初入劝，遭大骂，盖杨督军之妻也，闻者多非之。秩序有演说。先时，暄初要余敷衍，略谓：浙江舆论对于杨督军，认为治军严肃，治躬亦严肃，一则为督军之本务，一则为人生之本务。十二时散会。返寓午膳后，天雨，不他出。今日涨儿亦入学。

二日 大雨。八时，到校。下午五时，返寓，不他适。腹稍塞。天气已寒。

三日 晴。八时，至芝麻巷，访季铭，不晤。即便往飏伯处，接洽山西参观团及镑余派出洋事。顺至皮市（巷），访大白，病已可，再调养一月，授课稍迟不妨。又至教育会，中庐、光甫均不在，即至校。午后，禁止朽息。四时，至中国银行，与谷卿谈多时。晚餐少食，服泻药以舒之。

四日 晴。八时，赴故督署吊丧，行礼毕，即出。至会，与光甫接洽备文致教育厅，请补助山西教育参观团经费一千元，定额十五人。至校午膳后，

执笔撰文，肢倦，不果　第二期《教育潮》今日出版。香树侄自玉泉归来，宿于此。

五日　晴。八时，至校，请校医施血清预防针于背，并不痛。着手撰《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》，上午得千余言。膳后，仍倦卧。四时，返寓。子新自闻堰来。

六日　晴。甚热。今日故杨督军出殡，仪仗必多，城外乡人特来观者甚众。内子等亦往西园，每座须洋四角。九时，余至会，又至槐音别墅士绅公祭处一转，即返寓。报载灵榇出发下午四时，拟去城站一送，以尽地主之礼。三时特往，早已开去。

七日　晴。星期。九时，至教育会，开评议会例会，推举山西代表，至用票选，而蔡寓仁、徐晋卿当选。十二时返寓。午膳后，不他出。

八日　晴。上午，在校。二年级补试修身，题为《理想的自我》。交《教育潮》稿一篇《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》，约四千数百字。午后四时，至女子职业学校开校董会，为筹款事，设法分担。要人家的钱，实在困难！沈尹默来函，又来催孔德学校的捐。

九日　晴。有阴云而闷。晨，上虞王伯稚来谈，为惩办地棍事。十时，到会，接洽数事。至校午膳

后，又倦卧。起，即返寓，写扇面两张。

十日 阴凉。八时，与乐儿同到校。巡视，促整洁。阅补试卷，赶毕。下午四时，至会，洽商青年团进行方法。又至中国银行慰拜，因昨晚大火，该行以宇坚得免。

十一日 晴。自八时至下午四时在校，琐事无足记。五时，附属小学集各级任教员开会，余提出数事：

一，师范附属小学应实行动的教育，已由全浙教育会议决。本校实为发源，因特别注意。

二，自本学年，本校添办第二部，关于教生实习增多，宜先事预备。

三，《校友周刊》决自本月发行，凡本校毕业生之在附校者，分担发行之责。

四，注音字母，一月内附校各教员，应一律研究普及，实行教授。

十二日 晴。七时，到校。学生李锡澍上学期因事停学，略有不名誉嫌疑，全体同学有拒意，不得已暂令退学。香树侄在玉泉患痢，且肺病已深。李弘一来邮片，谓万一命终，勿令出寺，为他了一生之大事。究未剃度，何堪不问！因即快函寄哥。余又因事不能去访，先着车夫仁宝一走，复称病稍痊。姑俟寄哥回音。四时，与乐儿步行返寓。秋露已浓，剪盆蒲以消遣。

十三日 晴。九时，至清泰第二旅馆访郁文，不晤。即至会，改革师范教育议案已付印，亲自校对。至校午膳。四时，偕乐儿返寓。

十四日 晴。上午，在寓拟始业式训话稿，不他出。午膳后，即至校。自一时至三时，开专任职员会，解决上学年升级落第〔事〕，成绩均主从宽，概予通过。自四时，又开全体教员会，余提议体育改进方法，尤贵教职员自身作则。即晚，例有食事，余稍不适，散会即返。晚上有小雨。

十五日 晴。八时，至校，行始业式。训话大旨：改造纯洁无私为纯洁有公；纠正纯洁空空，防止青年的冲动。九时，至西园埠，内子约候同往玉泉看树侄病，已起坐，不至如弘一之危告。将午，返岳坟，在杏花村便膳后，顺至公园游览。即由第五埠登岸，至长生桥畔，看临渊居地，内子称羡，无力经营为惜。余别，赴教育会。五时，返寓。寄哥与树侄妻同已到杭，慰以不危，然其心已痛且苦矣！明日接树侄来，再商。

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到校，余担任本校修身〔课〕，本不列时为便利，仍各级假定一小时。今日授四年级哲学。后集各级长，说明修身教授之办法，注重问答。返寓午膳。树侄已来商决，令其妻同住白公祠周养。傍晚，同寄哥至湖滨，顺过教育

会一转。晚间，宋知方来谈。

十七日　晴。上午，在校，又授修身二小时。返寓午膳后，与寄哥同至西园，雇舟下湖，为树侄觅寄处，仍决居白祠。惟器具无所有，明日须着人部署也。树侄媳今晨令其返驿，略整衣物再来。

十八日　晴。今日不到校。嘱仁宝及舟子庆云搬物，又令往玉泉看香树，并通知其明日去接。午膳后，余即至会，与沈仲九谈，请其暂代大勺。又至白祠安排。横聚楼虽小，凭栏一望，胸襟怡然，洵却病处也。

十九日　晴。八时，到校，本拟补课，李次九谈起省公署房屋事，将为第四师范所得，宜即力争。因出，至会，至荀伯、墨君处接洽。返寓午膳后，香树侄媳自驿过江来，带女佣一人、小儿二人。寄哥与余暨内子、满女等，同送至白祠。即在该处晚膳后，泛夜棹，湖平如镜，灯影如林，长在杭州，此景亦不多觏。

二十日　晴。上午，在校。各职员均以〔与〕学生多误会，因（应）如何措置为宜。斯时青黄不接，洵是一困难问题，但不可因此生悔心。公决：此后惟研究如何可使学生不使误会，切勿作对待之交涉，以自相矛盾。返寓午膳后，至教育会。四时，又到校。即晚，在姜敬庐家公餐。

二十一日 晴。九时，至会，开临时评议会，为省公署将迁移该屋，闻为某师司令部所占，宜力争。又为山西代表蔡、徐均辞，改推计仰光。十二时散会。余长车至白祠，内子等已先去，即在该处便膳后，同至罗苑一游。三时，雇棹返。又至教育会一转。日来天气燥烈，卫生注意。

二十二日 晴。上午不到校。为省署房屋，分头接洽，访张暄初、沈季宣、冯仲贤，已明实相。至会一转。返寓午膳后，又至会。三时，集各界人士数十人，共商力争房屋事，公电北京同乡及军民两长。五时，返寓晚餐后，至校，开校友会例会，有提议会长公选，亦趋势使然也。

二十三日 晴。八时到校。第三、四时授课后，赴杭县知事之宴（新任王吉枟），同座皆教育中人。二时，至会。四时，又至校，开校友会干事会。数日内，多谈话，齿稍痛。晚餐后，至联桥散步。今日为阴历闰七月三十日，地藏菩萨生诞。据云闰七月三十日为真正之生诞，满地香烛，又有绘剧花灯，菜市桥坞有焰口三处。归时，便购西洋参四角、桂圆二角，煎服而寝。

二十四日 晴。上午，在校授课一时。金润泉电谈：为省公署有所接洽，邀至中国银行午膳，其口气似为军署疏通，绅界中人亦皆有怯意，此事不知

有无结果。午后一时，至教育厅请假赴山西；又探出洋考察事，省署已有复文，应即照办。而省署主派欧美一人、日本二人；教育厅主派欧美各一人。余或可得其一，乘此机会远避修养，以待时可也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开青年团董事会，议决分部办法。返寓晚膳，又至校，开校友会干事交代会。开校以来，默察学生情形，固不无误会之处，而职员部主张未能一致。余离校，于心不安。

二十五日　晨微雨。九时，至商品陈列馆，今日行开幕式。浙江省会总算多一种公共机关。余不演说，官场及各处巧辞已厌听矣！返寓午膳后，即至校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又为公署事集议，到者三十余人。喻志韶不肯列名，老前辈之头脑，原如是。王湘泉、黄文叔均似为缓兵而来，此事恐无结果。即晚，集本校专任职员在寓便膳，接洽校务，说话甚多。

二十六日　雨。九时，访冯季铭，因病不见。即至校，无课。午膳后，零时三十分集全体学生在礼堂恳切训话。昨日饭厅不靖，若含有金钱疑窦；办事员有无此弊，余却不能保，拟嗣后令学生轮值膳厅管理经济可也。三时，至教育会，又开会讨论省公署事。王湘泉报告：省长已有意气，

〔对〕教育会去函有“放弃之咎实在钧长”一语，大为不然。吁！犯天威耶！今日不过议决再发一函去，连署者二十余人。但闻他方面亦有继起者。五时散会，返寓。

二十七日 雨。九时，至教育会一转。约内子暨房东王太太、普儿等，雇大船一艘下湖，因楼外楼菜已定就，不得不去。烟雨风景亦甚佳，至白祠仍不霁。颇畅饮。返埠已五时，余至教育会一转。即晚，本校同事在潘子亨家饯叙，余及醉，返寓已十一时。

二十八日 半晴。倦甚，不出。杭县知事为公署事来接洽。下午，汪叔明来谈。早睡。

二十九日 阴。今日本拟离杭，晨接督柬，卢督军即午在署宴客，又有他事未接洽，故迟一天动身。十时，至会。未几，萍青来。十二时，同至督署，宴毕已三时。顺至杭县，略谈省公署事，其结果将由杭县负保管之名义假与第四师，允有二条件：第四师虽不他迁，大学何日开办，何日让出；第四师他迁，大学虽未开办，不得再假与其他机关。五时返寓，不他出。天微雨。

三十日 晴。晨起，整行李，早车已不及，犹有琐事。上午，亦不他出。膳后，乘特别快车赴沪，寓振华百卅八号。时尚早，散步至二马路大舞

台，一聆刘鸿声之《空城计》。

十月一日　晴。晨起，已六时。早食后，至大马路，上下一次，以代散步。便至先施公司，略购旅行用品。回振华一转，即出，乘电车往西门江苏省教育会，晤任之。又到梦麟家，略谈，即返旅馆午餐。林同庄、许达夫来访，述杭州近事。去后，余倦卧。一小时兴，招斐村来，同至溶海池洗澡。后在消闲别墅晚餐，颇精。饱食散步，至怡和余，伯涤不在，即出，遇仲涛，同至袁近初处，谈高昌庙基地标卖事，温草主义之办法而已。余先返振华，仲涛又来，谈至十二时始归。

二日　晴。上午，历访王绶珊、周湘舲、田澍霖、吴石潜、吴善庆。十一时，至江苏省教育会。在梦麟家午餐后，往高昌庙，仲涛已朝北去。与伯涤略谈，同乘电车至振华，知计仰先已由杭来，即约定明晨早车行。与伯涤同出，至先施公司买零物。即晚，袁近初宴客，同座为宋汉章、吴善庆及余兄弟三人。澍霖赴镇江，为标地事，非仗他不可。散后，回振华，仲涛又来，余作函留交澍霖。又龚贤明自驿来沪，为筹协留法事，略谈，即去。就寝已十一时。

三日　晴。不早食，即至沪宁车站，购北京票两张，

共七十一元余。自七时半开车，下午二时余至下关，即渡江。又购二等寝台票，每人三元，室仅二人，颇疏适。晚上，安睡。至后半夜，觉渐冷，南北温度究不同也。

四日 晴。醒起，车抵泰安。昨晚似有雨过。有何天乐同车来，随谈随酌，亦不寂。下午四时半，抵天津。即同至医校，子清哥适有事他出，余先至其家，晤嫂氏。未几，子清哥来，与仰先、天乐同便膳，快饮畅谈，颇有兴味。卧在医校。

五日 晴。晨起，子清哥即来。早食后，与仰先暨钟某（文邦，子清哥之同学），同游天津公园。入证须铜元五枚。即午，何天乐邀在醉春园一叙。十一时，先至华园啜茗。未几，子清哥亦来午餐。乘电车回医校。时，有雨一阵，颇难得。今日本拟赴北京，因郑超夫坚留晚餐，不得脱，在子清哥寓所闲谈消遣。六时，至爱园，系济南菜，颇精美。步行返医校，即就寝。

六日 晴。五时半即起，乘七时京奉车赴北京，寓西河沿中西旅馆。午食后，即出，雇人力车，每小时仅大洋一角。先至教育部，适部员均归午膳。因至头发胡同王伟人寓，即谈镑余案派遣事，允即往部一查。余别出，至安福胡同，访陈师曾，嬉笑如故，赠余印谱一册，画一张，皆近作也。

二时，又至教育部，晤张燮和、钱均夫等。伟人查得镑余案已于前月十九日复浙江省长“应即按照办法派遣，以资利用”等语。如是，美洲之行或可成事实也。自教育部出，余与仰先分路，访汤尔和，略述省公署迁移，力争公产，微露在京同乡之冷遇。四时，返旅馆，有叶栋丞、邵季达两片，询悉在邻近燕台馆。即往晤，二者皆为考高等文官而来。略谈，邀同出，先至杨梅竹斜街东升洗澡。因念广和居有特别风味，雇车往半截胡同，讵知中秋停炉。不得已至致美斋便酌。后散步观音寺街大栅栏，顺过同仁堂，购惊药砂膏一元，返旅馆早寝。

七日 晴。“鼻风吹去浪悠悠”的大米细饭为早食。便至燕台馆栋丞、季达处，稍坐，仍返中西旅馆，恐有客来。十时许，陈百年、钱均夫至，谈，及午去。季达、栋丞来余处，同午膳后，往中央公园、先农坛、城南游艺园等处游览。过大栅栏，略购食品。本拟今晚启行赴山西，回寓知车无寝台（已满员）。因此线可用京钞，故头二等卧车均已满也。余不愿坐一夜，屈指开会期，尚来得及，决再留京一天。今晚不行矣。

八日 晴，中秋。上午，在西河沿附近略购零物。膳后，与仰先同乘马拉车（往返需十元，以五小时

为限）上万寿山，余已三游颐和园，此次买棹泛昆明湖，为从前未经。五时，返旅馆。栋丞、季达又来谈。即晚十时，乘京汉车至石家庄，价六元六角，寝台四元，可用京钞，持现洋不过五元三角（零数必需现洋，亦一弊）。同行者有教育部特别员邓芝园等三人、陈筱庄暨福建代表邓林、直隶代表刘。是晚卧行，较津浦安稳。

九日，晴。晨五时三十分抵石家庄，改乘正太路。此处买票已不能用钞洋。七时五十分开车，经娘子关，沿途多山，皆方解层岩，车轨轻便，绕麓以行，黄尘秋阳，空气燥烈。迩日齿浮不适，拟自禁烟酒。站无食物可购，车中亦不备点果。下午四时半，抵太原，即有教育会干事招待。进首义门，阎督军自题为《光复第一纪念》。入城，通衢即有省定《失学必须识字》并注音大牌，分最要八百、次要六百，应用字四百，共千八百。全城各店铺门首分贴三字，以授顾客之不识者。探之事实，并不照办。不及仔细看。至晋生永客寓，系教育会指定者，不甚清洁，无床，为坑(炕)。余带被不多，即向教育厅夏仲彝处借两条来，勉强代褥。即出，柳巷华园洗澡，尚可。随问小伙：阎督军如何？爱乎？畏乎？答称爱。有《澡堂须知》印刷品出示。据云各业均有特印，必须

去听讲。今日未饱食，就近有晋客香菜馆，即进，定价每份大洋一角。其菜单上亦印有格言，记得有一条曰："信实、进取、爱群"。教育政治于此可见。第不知实际如何。

双十节 晴。八时，至山西教育会，知今日督军阅兵，托省教育会副会长口头邀余等去参观。即雇车往。军队已列。杜威博士亦在来宾席，握手相见，由范君通译，略谈杭州近事。未几，阎督军来临，先行礼，次授旗式。今日有学兵团新成立。学兵团者，招高小毕业生，一方面军队训练，一方面仍授以中等教育，二年退伍，有征兵之意，且以军费施于教育，此山西特色也。据乔宜斋云：学兵团为将来淘汰下级军官。去年曾办过学兵数十人，一年毕业，今皆已委军官，此又是学兵团之一目的。可虑山西之英才将来尽入军界！此千数百高小毕业生中不少杰出〔者〕，恐从此见厄矣！又见有所谓国民师范学校学生约千数百人，询悉此种师专养成国民学校教员，此与余所提改革师范教育计划暗合。自九时至十一时，阅兵式始毕，约计军队有四混成旅。即返旅馆。午餐后二时，至山西省教育会，离旅馆仅数十步。阎督军兼省长亲莅会。着省长制服，不着军服，此其斟酌之处。先由冯司直（山西省教育

会会长）致开会辞，述及会场专为联合会创建，亦向总统捐洋三千元。次由阎省长致词，略谓国民尚少自由之能力，非教育不足以渡此难关，免此危险。山西教育果如何？不过官长有觉悟教育必要之诚心而已。又教育部特派员张、邓亦敷衍数语。又有清华学校教员、美国人潭唐演说。秩序最后有举圣乐、颂圣歌。据云：山西尊孔甚炽，由赵某旅长主张，与孔教会亦有关系（赵次隆，即国民师范学校校长。故此国民师范与教育厅全无关。又闻：赵并非军人，该旅为督军卫队，以赵为名誉旅长而已，且赵为阎督军之业师，外间疑以军人为师范校长，实非也）。四时散会，即返旅馆。邓芝园来谈。将晚，与仰先同出，至商务印书馆，向经理李伯仁假洋二百元。此〔地〕除山西钞票外，非现洋不可。闲步街衢，以铜子六枚购紫葡萄两大球，此山西之长物也。同在便宜坊晚膳，阅菜单，虾仁定价七角二分，询悉须由天津运来，每斤售价至少须五角，鱼亦不多。两人便膳亦二元数角。据云晋客香可寓，拟迁入，询每人每日需三元，而晋生永仅每日六角，且八折，为经济计，固不〔上〕算；亦不可使山西人知南方生活太高，遂罢。随步返旅馆，即寝。

十一日 有雨，温度降不少。上午至各旅馆访他省代表。又至教育厅，其房屋即浙江会馆。浙人为厅长或可，倘易任，则并公署不得交卸，可见五日京兆之思想矣！询悉山西各校长均由省长径委，再行文于教育厅，仰该厅长即行加委。余真笑煞！十二时，返旅次。昨因膳菜不可食，据云可点，特试之，更不能下咽。最妙饭用碗蒸，如打蛋，好气又好笑，勉强充饿。即至会。一时半开会。今日讨论，大体余所提出改革师范教育案得成立。四时半散会。与仰先即拟至柳巷求食，途遇史友惠（曾任第二中学教员），相见甚喜。邀至便宜坊便膳。史之姊夫乔宜斋，为孙文一流人物，与阎伯川及山西政事至有关系，特邀史君同去，不获晤，明日再约谈。归，过晋客香，承商务印书馆已说妥，每天减价二元，遂决明日仍迁。

十二日 晴。晨起略整行李，以饼干数片充早食，即出，至晋客香，嘱小伙去晋生永取行李。余与仰先雇车往傅公祠，访陈筱庄、邓芝园、徐鸿宝（森玉）、张继煦（春霆），谈起偕游五岱北岳云岗，约须半月，机会颇难得，然为事所羁，未能决。别出，便游傅公祠。傅公即傅青主，名山，为明末遗老，与吾浙张苍水相若，卒不官于

清。此祠，光复后始建，设备颇周，杜威亦寓于此，为山西招待上宾之所，祠内特建一廊，保存魏碑石八、九件，造像及字迹甚精，左中有一块系大统年号，为西魏，更不多觏，拟设法拓之归，徐君已招人为之，即托其多拓几分（份）。此亦可谓山西之长物也。出祠门，遇同学两人：张安国（铎民，梅县〔人〕，任督军公署秘书）、贾璿（玉祥，右玉），略谈山西近情，亦誉阎者。返晋客香，行李已来，草草安排，即午餐，疏适多矣！二时许，有同乡牟慎修（字筱谦，台州黄岩人），其片上肩衔甚多，主管职务在警察厅，因问悉户口编制特别方法：以二十五家为一闾，每闾有一闾长。凡警厅有传达省长新政，务使家喻户晓，均责成闾长。又悉山西有六政：兴利者三，水利、蚕桑、栽树；除弊者三，剪发、禁烟、放足。据云山西无盗、无窃贼、无赌具，而各公署科员均办公不遑。为考核此六政，特设六政考核处，其处长即省议会议长，殆有市长之义欤！因教育会有讲演会，牟君即别去，余亦即往。杜威先生今日讲题为《教育上试验的态度》，其精义在革除我国述而不作之弊。四时毕，余往岐凤栈，访符九铭，便经新建未竣之自省堂。此自省堂曾见诸《来复报》及上海各报。以督军名

义提创〔倡〕精神修养，不能利用某种宗教而欲收宗教之效果。识者以为强者之道德，未敢云得当；而余谓纵不能收积极之效，未始无消极的、足以除去不道德之行为。此堂建筑费需十万余元，均由省款交出。堂内中间已有水门汀制成“悔过自新”四大字，将来详细办法亦大可注意，现在各机关已多实行。返旅馆晚膳后，与仰先同访乔宜斋，设询以启其毁阎，而卒不得。山西新政并无其他用意，个人感慨系之矣！归途，购大枣数枚，食之味酸，始悟演剧有“酸枣岭”，此其证也。

十三日 晴。早食后，即至教育厅，答访高视学，不晤。顺至财政厅，答访牟筱谦，略谈片刻，悉山西已无厘局，改为包商；据云系拒外之政策，故候补知事并局长不可得均，逃归者多。财政厅长李(朱)善元，字复初，据牟云：字子钦，系浙人，在山西已二十余年，光复时与阎有生死之交，即牟之岳父。今日祭武庙，尚未到厅，留片出，返寓一转，知代表多人往第一师范参观，余与仰先亦即去。校有新建筑，本年临时费得二万数千元，设备均可，惟教授尚多旧式。最可注者：课程中每星期有军国主义。谈一时，据云各校皆如此。体操教员系军官，帮教者为兵士，闻由督军派

来。自师校归来，被军警禁止通行，盖督军将经过，足足候十余分钟。有一车子被兵士痛打倒地，为之不平！午食后，与胡适之约谈，因至傅公祠，知上午在大学演说，题为《娘子关外的新潮流》，微示不满于山西。阎督军答词为“须注意安宁、生命、活动三条件”，则其意旨亦大可研究。三时，到教育会出席，仍讨论大体，余亦不发言。散会后，随步绕公园归。晚上，至中华书局，答访其经理张澜。

十四日 晴。晨将起，六时四十分，财政厅长李善元即来拜客。盖山西提创〔倡〕早起，闻逾七时不起，警察得入室干涉之，官厅以身作则，七时一律到署。李斯时已由公馆出，便至此。市街店铺早开早闭，晚间九时均停止营业。此亦不容易之事，心焉钦服。较至（之）吾浙，十时至公署，尚云未来，相去奚若！早食后，与仰先同出，参观女子师范学校及阳曲县立高等小学、国民学校，舍宇多簇新。本年度因有特加临时费，所悬图表，亦均志八年制。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得毋促进！十时至教育会。今日宴会，柬请十时，亦南方所未有，或因早起之故欤！共设十席，陪宾亦不少，如赵次隆、虞和钦亦到。菜甚丰，鱼虾等来自天津，非数日前预定不可。询悉每席需洋

十八元。又共摄影后，开会已二时半，继续讨论议题。毕，即开合组审查会，修正教育宗旨一案，余被指为起草员，散会天已暮。六时，即至便宜坊，在山西同学张安国、吴一峰、贾浚、陈浩年招宴。为联合会来者，有余与邓群英、林炯、符鼎新四人。散席后，余独至华园洗澡、剪发。逾九时，市上已静寂矣。

十五日 晴。七时至中国银行，访葛嗣蔚，平湖人，家颇丰，来游山西。又至高等审判厅，访厅长徐旭瀛，亦浙人。均不晤。即至学兵团参观。团长荣鸿胪招待颇周，自己得意。查山西陆军学兵团，即陆军步兵第九团，系中央承认，每月经费约二万余元。内聘北京高师毕业生十数人，月修(脩)七十元，教课以外概不闻问。询悉学兵团将来之出路有四：在太原就近斌县特办一半截中学，在学兵团二年后，有志升学者入该中学，补足中学校课程；此学兵团一种最正当之出路。如不升学，又有三种出路：一、退伍，每月给洋一元，自由营业；一、充宪兵；一、军队留用。其结果，英才必留用，未必升学。巡视两营，多系军官授课，严肃无待言。细视学兵年龄颇大，据云定为十八岁以上始合格，其中高小毕业生占三分之二，中学未毕业生占六分之一，其他亦曾在学

校肄业者。据荣某云：督军以兵士无道德观念，故有此举。窃怀疑学兵团之结果能否达此目的？本届联合会有裁兵兴学之提议，而山西阎督军简直以兵兴学！数日来默察各新政，固不可谓无试验主义之精神，不能不褒其意志，然亦不能不贬其方法缺乏思想。军人得能如此，向属难得，吾辈不宜苛责！又闻山西本有南北之争。现在当局皆系北派。如此积极进行者，亦所以拒南派无孔可入。故愿闻赞美，不喜批评其短处。自学兵团出，至教育会，与张安国等同学七人合摄一影。符鼎新因要事返北京。返旅馆午餐后，即到会，合组审查为退还庚子赔款事，议决：公电政府不作别用，专办教育。四时，财政厅长朱复初招宴，逾半时，不得不离席。即乘电车至其寓。罗列古董颇多，玩视不胜。朱人极和蔼，在山西二十余年，满口仍是嘉兴音，且无官僚习气，故能安久。

十六日 晴。八时，至商务印书馆，访孙伯庄，略坐即出，至海子边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。校长张玉初引导参观。构造寄宿舍特别，尽按圆形如城洞。此处砖价廉，故能如此。校内亦正大兴土木，本年临时费亦有万五千余元。教授方式较第一师范大有优异。自中学出，至公园工艺品陈列

所参观，山西物产亦不少。返寓午餐后，即至教育会，已将振铃。本日仍讨论议题。开会已一周，殊少成绩，空谈太多。五时散会。今晚阎督军招宴于本署。此处请客柬定时间颇早，实非依时入席，想系不尚酬应，偶有宴叙，必尽欢之意，与南方或北京一餐奔走数处不同。入督署，先在怀生堂茶候。此堂上层又悬有《勤远楼》一额。室内有“山西省议会代表人民开尊重军人大会”之摄影数大张，迎合督军不遗余力。山西一人铸成大错！未几，入宴会室，阎督军迎于户。联合会代表约四十余人而外，陪客亦有二十余人。庭中且有军乐队。乐已尽，督军并不致词。张兰亭近而询之，非特不起立，亦不回顾，以耳逆之。如此态度殊不相宜！今日闻湖南代表朱剑帆报告，湖南省教育会已由张敬尧委员筹备，选举将为官办。与山西较，特显与潜之别耳！张为山西省教育会副会长。其会长冯司直，即公署教育科长。不知兰亭有无兼公署事？否则以会长、校长之资格何至于此！督军既不致词已不合式，忽有对席省议长起立，代述督军之意。姑勿论阎有无委托，或系催之敷衍，惟督军宴客，遣议长代劳，人民代表之资格亦扫地矣！今夕之宴，余大不为然。据云数日后尚须邀余等演说，既来

此，不能不忠告。散出，与刘炯文、邓芝园同至余寓，共商起草。

十七日 晴。晨起，又将江西、江苏两案合并起草为《革新学校教育方法案》。上午亦开会，合组审查及讨论议案存废，始竣。午后，依旧开会，合组审查报告。教育厅长虞来会述阎督军要代表分期讲演，定六晚，每晚四、五人。余应之，定下星期一，演题未决。

十八日 晴。有风尘。八时，至国民师范学校参观。校舍全新建，似兵房式。据云绘图、计划均军人主持，故然。建筑费二十三万有奇。共招学生千二百人。此项学生由督军令各县强迫送来，二年毕业。明年仍招千二百人，共容二千四百人。分为四十级，每百二十人一寮，置一队长为管理员。今年经常费十三万余，明年当倍之。此亦山西之一豪举也！其教务主任马鸣鸾，亦曾留学日本，谈话间若不得志。又附有留日预备学校，顺便参观，均觉干燥，室虽多而无变化。中建一自省堂，可容二千余人。别无可参观，即出。返旅馆略休息，又至模范小学校参观。今日土曜，多作文，亦国文教授旧例也。十时三十分，至省议会。即午，山西三团体公宴，记其名：

山西省农会正副会长朱世英、武克恭

山西省议会正副议长刘棣尝、崔廷献(文徽)、严慎修
山西省商务总会正副会长郭伊、崔肇基

下午，开分组审查会，余不出席。三时，仰先亦来，同至商务印书馆，约有皮货送来选购，滩皮价亦不廉，据云今年较昂。即晚，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合为东，在庆华春又有公宴，共六席，甚丰。晤兰承荣，即前山西省教育会会长。据云兰系南派，惜不得谈。

十九日 晴。五时起，约赴晋祠游览。承年筱谦假马两匹，又雇驴车一，放置被服，又备休坐，六时出发，与仰先均乘马，又附兵一人。出迎泽门，行二里许，即过汾河。风甚紧，浅水已冰，河阔约七、八丈，架桥编以粟干，别有趣致。经十五里，名南屯，有小村，立有国民学校，因入参观。今日星期，学生有数人亦来自修，坑(炕)上小桌盘坐，此间堂〔坐〕皆如是。又行，加鞭稍速，余左足解带，因勒住，不知右足偏重而马逸，为之坠地。幸尘土，不受伤，惟眼镜破损，易得骑术经验。仍乘即行，路更不平。十一时始到晋祠，自出城约五十里。晋祠者，即成王桐叶封地，故有唐叔祠，中供邑姜，名为圣母。泥塑壁画均甚古。又有周柏唐槐。太原为唐太宗起义之地，有一碑，惜不得拓。后为悬瓮山。《太原志》

云：悬瓮之山，晋水出焉。此山西之所以称晋。亭有一额，曰："晋阳第一泉"，清流激湍，在山西向不多得也。住持仅土僧数人。拾级登读书台，即傅青主读书之所。有土坑（炕）数室，即以招待游客。据云〔山〕西人亦常来此取泉煮茶，味颇清，较之城内管水，固大不同也。先后乘驴车到十余人。晋祠产米，该处有稻田。未几，出粥一大锅，尝之果佳。天气颇冷，竟无雪花。同在殿前摄影数张。又至关帝祠、奉圣寺等处游览。寺内有一塔，名曰舍利生，塔七层，高亦不过十余丈。余登其颠。附设一国民学校，并称义务学校，不知何意？有学生十余人，高声朗读修身教科书目录，同人不禁失笑。天已晚，拾石为纪念。是晚宿于晋祠。

二十日 晴。晨起，清泉盥洗。同人劝余不可骑马，因乘驴车归，别有风味。较前年在北京坐过反安妥。盖灰沙与轮有软性作用。十二时回旅馆。知今日为孔子生日，市街均悬旗，下午亦休会，即去洗澡。午食后，倦卧，兴即出，购眼镜一面。适宁波人在此新开大明眼镜公司。仍即返旅馆，略预备演说稿。即晚，夏仲彝在傅公祠宴客，特提早，电催即去。七时，同至督署，即开会。今日讲演共四人：陈筱庄、邓芝园、余与仰先。拟

演题为《愿牺牲就是新思想》。十时始散会。

二十一日 晴。上午开审查会。甲组各案已竣。十时，在文瀛湖边摄影。阎省长亦与其列。今日是喜日，见山西迎娶风俗，花轿前后有红轿二。询悉前者为新郎，后者为男宅之女，且伴且迎。新娘来时，轿中又带乘坤宅小童。即午，山西各官长在傅公祠又有公宴。记其职名如左：

财政厅长朱善元（复初）
旅长马开崧（子乔）
旅长赵戴文（次陇）
参谋长李敏（勉之）
旅长商震（启予）
旅长孔繁蔚（芸生）
政务厅长杨兆泰（阶三）
地方审判厅长叶金扬（荏钦）
教育厅长虞铭新（和钦）
冀宁道尹徐之棨（戟门）
高等检察厅长鹿学良（遂侪）
警察厅长南桂馨（佩兰）
高等审判厅长徐维震（旭瀛）
地方审判厅长王慎贤（亦海）
阳曲县知事赵鸿翔

下午，一时半开大会至五时。即晚，虞和钦又招宴于德盛园，系山西本色，初试暖坑（炕），有发菜豆

腐，别有风味。仿佛如北京广利居之江豆腐。同座，余与仰先外仅沈信卿、庄百俞二人。天气已冷，有着羔皮袍者。衣将不足，拟后日返南矣！

二十二日 晴。上午略购山西名物。即午，牟筱谦即在晋客香招宴。二时，余先至教育会开会。议论多时，改革师范教育案卒被延废，作为下届提案方针；实无形之打消，为联合会无创造精神之证。五时返旅馆整行李，明日归去。晚上，牟筱谦又约至承庆园听戏，亦多一领略男女合演，与天津相仿佛。

二十三日 晴。五更即起，整理一切。七时半，乘正太车离山西省城。虞和钦、夏仲彝、冯振邦、张兰亭、牟筱谦、李伯仁均来站送行，脱帽作别。九时至榆次，再停一日，参观山西省〔垣〕外教育及社会状况。先由冀宁道徐戟门及教育厅，知照榆次县知事俞家骥（字涵青，亦浙人），即有人来迎。乘骡车进城相见。谈山西行政，得闻所未闻者。六政中禁烟反肇害，日本人特制金丹畅销于山西，竟每户〔无〕不食，小民更甚。又据俞知事云：阎锡山与赵戴文皆基督教徒。早点后，俞知事同往高等小学参观，并集学生，要余施训话，因略演说“学生之本务”。榆次为宋文潞公旧宰之地，与晋之荀公某同有纪念泥塑。相

传当时有凤来集，故有铁制一凤，特建以亭，后人又有思凤楼之筑。回署午膳后，又同出，至城隍庙等处；及城外新开渠道，深可数丈，得小造像不少，藏在小学校。山西开渠之工程，筹之已久，今始实行，水利一政，其特著也。余过一小古董铺，购一小彩斗为纪念。是晚，宿于榆次县公署。

二十四日 晴。八时，由榆次乘车。见一妇人，为山西旧式装束，结发于头顶之后部，大如海碗，簪如弓。在省城中何以不见？盖山西妇人绝不出门，省城中所见本甚少，且均为他省人之寄居者。男女之界，虽车中亦分座。自榆次直至下午四时余，始抵石家庄。寓于晋阳栈，经过吴禄贞墓表，此处为伊遭难之地。石家庄市面颇好，在太原之上。与仰先同出游观，至中华饭店晚膳，即返栈就寝。

二十五日 晴。四时起，天未明，京汉车已抵石家庄。即乘于二等寝车。列（历）经顺德、彰德等处。下午四时后，始过黄河大桥。是晚卧于车中。

二十六日 晴。晨七时顷到汉口。已先函怡和余，有人来站迎接。即至怡和余，询过江，蒙派人同去轮渡。约十分钟，径至高等师范，讵料今日星

期，无人招待。询得黄任初寓，特往，亦不晤。不得已，招吾浙学生郦福畴、周其钟、蔡绍牧，始终不得晤该校职员一人。即由郦、周、蔡三君引我约略参观一周。此所谓高等师范，殊可叹也！即出，至张文襄祠游览，在蛇山之麓，即当年自建之抱冰堂。又急往黄鹤楼，购得旧遗照片数张。如此楼尚在，诚伟观也！即在楼址某酒处（第一俱乐部）午膳后渡江，返上埠时，忽遇王海铸，因即得黄任初之所在，速遣人去。即来怡和余。坚不许余今晚行。又电招武昌同学七、八人，在普海春欢叙。并先雇马车，游视汉口街衢。同学盛情，余大醉。登轮（吉和）时，且有雨。

二十七日 晴。晨醒，舟已抵九江。余惫，不上陆一游为怅。但见满船卖磁器。未几，即开。长江风景，第一次领略。列〔历〕经安庆、芜湖，终日在吉和船。

二十八日 晴。船到芜湖。未黎明，余即起。舱上卖河蟹不知多少。闻每一元有三十五、六只。十一时抵南京，即上陆。乘特别快车直返上海。晚九时到北站，即至振华旅馆，寓五十七号。洗澡换衣，泰然就寝。

二十九日 晴。八时，乘电车先至高昌庙。讵仲涛因

访余返杭，相左。产事已可就绪，尚不知有何要事。晤伯涤，亦不得其详，即出。至西门江苏省教育会。蒋梦麟已往北京，沈肃文亦赴杭。即返振华，见有高平名刺，始知同在此寓，亦候余数日矣！电招斐村来，同到高长兴，持螯便膳。又至振华，袁近初有留字，约五时来。因先出至成德丰，访陈茂恒。近初之产，即由茂恒介绍押于永丰，以偿赎桂墅里地。询悉款可先付，并无其他要件，即告近初。又杨颂仙、龚贤明已决赴法国，来沪，不日即放洋，而款尚短缺，余亦无法。悉寄哥亦在沪。晚，高平约至都益处便酌。因邀寄庵、伯涤来商谈，由驿校支百元以助杨、龚，而款由伯涤慨认。仲涛由杭已返，晤洽一切，并同宿于振华。时，大雨。据云南方亦多日晴燥。

三十日　雨。与寄哥同乘早车返杭。十二时四十分依旧到了城站。仁宝来接。抵寓，妻女欢晤，略饮数杯。补睡，五时醒。乐儿亦已自校归。屈指离杭已满一月。

三十一日　晴。上午十时，到校接洽一切。午后，至教育会、教育厅。即晚，校中同事又在子亨家为余洗尘。谈山西情形。

十一月一日　晴。九时到校。返寓午膳后，与寄哥、

内子、公迈二婿下湖，至白公祠看香树侄，先便过商品陈列馆游览。傍晚，又至教育会一转。金致和招宴于协顺兴，又饯欧美之行。

二日 阴。今晨〔内子〕本拟同寄哥赴沪。因岳母邻寓被焚，现暂居沪江第一台，不日将赴南京。五时已起，而寄哥忽病。不得已，招公迈二婿陪去，下午乘特别快车。一时，子新自闻家堰来。房东宴客，勉去陪座。又倦卧及晚。

三日 晴。上午在寓，着手山西视察报告，仅得数百字。毁誉颇不易表示。午膳后，三时到校。本拟集学生，先口头谈山西，因坐椅均被运动会借去，不果。刘大白又咯血。五时，开专任职员会议，提出意见颇多。微有意见，彼此未彻底，杞人尚不少也。

四日 阴晴，天气甚暖。寄哥乘早车返沪。八时，即到校，有课三时，随便谈谈山西情形。返寓午膳后，倦卧，稍觉感冒。即晚，康南海在刘庄宴客，余以老世友，不能不去。讵知大雨所阻。同座喻志韶、夏定侯数人，俟雇到大船始归。到寓已十二时余。

五日 雨。今日为本省光复纪念日。省垣中等学校本定今日开运动会，因雨顺延。上午不出。山西视察报告一篇脱稿，题为“山西究竟怎样？”不敢

过誉。午膳后，即至教育会。计仰先自嘉兴来。因约缄甫、萍青、孟嘉集议，拟早日离杭。即同赴教育厅催办护照，并领款手续。五时返寓。又有鲜蟹，与子新共饮，腹稍不适。

六日 晴。上午至校，与大白、望道、次九随谈，不及赴运动场。又录出在山西督署演说稿，亦费半日，题为《愿牺牲就是新思想》。返寓午膳，仅余一人。子新与满女、乐儿往西湖白公祠去。晚七时，内子自上海归，有病。

七日 晴。因运动会之翌日，各校均休息。上午仍至校，开校友会干事会，预备慰劳。昨日运动会结果，本校得分最多，次蕙兰、又次安定。闻之颇喜。返寓午膳后，二时至教育会接洽一切。六时，又至校，开慰劳会，余述开会辞。要旨在阐发本校精神。蕙兰、安定皆有宗教精神，本校必有胜之者。又述赴山西沿途情形。且有余兴。返寓已九时。

八日 雨。上午不出。下午三时后，至教育会，有劝余不必游美，亦颇有理。

九日 晴。星期。八时，访墨君，不晤。即至教育会，开评议会例会，报告山西开会情形及商议国货维持会、行素女校事件。即午，青年团宴书画团于钱塘春。下午二时，至商会，与学生联合会

协议国货维持会事。上海明日开全国各界联合会，浙江无人到会，特派人来促。而商会坚认国货维持会不是各界联合会；学生认为就是各界联合会。不欢而散。余亦即返寓。顺过女子师校，与墨君略谈近事。晚上，挥联数件。

十日 晴。八时到校。学生组织自治会，休课讨论会章。余略坐旁听。返寓午膳后，至教育会。途遇缄甫、萍青，知赴美考察事竟至搁浅，亦可笑也！三时，又至校。五时，又至会，开青年团董事会，到者八人，为经费事，结果仍由余与文叔设法而已。

十一日 晴。八时至校一转。学生仍在议自治章程。余泛舟访康南海于刘庄，得字两张。十一时，至白公祠香树侄处午膳。至会一转，又至校。五时，至湖山新旅社访陈一易。与张葆灵、徐眉轩、子新六、七人，至钱塘春便酌。被徐为东，颇畅饮，均将醉。

十二日 晴。长女玉梅来杭。上午在寓，不出。膳后小卧。三时，至会一转。今日善交社在陈列馆开茶话会。而余与张暄初合宴康南海于刘庄。先至陈列馆，客均未来，即泛湖去。陪客为定侯、志韶等五、六人。返寓已十时。夜湖未寒。

十三日 晴。上午授课三时。在校午膳。五时至会，

开青年团理事会，到者仅一人。即晚，黄文叔招宴于其寓，去一到。余亦宴一易、葆灵等于寓。

十四日 晴。八时到校。第四号校友会刊已出版。在校午膳。二时至会一转，即赴教育厅。本为出洋考察标准，讵此事已被议会中梗；伍仲文因请假，不出。行政儿戏，可笑之至！无可会议，即出，至沂园洗澡。

十五日 晴。五更醒，为学生作自治歌：

不知人生，那知自治？自然淘汰误至斯！
禽兽草木无理性，山川风月无意志；
教育为何治何为？理性意志各自制。

八时至校一转，闻学生联合会又在车站查得日货。本校学生出去亦有数十人。拟即将该货分给贫民，不焚烧。办法颇有进步！余即出，至刘庄，访康南海，索其墨迹，允为西泠印社挥联二十副。返寓午膳后，预备明日自治成立会演说。傍晚，又至校一转。夜膳后，丏尊、子纯来谈校务。

点校后记

《经亨颐日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日记》）为浙江图书馆藏稿本，共七册：丁巳年第一册（1917年元旦至3月18日），封面署名石禅；戊午年第一、二册（1918年2月14日至7月11日），封面分别署名亨颐、石禅，第四册（1918年10月17日至1919年1月31日），署名临渊阁士；己未年第一、二、三册(1919年2月1日至11月15日），分别署名石禅居士、石禅、临渊居士。《日记》全部用“临渊阁著书记事用纸”毛笔行书直写。迄目前为止，经亨颐留下的手稿，还没有发现有其它的。

经亨颐（1877—1938年）字子渊，号石禅，别署听秋，晚署颐渊，浙江上虞人，世居上虞驿亭，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。他幼年受良好的教育，1903年留学日本，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。1908年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杭州创立，经任教务长。民国建立后，改革学制，两级师范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，经任首届校长，同时兼任省教育会会长，专心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。
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经亨颐毅然以鲜明的态度，支持学生爱国的正义斗争；同时，以“一师”为基地，实施

教育改革，倡导新文化，开创新教育，成为浙江新文化的中心，在东南一带竖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。由此，他也就成了顽固、守旧势力攻击的目标。“倒经”与“挽经”的斗争，导致了罢课学潮，这就是1920年上半年轰动全国的“一师风潮”；经亨颐被迫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十三年的“一师”。经亨颐对发展新教育的夙愿不为所折，回到家乡上虞，他动员热心桑梓的开明士绅陈春澜，捐献巨款，创办了私立春晖中学，经任校长。该校在经的苦心经营下，师资优秀，教学革新，学风民主，设备完善，誉满遐迩，为省内外表率。于此同时，经又任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，受到宁波进步力量的热烈欢迎。

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经去广州，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，他与廖仲恺、陈树人等齐名，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，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、三届、四届中央执行委员，并任国民政府委员，曾一度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。和我党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以后，经亨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和宋庆龄、何香凝等一起，奋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对此，邓小平同志曾作了高度的评价：“1935年8月1日，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、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《八一宣言》。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、柳亚子、经亨颐、陈树人以及于右任、孙科等率先响应，影响巨大。”（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6月3日）1938年9月15日，经亨颐先生病故于上海广慈医院，终年六十二岁。

《日记》记录了经亨颐从1917年至1919年有关的政治、文教、社交方面的活动以及家庭生活情况，信实生动；读

后，令人遐想不已。特别应该注意的，《日记》所记录的这个时期，正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伟大转折的时期，对于我们了解经亨颐，研究近代教育史，以及五四时期浙江地方史，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。

《日记》原稿，未作断句，现在的标点是我们做的。对个别明显笔误字，用（ ）号加以标明；漏字或文义狐疑处则以〔 〕号标之。《日记》原稿的天地头和行间，作者间有补充或旁注，现一律顺上下文原意，作了穿插。为了保持《日记》原貌，对当时的习惯用词概不更动。

姚　辉　黄建国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封面设计　张妙夫

责任编辑　张文德

经亨颐日记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　　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（杭州武林路125号）　　（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）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　1/32　印张7.25　插页4　字数120,000　印数0,001—3,500
1984年1月第1版　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47·1　　定价：0.77元

统一书号： 10347·1
定　　价： 0.77 元